卢森堡大公国史

〔比利时〕保罗·韦贝尔著
南京大学外文系法文翻译组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Paul Weber

Histoire du Grand-Duché de Luxembourg

Office de Publicité, S.A.,
Éditeurs. Bruxelles, 1957

根据布鲁塞尔作家协会宣传处
1957年增订第三版译出

卢森堡大公国史

〔比利时〕保罗·韦贝尔著
南京大学外文系法文翻译组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3月第一版 197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3,000册
书号：11100·002 定价：0.70元

（内部读物）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保罗·韦贝尔是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

此书是一部不够严谨的历史讲稿，大体勾画出十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近一千年的卢森堡历史轮廓。在中古及近代部分，作者试图说明卢森堡这个弱小民族不断遭受欧洲列强蹂躏、欺压和宰割的历史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欧洲列强既争夺又勾结以瓜分小国的霸权野心，反映了卢森堡人民对外族统治的反抗。

但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本书不免为帝王将相唱赞歌，从而贬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书中除了提到民族矛盾外，也很少接触卢森堡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的罪行虽然作了揭露，但反映卢森堡人民的积极抵抗不够，并在某些

地方夸大了美军的作用。

原著文字较艰涩，叙事颇不连贯。鉴于目前找不到更好的版本，故暂先将此书译出，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1973 年 3 月

目　　录

插 图

第一章

起源

凯撒的军团揭开了比利时高卢历史的篇章。当他们入侵来因河与马斯河之间的原始比利时以后，当地高卢人起初对待他们并没有丝毫的敌意。公元前53年，确曾发生过安迪西奥马尔① 的危险起义，不过由于日耳曼人的威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久而久之反而受到了好评。

特里尔原系奥古斯特为军团司令部建造的城市，后来成为罗马皇帝的宫邸，迨至康斯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则变成罗马帝国四大行政辖区之一的首府。摩泽尔河上游的地区——即现今大公国，道路纵横，村镇密布，尤其是铁厂林立，这些铁厂利用当地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矿藏，提供铁块给

① 安迪西奥马尔（?—公元前54年）：比利时高卢人的领袖，以抵抗凯撒侵略而闻名。——译者

特里尔兵工厂造成武器，供来因军团使用。

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进行徐徐渗透，紧接着，于五世纪，堤坝突告决裂，可怖之至，德语称之为民族大迁徙，法语则叫做蛮族入侵。

这些后来的法兰克人终于获得了胜利。其中里皮埃尔人的一个分支，将大部分高卢居民驱逐到荒芜的阿登山区后，便在摩泽尔河河谷定居。他们力求在那里建立独立王国的企图，终因克洛维斯① 把法兰克各部落统一在他政权之下而未能实现。

这时，罗马的传统销声匿迹，只有教会成为它的庇护所，尽管教会自身也淹没在蛮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唯有若干孤岛免于侵犯，福音才能从那里再度传播，不久阿登山区便成为圣徒之乡。这些圣徒中最著名的有英国人圣维利布罗德，他是弗里松人的使徒、圣博尼法斯的老师。他于698年在埃赫特纳赫建立的圣伯努瓦教派修道院，早在卡罗林朝代② 就以文化艺术中心而闻名，其最有

① 克洛维斯(465—511)：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国王，墨洛温王朝的创始人。——译者

② 卡罗林王朝(751—987)是法国第二王统，起自丕平，其子查理大帝于800年称西罗马皇帝。——译者

代表性的古迹就是埃赫特纳赫镶金匾额。

当查理大帝的继承者们把他的帝国分成三部分的时候，卢森堡这块领土正位于洛林王国① 的中心，紧挨着奥斯特拉西亚② 的故都梅斯。

梅尔辛条约（870 年）只给法兰克人保存了两个王国，条顿语称之为西法兰克和东法兰克，这两个王国的分界线把现今大公国从北至南分成了两半。

在这二者中间建立一个王国的思想极其根深蒂固，一时不易磨灭，因此乘着强邻之间实行均势政策的时机，王国果然建成。但是，日耳曼民族由于文化比较落后，且有遭受匈牙利人可怕侵犯的危险，便开始组成军事君主国。法国虽是比较文雅的国家，然而政治上四分五裂，处于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它无力阻止撒克逊皇帝对其垂涎的地区横加压制。

为了制止连续不断的起义，奥托一世皇帝用

① 洛林王国：查理大帝的长孙洛塔尔于 855 年所建的一个王国，位于北海至意大利中部之间的地带。——译者

② 奥斯特拉西亚：位于卡罗林王朝时代的法兰克王国的东部。——译者

一条分界线破坏了那个地方的统一。这条分界线一部分沿着胥尔河，由东向西穿越卢森堡大公国。

不论是在洛林高地（那里阿登世族居优势）还是洛蒂埃低地（那里林堡和鲁文①将进行对垒），都有一些年轻的国家从封建的混乱局面中产生出来。而在那两条历史分界线的交叉点上形成的国家，便是卢森堡。这种地理位置有助于解释一个独立国家的延续，以及一种固有民族意识的形成。

卢森堡很早就和洛蒂埃融合为一，但它仍旧保留着洛林地方的生活习惯。

卢森堡有好几个伯爵登上皇位，它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比起其他比利时行省，更为密切。不过这些伯爵登基时如法国君主那样温雅，而统治时则象斯拉夫国王那样厉害。

从卢森堡同法国的关系来说，一大部分卢森堡历史就是法国东部边防区的历史。如果说法国的政治影响为时短暂的话，它的文化影响则极为深远。

① 林堡：从前在尼德兰的一个公国，现在分属比利时和荷兰。鲁文：比利时城市名，属布拉邦特省。——译者

在这个要害地区定居的人民，曾经目睹欧洲各国的军队在自己境内行进，唯有“太阳王”（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译者）的队伍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回忆。卢森堡因为经常被迫采用退守求存这个弱者的武器，终于很自然地养成了一种固有的精神状态，用现代语言来说，养成了一种民族感。

第二章

封建国家

第一节　阿登家族(963—1136)

963年,阿登伯爵的弟弟西热弗鲁瓦,在布克的岩石上面建筑了一座要塞城堡,它位于兰斯到特里尔的罗马大道上一个凸角的附近。邻近有个守护台,是三世纪加利安皇帝在位时兴建的,法兰克人叫它"卢西林堡胡克",意即小要塞城堡,西热弗鲁瓦也就给自己的要塞取了这个名字。他在购置要塞地基时和特里尔富裕而自由的圣马克西曼修道院结成的关系,很早就具有真正保护权的性质。

西热弗鲁瓦的领地迅速地扩大开来,中部建立了一个小城市,所有寻觅安全避难所的技工和

自由人都到这里定居，不久这个小城市便成为首府。卢森堡伯爵这个头衔在1085年以前的文献中尚未出现，但是阿登家族是卡罗林王朝① 的后嗣，一开始就以门第关系受到了重视。

阿登家族在对待罗马皇帝方面所奉行的政策，忠诚而掺杂着私心。西热弗鲁瓦一世在凡尔登战役（985年）中被法国国王擒俘。然而，他和著名的梅吕齐娜婚后所生的儿子，即西热弗鲁瓦二世，却娶了日耳曼帝国的革新者奥托一世的侄女为妻子。西热弗鲁瓦一世的女儿居内贡德以皇帝亨利二世妻子的身分，于1002年登基，并同她丈夫一样，被封为圣徒。尽管如此，西热弗鲁瓦一世的儿子们还是由于姊姊的嫁妆问题，纷纷背叛他们的姊夫。

半个世纪之后，阿登家族再度分裂。在帝国反对教会的斗争中，卢森堡—萨尔姆家族的一个表兄，名叫阿尔芒，起来反对皇帝，而阿登本族的伯爵们则支持帝国。这样，卢森堡地区被禁止执行宗教职权，因而未能以所期望的规模参加比利时的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伟大壮举。然而，阿登伯爵的兄弟、卢森堡的阿达尔贝隆，于1097年在

安塔基亚[①] 城下阵亡了。

可是，当时决定卢森堡国家命运的，并非其国策，而是它和特里尔的身兼大主教的公侯之间不断发生的边界纠纷。这些纠纷或者是由于卢森堡伯爵保护圣马克西曼的修道士，或者是由于他向特里尔人苛征摩泽尔河通行税而引起的。伯爵们如若能够控制罗马的教长，一切都可以圆满解决；反之，他们的进攻势必会在被宣布逐出教门这个铁拳面前碰得粉身碎骨，他们也就有象康拉德一世那样死于耶路撒冷大道的危险，或者如战死在沃林根的亨利六世那样，落得个被咒骂为“该死鬼”的下场。

第二节 那慕尔或西方的优势 (1136—1288)

1136 年，那慕尔伯爵亨利四世，绰号叫“瞎子”，继承其同母异父兄弟，获得了卢森堡。这种

① 安塔基亚是土耳其城市，1098年为十字军所占领。——译者

和那慕尔的"身合"[①]关系，将随着亨利四世的去世而告终，但卢森堡却从此完全置于洛蒂埃的政治和文化的潮流之中。帝国的宗主权在卢森堡已消失殆尽，几乎连记忆都不复存在。有时提起，至多也只是用来排斥法国在布维纳[②]战役(1214年)之后对卢森堡的领土要求而已。

瓦隆伯爵[③]迅速解决了和特里尔的争端，以便把自己充沛的精力用于北方。在通商大道的交叉点上，由于英国毛织品的大量流入，中世纪最大的几个工业中心便在这里出现了。因此，瓦隆伯爵很自然地产生了想接近这个富裕之源的欲望。卢森堡家族就这样一连好几代，感到马斯河比摩泽尔河更具有吸引力。

然而，在向北方扩张的过程中第一回合就令人失望。虽然卢森堡在卡尔尼埃尔战役(1170年)中，曾一度使得布拉邦特丢脸而沾沾自喜，但这个

---

① "身合"关系，或称"身合国"，系指两个王国共有一个君主，从而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一俟该君主逝世，便自行终结。——译者

② 布维纳：位于法国里尔，1214年法国国王菲力浦二世大败日耳曼皇帝奥托四世于此。——译者

③ 瓦隆伯爵即那慕尔伯爵亨利四世。——译者

烜赫一时的进军却以惨败而告终。

经过十三年的分居，“瞎子”亨利和他的第二个妻子——赫耳德兰的阿涅丝重归于好，结果生了个女儿，取名埃尔姆赞德。但是亨利在埃诺的外甥——“勇士”博杜安，拒绝撤销亨利原先答应给他的馈赠和无条件的继承权。那个无所畏惧的老人不顾皇帝的决定和菲力浦二世的仲裁，拿起武器保卫他女儿的权利。可是他所组织的反对博杜安的联盟在梅海涅河岸的诺维尔被击溃了（1194年）。

* * *

亨利四世死后，他的女儿被剥夺了继承权，除了一些免税产业外，一无所有。那慕尔被博杜安占据，卢森堡则根据禁止女儿继承王位的萨利克法典①归还给皇帝。埃尔姆赞德三岁就许婚，她的丈夫巴尔的蒂博于1199年签订了迪囊条约，给她收复了卢森堡。蒂博或许是在布维纳战斗中，或许

① 萨利克法典是法兰克蛮族人的一部重要法典，用拉丁文写成，其刑法的成分多于民法的成分，赔偿与和解的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该法典规定妇女不得继承地产和王位。——译者

是在阿尔比热瓦战争中阵亡了，埃尔姆赞德便和林堡的瓦尔兰结婚，他带来了阿尔隆侯爵领地作为赠礼。由于这门姻谊的关系，卢森堡才采用了林堡的纹章作为自己的纹章，但卢森堡是旁系，故由儿子亨利·勒·布隆代尔添上了几条天蓝颜色，以示与林堡的纹章有所区别。从十三世纪起，卢森堡的国玺便用蓝、白、红三种颜色的丝绶带系住。

埃尔姆赞德吸取了她年轻时代的惨痛教训，专心致力于经营自己的伯爵采地。这个任务比在洛蒂埃的其他地区困难得多，因为这些地区的贵族随十字军远征死去很多人，又给土地危机弄得很穷困，而城镇的建立却正在蓬勃发展之中。

在卢森堡境内，城镇自治仅始于1236年，并根据博蒙法采用半自由制进行，这条法令是于1182年由兰斯大主教在阿尔贡纳的博蒙地方首次实施的。

第三节 林堡公国及沃林根战役的惨败(1288)

卢森堡伯爵们扩张自己的领地，就象农民扩

张田园一样。但是这些领地被列日、特里尔和梅斯等主教区不可逾越的壁垒包围住，就象胡桃给壳子包着一样，再也扩展不开了。唯一可以自由活动的出路是在凡尔登那边，那里由法国国王警戒着，他自从布维纳战役之后已建立了霸权。

以林堡的继承问题为契机，出现了向凡尔登那边推进的机会。林堡这个公国，控制着来因河与海洋之间的道路，也就是控制着意大利与弗朗德勒南北贸易两极之间的通道。临近预定的日期，埃尔姆赞德的继承人无所畏惧，即使冒着同厉害的布拉邦特发生冲突的危险也在所不顾。双方可以引用的合法权利，不相上下。在力量方面，布拉邦特的约翰一世，除了获得科隆的叛乱市民的支持以外，只能依靠所属城镇的热情支持。反之，卢森堡的亨利六世联合了洛蒂埃、洛林和来因兰的领主，组成规模宏伟的同盟。

冲突于1288年在科隆附近的沃林根发生了。这次冲突，就其政治和战略方面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中世纪轮换阵地式的遭遇战。这是在库尔特雷① 战役和克雷西② 战役之前骑士团的首次崩溃。所有卢森堡的勇士，连同他们的伯爵及其兄

弟三人都捐躯了，这次失败对卢森堡来说是一场灾难。

起义风起云涌，纷纷起来反对摄政女王阿文的贝阿特丽丝，即十三岁太子亨利七世的母亲，这些起义就是战败后的一种反响。

在国际方面，后果尤为明显。通往北方富裕省区的道路突然堵塞了。从此之后，只有弗朗德勒和布拉邦特在那里角逐。于是卢森堡不得不放弃马斯河，转向摩泽尔河那边，返回到帝国的混乱局面中去。年轻的伯爵亨利七世表现出极大的忍让和明智，娶了沃林根战役胜利者的女儿——布拉邦特的玛格丽特。他一直维护着巴塞尔到列日直达通道的安全。他的理想是要效法圣路易③获得正义君主的荣誉。

他恢复了对特里尔的传统战争，目的不再是为了掠夺。他设法并且实现了同特里尔的全面和

① 库尔特雷：比利时城市名，位于弗朗德勒西部利斯河岸。1302年，法军被弗朗德勒军队击败于此。——译者

② 克雷西：位于法国东北部松姆省。“百年战争”时，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在1346年大败法军于此。——译者

③ 圣路易(1214—1270)：即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曾发起第六次和第七次十字军远征。——译者

解，从而获得了这个富裕大主教区的主监职位。他的兄弟博杜安依靠法国国王的支持，二十二岁便以亲王兼大主教的身分取得了政权。至此，亨利七世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

相当奇妙的是，卢森堡境内首先取得了自治的五个城市，几乎包含了都市生活一般起源的全部类型：埃赫特纳赫（1236 年获得自治）是朝山进香之地，提翁维尔（1239 年获得自治）是个河港，卢森堡城（1244 年获得自治）是辕门行在，阿尔隆是归罗马管辖的城市，马尔维尔是由卢森堡和巴尔共管，成为永久中立的边区要塞。不过，只是从十四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温塞斯拉斯统治下和布拉邦特结成“身合国”期间，这些城市一经被接纳加入三级会议，才能对贵族的巨大影响稍许起抵销作用。

君主夫人为了把忠诚的臣民吸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一些烜赫的宫廷官职，并建立了贵族法庭，对贵族进行安抚，使其就范。

世袭主监被废除，代之由伯爵任命的、可罢免的总监，中央政权才不致分崩离析。这类世俗官员团体的设立，使得当时民族语言几乎到处都凌

驾于拉丁语之上。卢森堡通用的两种语言中，法语一开始就在政府文件中占了上风。

第四节　亨利七世当选皇帝（1308—1313）

教皇与皇帝之间授职权之争的结果，使帝国对教会的影响丧失殆尽，而教会正是条顿民族纪律的主要支柱。当时，皇帝是由选侯们根据竞选的诺言推选的。他们当选后，面临着气势逼人的封建割据，只想利用皇室最后的特权，占领那些满期的采邑，以求栖身于地方君主之林罢了。

然而，皇帝这个头衔，即使它只不过意味着统一世界的抱负而已，犹存着往昔无限威望的回光。法国国王们在制服了本国贵族和教廷以后，亟想利用一下皇冠的辉映。1308年，"漂亮汉"菲力浦[1] 提名自己的兄弟瓦卢瓦的查理为皇帝的候选人，查理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卡罗林王朝的复活。

菲力浦指望此事会得到法国教皇的协助，也

① "漂亮汉"菲力浦（1268—1314）：菲力浦三世的儿子，1285年登法国王位。——译者

相信那些最显要的教士选侯们会有所报答，因为他们靠了他才得到了权位。这些选侯中，名列前茅的要算皮埃尔·达斯佩尔特，他曾任波希米亚的掌玺大臣，现在是美因兹的亲王兼主教和德国的掌玺大臣，又是职业的“国王制造者”。其次，要算特里尔的博杜安，他是亨利七世①的弟弟，也正在发挥政治才干，成为当时一位要人。

可是，选举那天，即 1308 年 11 月 27 日，菲力浦竟上了大当：七个选侯都投了卢森堡伯爵（指亨利七世——译者）的票。

原来“漂亮汉”菲力浦对于选侯们厌恶拥有实力的君主的情绪，缺乏足够的估计。至于教皇，当时正受着很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指法国国王——译者）的压力，要把教廷迁移到阿维尼翁去；在他看来，有了一个法国皇帝就意味着绝对的屈从。这是因为教皇管辖的佛内散伯爵采邑正位于阿雷拉境内，而阿雷拉至少在理论上仍属于帝国的一部分。

对皮埃尔·达斯佩尔特（他以前是低微的小教堂神甫，曾任卢森堡伯爵们的医生）和特里尔的博杜安来说，自然很容易提名亨利七世。他

们可以列举三个条件作为推选他的理由：亨利七世品德高尚；亨利家族权势很小；亨利七世作为法国亲王在巴黎朝廷里的影响很大，因此，即使"漂亮汉"菲力浦的兄弟查理落选，但由于亨利的影响，菲力浦也不至于为此感到过分的沮丧。

1310年，在施皮尔举行的国会，立即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波希米亚王国的三级会议，由于厌倦无休止的内战，遂将他们国家的王位连同普雷米斯利德王族②的一位公主，一起奉送给亨利七世的儿子。

皮埃尔·达斯佩尔特毅然使用武力、计谋和劝说，把这个年轻的国王带到布拉格去。与此同时，亨利七世正在加紧完成他远征意大利的准备工作。

亨利七世步他先辈的后尘，日夜缅怀日耳曼帝国，这并非只是受政治上浪漫主义的驱使。鉴于他的力量有限，他只有把自己的军事行动限制

① 亨利七世(1269—1313)：原为卢森堡伯爵，1308年成为日耳曼皇帝。——译者

② 普雷米斯利德是波希米亚的一个王侯世族。——译者

在边缘地区，才能在德国树立威信。

再说，南方的一切都在向他召唤。在南方，大有成功的希望。意大利在赶走了北方的帝王以后，自治城市间互相残杀，以致在人们心目中，随便哪一个统治者上台都比无政府状态更好些。要是重新能有一个上帝授命的君主，比起当地的首席长官制来，要强得多，因为这种长官制在于把一个外来的军事头目叫来当独裁者，结果总是成为暴君。

这时，吉贝兰派又重新抬头了。那个时代的贤人但丁，向亨利发出具有神秘力量的呼吁。亨利进入意大利时，但丁把他作为正义、和平与自由的再缔者而欢迎他。盖尔弗派[①]也不得不尾随这个受教皇保护的人，他的当然使命——如果说不是明言约定的使命的话，就是确保教廷返回罗马。

从亨利的故乡卢森堡伯爵领地的角度来看，稳定南方新兴的经济潮流确实有好处。随着十三世纪中叶朔伦峡谷上架起铁桥和圣哥达山口通行

① 吉贝兰派和盖尔弗派是十二至十五世纪期间意大利的两大派别。吉贝兰派拥护日耳曼皇帝，盖尔弗派拥护教皇。两派不断纷争，一直延续到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时为止。——译者

以后,这种新兴的经济潮流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亨利为了把争夺皇位的劲敌奥地利从这条通道上撇开，连忙承认了瑞士三个州起义的合法化，并惠予帝国范围内的自由。几年前，他还要求他的前任拿骚的阿道夫，准许在卢森堡创办一个贸易集市，以便将他的首府作为联结斯特拉斯堡和列日的直达通道的中间站。

一支从萨瓦盟邦穿过的五千人的军队，除了特里尔的兵员以外,全和皇帝本人一样,只会讲法语。这支军队从都灵出发时,准备手提苍鹰①,周游意大利半岛。可是,当这位绥靖者课征了捐税,征用了货物,裁决了几世纪的纠纷之后,叛乱爆发了。叛乱的市邑,如布里西亚,受到种种虐待，其恣睢暴戾随着君主在军事上的软弱无能而加剧。一种错综复杂的联盟体系再次缔结起来，各城市与各王国之间耍尽了意大利外交上的各种权术。当亨利在罗马加冕的时候，御林军严守在拉特兰皇宫周围，防御安茹的罗贝尔手下的那不勒斯人的进犯。不久,亨利被迫折回北方,转向锡耶纳进

① 喻指亨利七世原以为征服意大利就象带着猎鹰去畋狩那样轻而易举。——译者

发。到了布温孔文托，他得了疟疾而毙命。吉贝兰派的要塞——彼萨的居民，收殓了亨利的遗体，同时也收殓了他们的希望；他们为亨利举行了隆重的葬仪。不论朋友还是敌人，都一致对他赞颂备至。曾经特意为他写了一篇《论君主制》政论文的但丁，在《天堂》里尽情歌颂这位伟大的亨利，说他是在意大利革新条件尚未成熟之先，前来革新意大利的。佩脱拉克① 写了不少短歌诗，悼念这位完美无缺的骑士。这位英雄被描写成吃了放毒的祭品，而成为罪大恶极谋杀的受害者，他的死成了民间歌手用来激励人心而最喜爱歌唱的主题。

从其功名来说，亨利正死得其时。那时，"漂亮汉"菲力浦准备进军意大利，教皇在这种压力下，终于转过来反对皇帝。

第五节 "瞎子"约翰（1310—1346）

这位十四岁就戴上王冠的少年很快就发现，最棘手的地方莫过于波希米亚。随着库滕贝克银矿的发现，这个原始之邦正处在深刻的经济变革

① 佩脱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译者

之中。任何地方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没有象这里那样严重。经济膨胀更激起地主贵族对垄断银矿全部收益的德意志有产者的仇视。

约翰的后裔，出身于边区，处在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的边缘地带，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纷扰的生涯，终于建成捷克民族王朝。可是，对于这个年轻的国王来说，他从小在巴黎受教育，先是法国王室的女婿，后来又成为法国王室的岳父，象他这样的人置身在这样野蛮的地方，绝对不会感到惬意的。这里，二十年的混乱和内战，使得中央政权声誉扫地，而且助长了那班贪得无厌、近乎野蛮的贵族们的欲望。另一方面，依靠自治城市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留给国王仅有的特权就是向非特权阶级任意课税。因此，当这个天使般漂亮的国王兴高采烈地进城时，全城吓得战抖，各家各户都关上门扉，等候国王摊派捐税。

贵族的无礼逼得约翰走投无路，他不得不发动政变，将贵族的首脑拘禁起来。由此引起了一场骚乱，结果被特里尔的博杜安率领卢森堡骑士平服了下去。约翰要拿波希米亚去调换法耳次，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王后提出反对，于是战争又爆发

了。两支军队——一支由国王率领，另一支由王后率领，在布拉格对阵。和解只为时很短。普雷米斯利德王族的女继承者——伊丽莎白王后被禁闭了起来；约翰的年轻儿子查理，深孚众望，对约翰造成极大威胁，遂被差遣到巴黎宫廷中去。

* * *

“瞎子”约翰的形象，不论在内政或在家庭生活方面，都很少有令人敬佩之处。他的军人生涯，乍看也显得相当奇险。三次对立陶宛的圣战——唯一的具体结果是瞎掉了一只眼睛——仿佛都不合时代潮流似的。他在伦巴第组织一个瞬息即逝的王国，以及他把红狮战旗插遍当时各个战场，这一切不管他的秘书、被称为当时荷马的吉约姆·德·马肖尔① 如何赞颂备至，却预示着他是个未来雇佣兵的头目。

然而，某些东西从远处看去似乎是草率和荒唐的，但仔细一推敲，便现出其合理的安排。波希

① 吉约姆·德·马肖尔(约1300—1377)：法国诗人和音乐家。——译者

米亚公国四面都是敌人：有嫉妒的匈牙利，怀怨的波兰，刚刚发迹和忘恩负义的巴伐利亚，以及傲慢的奥地利。"瞎子"约翰曾经自封波兰王的头衔，而他在波希米亚同在波兰一样，几乎都是无能为力，因此必须装出一副实力雄厚的样子，使人们屈服于他的王朝，并借以保护他的王国。这个王朝，是他同其继承者无法和睦相处的王朝；这个王国，是他无亲无友的王国。在这景况下，他所说的"我效劳"这句箴言具有无可非议的伟大意义。

的确，约翰是合乎弗鲁瓦萨尔① 口味的那个时代的人物：他是比赛场上无敌的格斗家，贵妇身旁花言巧语的能手，自我想象中的《新圆桌集》② 里面的阿瑟王。事实上，他没有其他办法能取得一个新国家的贵族的爱戴。不过，在这个剑客的身上，已显示出军事家兼外交家的才能，如果说这种才能未能在他身上占上风的话。一系列表面上毫不连贯的战争，在时间上却有着逻辑的联

① 弗鲁瓦萨尔：法国编年史学家，著有1325—1400年间的编年史。——译者

② 《圆桌集》是十二至十四世纪期间的一部诗歌和小说集。它记述传说中威尔士国王阿瑟的冒险事迹。——译者

系，这是替具有深远目标的军事行动设置了一个个里程碑。

对立陶宛人的“十字军”远征，可说是骑士远征，姑且不说这是大规模的追捕。“十字军”这个神圣名字，使得东方王侯们占有了什一税，这是教皇让给他们作为向俗民传道用的。而事实上，俗民却拒绝了这个野蛮民族的首领们要他们皈依的祈求。

对约翰来说，远不仅如此。这位波希米亚国王趁机和“条顿骑士团”①结成同盟，以围困波兰，达到夺取波兰最富饶省份的目的。这种包围策略，也同样用来对付奥地利，对伦巴第的侵犯就是这种策略的体现。当然，铁王冠②戴在约翰头上只是短暂的。然而，尽管遭受挫折，但意大利的位置有利于卢森堡家族插足蒂罗尔，从蒂罗尔可以紧紧钳制住巴伐利亚。说到这一切成果，那是显而易见的。这从西里西亚最后永归波希米亚王国，凡尔

① “条顿骑士团”：这是十字军中日耳曼教士和军人的团体，1128年建于耶路撒冷，在中古德国有很大的影响。——译者

② 铁王冠是古代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国王的王冠。——译者

登的卫戍由卢森堡伯爵领地负责达几代之久，便足以说明。

这个骑士国王，以同代人都震惊的速度，毫不疲倦地穿越欧洲，从比利牛斯山脉一直打到库尔斯克湾，可是他有时又成为政治家。当马略卡岛的国王刚从蒙彼利埃来扩大郎格多克统治权的时候，菲力浦六世①——瓦卢瓦王室第一个国王，便将郎格多克政府交给约翰去治理。作为将领，他在巴黎战役中大显身手，他在那里运用的谋略使得菲力浦国王和他的骑士们感到焦急，以致到了克雷西战役时，他们不再予以采纳了。然而，约翰决没有做他强大盟国的藩臣的心思，而且就在凡尔登的主教准备接受法国国王保护的时候(1337年)，他一举控制了凡尔登。

约翰不管怎样浪漫，但远不如他的后代勃艮第公爵们，他们在他身后一个世纪之久，还觊觎着耶路撒冷和拜占庭的皇冠。这个封建主善于利用

① 菲力浦六世(1293—1350)："漂亮汉"菲力浦的侄子，1328年登基为法国国王。瓦卢瓦是法兰西王族的一个支系，它的统治从菲力浦六世起(1328年)，至亨利三世止(1598年)。——译者

技术，很能体会经济方面的道理。中欧最早出现的大炮，于1324年被卢森堡伯爵用来围攻梅斯。在这次联合战争中，巴尔、特里尔和卢森堡共同攻打帝国城市（指梅斯——译者），最后签订了“鲱鱼和约”，梅斯和卢森堡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关税同盟，并为参战国成立了摩泽尔河流域某种类似联合国的组织。

长期的物质匮乏，促使他从事某些奇险的活动。因此，介入布拉邦特的战争，虽然不光彩，但有利可图。他还煞费苦心地伪造钱币，叫卢森堡的作坊把贬值了的钱币，换上英国钱币的外表，这件事使得他名列经济战发明家之林。

1340年10月20日，他在卢森堡创办的牧羊人集市，应视为一桩具有真正远见性的举动。在他奔波的岁月里，他把完成先辈的计划丢诸脑后，但当斯特拉斯堡设立来因河集市四年之后，他在最适宜的时刻重操其先辈的计划。牧羊人集市创办的这个日子，恰好和英国人暂时禁止毛织品出口的日子不谋而合，这项禁运把弗朗德勒置于英国人的摆布之下。当然，英国人不可能在战火纷飞期间放弃毛织品的出口，因为这项出口利润高达

二十二万七千英镑，而其他所有商品的利润总共才一万六千八百英镑。但是，布鲁日的呢绒商，在挨冻之后，总希望多囤积些毛货吧！

约翰的坚韧不拔的诡计，杰出地体现在帝国的政策当中。亨利七世逝世以后(1314年)，卢森堡主要关切的是避免哈布斯堡王朝[1]继承它的皇位，而让一个比较弱小的君主登基。国王制造者皮埃尔·达斯佩尔特看中了巴伐利亚的路易。但是，此事无法取得选侯们的一致赞成，从而导致了一场内战，持续达九年之久，最后由于卢森堡部队之功，才获得米耳多夫大捷(1322年)，路易的地位才得到巩固。因为这笔债太重，终于使维特尔斯巴赫家族[2]变成了与卢森堡势不两立的仇敌。

波希米亚国王仰仗着阿维尼翁的教皇和有着姻谊关系的亲密盟友——法国国王们，终于挫败了他敌手的种种阴谋诡计。

维特尔斯巴赫和卢森堡这两个家族之间，经

① 哈布斯堡王朝：即自1273年起至1806年止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王朝(中有间断)，奥地利帝国王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王朝(1867—1918)。——译者

②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先是巴伐利亚公爵(1180—1806)世族，后为德国国王(1806—1918)的王朝。——译者

历了从纠纷到和解、又从和解到纠纷这样多次反复的漫长岁月。在这历史过程中，约翰总是倡议者，充当调解人的总是博杜安叔叔。到了“百年战争”① 爆发的时候，巴伐利亚的路易站在英国一边，这段历史的结局差一点就不堪设想。英国的金钱对于支付者英国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可是对于接受这笔钱的路易来说，则借此可以建立起反对波希米亚的可怕的联盟。

七天之内，就有七道战书传到了布拉格。对“瞎子”国王说来，这些战书足够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他统率一支二千人的军队和一支精锐的弓弩手，直向波兰的卡季米尔② 猛扑，并在克拉科夫城下歼灭了卡季米尔的部队。匈牙利的援兵来得太迟，撤退了回去。阿维尼翁的教皇随即把哈布斯堡王朝和撒克逊君主们，从联盟中分离出去。

---

① “百年战争”：指1337年至1453年英法战争。战争的起因是两国封建贵族的侵略野心，例如英法之间争夺弗朗德勒地区的工商业城市（英国羊毛的主要买主）以及英国国王觊觎法国王位。战争初期，英国占领了法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后被法国收复。英国于十五世纪初又恢复军事行动，形成了法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战争，终于把英国入侵者逐出法国领土。——译者

约翰刚腾出手来对付巴伐利亚的路易，争夺皇位的冲突又发生了。这个“瞎子”不得不单独和阿维尼翁周旋，因为菲力浦六世国王要求获得对阿雷拉的宗主权，作为给予支持的代价。在教皇的帮助下，“瞎子”指使五个选侯起来宣告废黜巴伐利亚的路易，并宣告推选卢森堡的查理为罗马人之王[3](1346年7月11日)。可是，在托钵僧团煽动下，来因河沿岸的城市纷纷起来反对那个阿维尼翁的家臣(指阿维尼翁的教皇——译者)。埃克斯城不但没有为罗马人之王张罗加冕典礼，反而关上了城门。波希米亚国王和罗马人之王逃到列日，7月19日市民们打败了他们的主教恩格勒贝尔·德·拉马克，国王和罗马人之王都因此受到了连累。

他们到了特里尔，从年迈的叔父博杜安那里获悉，法国国王在皮卡尔迪等候他的盟友。他们连忙率领了手下卢森堡和捷克的部队，马不停蹄

② 卡季米尔：波兰五个国王的姓。这里指的是“伟人”卡季米尔(1333—1370)。——译者

③ 罗马人之王：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人由选侯推选，在老皇帝在世期间，该当选人不加冕称帝，而称“罗马人之王”。——译者

地向大难临头的克雷西奔去。

象当时卢森堡这样一个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历史上只能有壮烈的失败作为其显著的特点。克雷西的惨败(1346年8月26日)举世闻名，远在沃林根战役之上。

听到克雷西溃师的消息，眼见骑士团的军事末日就要来临，这个"瞎子"英雄便被两个战友把他带到鏖战中去，以便"血刃一战"。

他的死，固然值得佩脱拉克和其他成百个诗人的歌颂，但真正使他留芳百世的倒是他的敌人：据说，"黑亲王"① 在收拾饰着驼鸟羽毛的王兜时，曾在威尔士的王侯纹章上写了"瞎子"约翰的那句格言："我效劳"。

比起小说和传奇还更令人赞美的，是那种绝望而崇高的举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合理因素——如若不是推理的因素的话。约翰曾经向他儿子查理发誓过，他将永远不再踏上波希米亚王国的国土，

① "黑亲王"(1330—1376)名叫爱德华，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之子，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统帅之一。因身着黑铠甲，故称"黑亲王"。——译者

他的消失和他儿子的出逃，都是出于王朝的利益而不得不那样做的。约翰在声名烜赫之中死去，他的荣誉留给那个不被人喜爱的、精于盘算的继承者加以受用。

第六节　卢森堡世纪(1346—1437)

卢森堡家族统治大陆中心的这个时代，正是中世纪宣告终结、近代即将诞生的时期。帝国和教廷这两根基督教的支柱动摇了。随着社会冲突的出现，产生了民族主义、农民暴动和异教邪说。骇人的"黑死病"——第一次广泛蔓延的鼠疫，给人们精神上留下的痕迹达几个世纪之久。这个朝代，虔诚而又不信鬼神，果敢而又摇摆不定，才智焕发而又妄想执狂；这个朝代如天际的彗星，高悬在百年乱世之上，从其拥护世界帝国的观念来说，是和过去一脉相承的；但从其抱有现实主义的观点、热爱艺术以及在家庭明争暗斗中使用毒药来看，它又预告着文艺复兴的到来。

*　　*　　*

国家神秘论的创立者查理四世①，虽然具有法学家的精神，不主张崇拜英雄人物，捷克人却捧他为“国父”。

他对于帝国的世界法权丝毫不肯放弃。可是，他不象他父亲那样，率领一支军队穿越意大利，而是作为羊皮纸商贾漫游了意大利。他在阿尔的圣特罗菲姆教堂加冕为阿雷拉国王，并把象征法国王储的标志挂在帝国的剑梢，同时又避免同法国的表兄弟兼盟友发生争端。

这个介于二者之间的国家的儿子，势必主宰一个原始王国的命运。在这原始王国里，捷克的贵族和无产者，出自嫉妒的民族主义立场，正起来反对城市中上层的德意志有产者。为了预防布拉格变成德国首都时可能引起的争斗，查理把布拉格变成一个号称世界帝国的中心，并将法国的教授和建筑师，意大利的画家和兑换商，拜占庭的技工和文人，英国的雇佣兵，大量招引到这里。

起初，查理在国家领域方面的政策是通过集

① 查理四世（1316——1378）：波希米亚国王，“瞎子”约翰的长子，1346年至1378年为日耳曼皇帝。——译者

中在博杜安手里的主教区特里尔、美因兹和施皮尔，把卢森堡和波希米亚联合起来。布拉格和卢森堡城市间互换市民法应追溯到这个时期。

当斯拉夫民族的血缘呼唤着查理去东方时，他便把伯爵领地丢给了他的弟弟。勃兰登堡边防区的获得，波莫瑞①的婚姻，他儿子西吉兹蒙特的登上匈牙利王位，这一切终于组成了从特兰西瓦尼亚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的一统王朝。

在帝国里，这位阿维尼翁教廷的前宠臣，通过金玺诏书②排斥了教皇对帝位选举的任何影响。德国的谚语称查理为“帝国的恶父”，把欧洲四分之一人口死于瘟疫的可怕浩劫，完全归咎于他。虽说查理四世在控制黑死病方面无能为力，他却竭尽了全力来抑制对犹太人的屠杀，使其不致蔓延成灾。

* * *

① 波莫瑞是波兰的一个地区，北濒波罗的海。——译者

② 金玺诏书：这里指的是查理四世于1356年为了解决神圣罗马皇帝选举问题而颁发的诏书，规定皇帝由三个教士选侯和四个世俗选侯推选。——译者

查理的另一个儿子温塞斯拉斯，是个身居王位的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德国教科书给他取个“昏君”的绰号，有时还称他为疯狂的刽子手。捷克人却称他为“人民之君”，直到现在，这个可亲的醉汉犹是布拉格街头的月下魂。关于他过去并不始终是歌曲中所说的那个善良的温塞斯拉斯国王，他可以提出正当的理由为自己申辩：当时有着种种问题，即使铁腕执政也会丢掉了政权。

那时在德意志，君主联盟和城市联盟之间发生了厮杀，结果城市联盟被打败了。这样一来，温塞斯拉斯要进行安抚成为不可能，就是对帝国，他也感到憎恶。在波希米亚，由于银矿产值的提高，无产者的问题发生了，并得不到解决，使得原有的民族问题更加复杂；而在宗教问题方面约翰·胡斯① 乘机宣传英国人威克利夫② 的教义。同时，货币突告贬值，激起土地贵族对罗马人之王的愤懑。

① 约翰·胡斯（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吹者；被控为异教徒，遭火刑而死。——译者

② 威克利夫（1320—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市民和骑士利益的代表者。曾为建立独立的不受罗马控制的英国教会而斗争，天主教宣布他为异教徒。——译者

“封建主联盟”对温塞斯拉斯身边的大臣、宠臣、市民顾问或小贵族加以杀害。甚至连国王的同胞兄弟、王朝的属望人物——格尔利次的约翰企图在各派之间斡旋时，也遭到杀害。

叛逆者找到了原先没有猜想到的几个首领的支持。国王的兄弟西吉兹蒙特率领他匈牙利的一伙人，参与了反对国王的阴谋。国王的堂兄弟、君主中最有才学又最贪婪的摩拉维亚的首领若斯，把国王出卖给敌人。在狱卒的合谋下，温塞斯拉斯居然从维也纳逃了出来，到了布拉格后，他又落在外国的兵痞和不三不四贵族的手里，幸亏遇到布拉格郊区发生起义，他才被拯救了出来。

这样，帝国一蹶不振，教会也因而受到了动摇：基督教世界解体，分裂为阿维尼翁教皇和罗马教皇。为了教会能重归统一，温塞斯拉斯亲往兰斯去会晤他法国的表兄弟查理六世①(1398年)。据说，温塞斯拉斯这个醉鬼和查理六世这个疯子，始终不能找到一个彼此都清醒的共同时刻。果然，谈判失败了。这次旅行的唯一成果，是发

① 查理六世(1368—1422)：法国国王，绰号叫“亲爱者”或“疯子”。——译者

现了香槟酒，波希米亚国王誉之为“粘嘴的纯油”。当然，这并不足以防止温塞斯拉斯的被废黜，他被怀疑同情阿维尼翁教皇，因而被指控应对帝国的灾难负责。

四个选侯借口他在米兰王国的继承问题和教皇问题上实行亲法兰西的政策，决定把温塞斯拉斯废黜，而扶持法耳次的罗伯特。本来，只要温塞斯拉斯一家采取行动，一切都可以挽救过来。但是，西吉兹蒙特和若斯——若斯受到他兄弟普罗科普的反对——只想把波希米亚王国从温塞斯拉斯手中夺取过来。不久，“瞎子”约翰的四个孙子互相残杀，两个堂兄弟各打自己的亲兄弟。

在这段时期内，主教会议为了谋求结束教会的分裂而所作的努力，反而导致了第三个教皇的选举。宫廷伯爵① 死后，皇位又空缺，若斯和西吉兹蒙特各人都想夺得皇袍，他们的联盟宣告破裂。如果说基督教世界有三个教皇，帝国也有三个“凯撒”（指皇帝——译者），三个都出自卢森堡

① 宫廷伯爵是日耳曼帝国朝廷中的要员，在公爵面前代表日耳曼各国的国王。在1356年以前，宫廷选侯自称为来因河的宫廷伯爵。——译者

家族。

至于醉鬼兼昏君的温塞斯拉斯，自从布拉格的善良民众把他从匈牙利的兵痞和叛逆臣民手里解救了出来以后，他衰弱的意志似乎受到了震动。但一旦卸下了德意志方面的负担，他又觉得自己被卷进捷克民族主义的洪流中去，虽然他晓得怎样加以防范。他的大臣中一个反对宗教的小市民朋党，狠狠地打击了好斗主教的那些门徒，正同他们打击约翰·胡斯的皈依者一样，而约翰·胡斯主张福音书的纯洁性是和早期基督教徒的共产主义相结合的，他用这种教理来煽起群众信教的狂热。整整十年之中，一直到死时（1419年），国王明理的疯癫堵住了胡斯教派这种不可抗拒的浪潮。

温塞斯拉斯癫性发作后死去，据说是中毒所致，若斯又被毒害，加之被逐出教门的普罗科普死得不明不白，由于这些敌手先后死亡，西吉兹蒙特就成了独一无二的皇帝和卢森堡家族的唯一继承人。

西吉兹蒙特的荣誉，在于召开了康斯坦次的主教会议，从而结束了教会的分裂。但是，为了

帝国能最后战胜教会，他不得不收回已颁发给约翰·胡斯的安全通行证书，并把这个异教徒交给了神父处死。康斯坦次的火刑场，点燃了从1419年到1436年欧洲中部的熊熊烈火。而在这个时期，皇帝自食其言的结果，关闭了国王返回王国的大门①。

这个卢森堡末代皇帝，学识渊博，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刚毅勇猛，但已是黄昏时刻的人物了。他的名字，是和在尼科波耳的失败②（1396年）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次战役中，土耳其人攻破了匈牙利的侧翼。勃艮第公爵率领了法国军队前来支援他的十万大兵。可是为时不久，他又得转过来抵御勃艮第王朝对卢森堡公国和帝国其他比利时边省的侵犯。由于急需用钱，他不得已将勃兰登堡的边防爵士领地，以二十万金马克典押给高利贷债主，即纽伦堡的城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德·霍亨索伦，这样他在德国心脏地区的最后支柱也

① 这里皇帝和国王都指西吉兹蒙特，他原是匈牙利国王（1387—1437），后当上日耳曼皇帝（1411—1437）兼波希米亚国王（1419—1437）。——译者

② 尼科波耳是多瑙河岸的保加利亚城市，1396年土耳其皇帝巴扎塞一世大败西吉兹蒙特于此。——译者

失去了。

然而，他为人威武不屈，端庄持重，毅然承受这些可怕的打击，态度傲慢依然如故。

末了，他终于迫使胡斯信徒畏服，胡斯信徒们当初虽然取得胜利，但到头来反而弄得精疲力尽和四分五裂。西吉兹蒙特晚年致力于组织一个多瑙河流域帝国。这种观念，可从他同哈布斯堡家族缔结的继承权协约中见其梗概。这个协约签订时，卢森堡有十个男嗣，但到了继承时，西吉兹蒙特只剩了一个女儿，她是奥地利的阿尔伯特的妻子。西吉兹蒙特将所有的王国和双头鹰徽章都传给他的女婿，从而奠定了哈布斯堡王朝权势的基础。

由于癌病的折磨，妻子的背弃，在被马扎儿人① 称为救星之后，西吉兹蒙特在匈牙利边境上的兹诺伊莫，感到死神已来临。他穿上皇袍，双手捧着世界宗主权的徽章，登上御座，期待着死神的到来。

---

① 马扎儿人即匈牙利人。——译者

第七节 尼德兰的解体(1352—1441)

当卢森堡王朝追逐伟大的天命时，却忽视了自己的发祥地。

这个王朝的摇篮，对"瞎子"约翰来说，仍是他眷恋的中心。这位国王，连圣温塞斯拉斯皇冠上的宝饰都典押给伦敦的犹太人，对自己的故乡却满怀着思念之情。

香巴尼省的集市衰落以后，约翰企图把意大利—弗朗德勒的贸易吸引到卢森堡来的尝试，开始时颇为顺利。但是在克雷西战役之后，英法战争到了一个转折点，弗朗德勒的客商便从这样一个遥远的供应市场、这样一个没有保障的通道走开了。因此，这个所谓朔贝尔集市凋零败落，变成一个地方性的节日集市，一直保持到现在。

约翰把这个伯爵领地交给最小的儿子温塞斯拉斯，这个小儿子是他同波旁的贝阿特丽丝所生的。这位继承者尚未成年，由查理国王行使君主管辖权。查理为了抵偿繁多的典押债务，把这块伯爵采地晋升为公国。这个头衔使得温塞斯拉斯

取得了同他年轻的妻子、布拉邦特公国的约翰娜相等的地位。

除此之外,不论从其他哪一点来看,这两个公国在许多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再说,布拉邦特人对这个新君主颇不放心。于是他们强迫女君主在婚前惠予愉快的开端的宪章(1355年)。新公爵倒是乐意应允,他通过从维安登自治书里摘出一句话成全了此事,这句话是这样说的:遇有伯爵违犯已经颁给的自由权的事情发生,平民有权拒绝帮助和支援。

这种不信任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个阿登人(指温塞斯拉斯——译者)首先关心的是要和皇帝兼国王的查理签订一项继承权的协约。他的弗朗德勒女婿入侵布拉邦特,以示抗议。当这个公爵可耻地割让安特卫普以换取和平时,布鲁塞尔省自行宣告自治了。这就是温塞斯拉斯不幸而罕有的军事战绩中首屈一指的战绩。

在政治上,他通过对盛行的迷信实行让步,来笼络民心。他和他哥哥查理的劝告背道而驰,将犹太人从他管辖的各州驱逐出去,因为犹太人受到舆论谴责,说是在传染鼠疫方面充当了魔鬼的

工具。

这个可爱的温塞斯拉斯公爵最博取同情的，是在升平盛世的艺术方面。

他在布拉邦特宫廷中采用法国的礼仪，还把他的诗——算是卓越的——和弗鲁瓦萨尔的诗并在一起。

在治理那个穷乡僻壤的公国方面，从取消抵押着手，他的活动能力简直是神明似的。在鼠疫造成严重死亡的地区，由于废除了封建的"死手权"①，荒芜的阿登山区人烟又稠密起来。豁免证书越来越多。在王都的四周，筑起了第三道威严的城郭。由于获得了希尼伯爵领地，这个公国的版图达到了顶峰，等于现有大公国版图的四倍。

温塞斯拉斯可以引为自豪的，是他的财富，他的才能，以及诸如罗马人之王的战友、帝国的代理人之类响当当的头衔。

美中不足之处是如今缺少一个能够代表其家

① "死手权"是中世纪的封建主在农奴死后接收其财产的权利。由于在实际上农奴所占用的土地和财产在他死后留在他的继承人手中，所以继承人应以实物或现金向封建主缴纳一笔沉重的贡赋，即所谓"死手"（Mainmorte），又译"永远管业权"。——译者

族利益并把两个公国永远联合在一起的继承人。因此，这种联合将不利于卢森堡。

温塞斯拉斯最后得了麻疯病，坐着马轿从布鲁塞尔被送到他祖先的宫堡去，在那里寿终正寝。今天，在奥瓦尔修道院的遗址上，仍竖着一根木十字架，这就是卢森堡王朝君主中这个最温和的君主之墓。

第八节　领地典押时期(1388—1443)

继承其叔父王位的波希米亚的温塞斯拉斯，由于专心他事和距离遥远的缘故，只把卢森堡看作是国际棋盘上的一只卒子一样，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这样，便开始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典押时期。在这时期中，正统的君主根据一般政治上的利害得失，或根据对方出价的高低，把国家典当或抵押给盟邦的君主。归根到底，这样做是无法阻止无政府状态的。随着正统君主和拥有受益权的君主之间终将出现的匹敌，国家势必沉沦在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封建制度下，由于缺少一个强有力人物而

产生的后果，在弗洛雷夫地方志上作了如下描述：

卢森堡大公国，
满目忧苦悲戚。
商贾害怕营生，
农夫不敢种地；
无人不被偷窃，
抢劫遍乎社稷。

温塞斯拉斯一执政，就委派他弟弟格尔利次的约翰为卢森堡公国和希尼伯爵领地的总督。“封建主联盟”害怕他在国王和波希米亚国会之间所起的调解作用，就谋害了王室中这个属望人物。

于是，温塞斯拉斯便把他的故乡公国，连同阿尔萨斯的教区监护权，以及勃兰登堡边防官的职权，一起以押地的名义让给摩拉维亚的豪富而奸刁的若斯（1388年）。

卢森堡起初被作为反对鲁道夫·德·维特尔斯巴赫的策略中一只棋子来使用，末了又成为勃艮第派和阿尔马尼亚克派之间的战争① 的一个赌注。若斯为了监视那个犯上的采邑法耳次，起初打算给“大胆者”菲力浦设一个再典押地（1401

年)。但当勃艮第王朝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互相勾结被证实时，这个典押地随即转让给法国王室中另一个表兄弟奥尔良的路易。对路易来说，要紧的是在东方边省找到一个牢固的立足点，用以对付盘踞在勃艮第和弗朗德勒的潜在敌手。路易恰好从维斯康蒂家族[②]的财库里得到了一笔慷慨的捐赠，他的这个心愿得以实现。在很短的时间内，路易便在帝国的边缘组成一片疆土广袤的藩属：核心是卢森堡，主要支柱北边是赫耳德兰公国，南边是巴登边防伯爵领地。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尽管以维持一支善战的军队为理由，其实却是以控制梅斯为目的。然而，1407年11月23日，"大胆者"菲力浦派人刺杀了同他作对的伯父。正当内战的烽火燃烧着这个王国时，王国的大厦一下子倒塌了。受害者的儿子奥尔良的查理，只能守住卢森堡几个边境上的要塞。

---

① 阿尔马尼亚克派代表奥尔良公爵派。它和勃艮第派的战争从查理六世起，一直延续到1435年缔结阿腊斯条约时才结束。——译者

② 维斯康蒂是意大利一个著名家族，自1277年至1447年一直统治着米兰。该家族的瓦伦蒂娜嫁给查理六世的兄弟奥尔良公爵，所以与奥尔良王室有着姻谊的关系。——译者

若斯死(1409年)后，温塞斯拉斯迫不得已对勃艮第王朝采取小心谨慎的和解政策。当布拉邦特公爵——勃艮第的安都昂向温塞斯拉斯的侄女伊丽莎白求婚时，伊丽莎白获得了押地，被封为卢森堡女公爵。

卢森堡各城市都兴高采烈地拥护安都昂的新制度，他很快就把典押地赎了回来。反之，贵族却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勃艮第的纪律。因此，当西吉兹蒙特越过温塞斯拉斯直接号召起义时，贵族在忠义的借口下，连忙响应。然而，当布拉邦特公爵的骇人的土炮震撼着奥顿和克勒伏的城堡时，却没有一个人来援救。

安都昂在阿赞库尔疆场上捐躯。不久，他居孀的妻子改嫁给列日城从前的世俗主教——巴伐利亚的约翰。卢森堡公国最早的金币就是在这个朝代铸造的。

约翰于1425年中毒身亡。从此之后，他的妻子独自执政。她为人轻佻，声名狼藉，很快就失去了人家对她的同情。贵族假装服从西吉兹蒙特，因为他是正统的领主，从遥远的匈牙利发号施令。西吉兹蒙特皇帝死后，三级会议承认他孙女的丈

夫——麦生的威廉为正统的公爵。这位萨克森人(指麦生的威廉——译者)立即派遣一支八百人的部队讨伐，并煽动市民起来叛乱。这个计划很快演变成预想不到的事态。

那个女公爵被赶出了卢森堡，她只得屈从她最喜爱的侄子"善良者"菲力浦的恳求，通过埃丹条约(1411年11月4日)任命他为摄政兼卢森堡总督。

第九节　勃艮第王朝的控制(1411—1443)

这个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的王位僭望者，很快就支配了政治舞台。他，名叫"善良者"菲力浦，是"大胆者"菲力浦的儿子，从卢森堡的博娜的亲系来算，又是"瞎子"约翰的曾外孙。他既是称为公国的勃艮第或法兰西的勃艮第的君主，又是作为伯爵领地的勃艮第或帝国勃艮第的君主，他从弗朗德勒出发，刚刚统一了尼德兰大部分的省份。他一心一意想占有阿登公国，因为这个公国是联结"这边"国家——勃艮第和"那边"国家——

比利时的桥梁上不可缺少的桥墩。

菲力浦急于要征服阿登公国。在发出三次警告而没有得到答复之后，他便率领军队攻打这个公国。公国中，除了正统派[1]的国都和饰以百合花[2]的提翁维尔以外，所有自治城市都高高兴兴地欢迎他。他又从阿尔隆向那位萨克森公爵（指麦生的威廉——译者）发出骑士式的挑战，提出愿用决斗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最后，他包围了国都，由于夜间攀越圣若斯城门偷袭成功（1443年11月21日），围攻出乎预料地迅速结束了。

市民一律被作为叛乱者对待，他们的财产被洗劫一空。国都被剥夺了国玺、财产和特权，并被迫接受一个由君主委派给它的行政长官。

这个新君主息怒之后，转而采用和解的手段。除了中央政权打算独揽的各省最高司法权以外，凡是国都被剥夺的一切，都予以归还。全国各地，除了提翁维尔以外，都得到极其宽大的处理。

---

① 正统派指维护正统王朝利益的党派，特别指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译者

② 百合花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徽记。这里指提翁维尔城是拥护法国国王的。——译者

然而，在这个对皇帝记忆犹新的公国里，封建势力和保守势力格外根深蒂固，以致于菲力浦不得不认为有必要用正统的办法来确立王位的继承权利，以弥补在占有立法权上的不足之处。

首先要求继承王位的，是“遗腹子”拉迪斯拉斯①国王。他本来打算和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女儿结婚，卢森堡已作为寡妇财产归这位公主所有，胡尼亚迪家族的毒药却使他的打算落了空。可是这时，阿登家族在勃兰登堡—克勒伏家族的怂恿之下，正为了百合花和法国边界上四个自治城市进行斗争。菲力浦只好把布尔沙伊特和维耳次夷为平地，强行攻进阿登区。

查理七世不会这么随便就罢休。他答应给萨克森的威廉公爵四万福禄令②，作为转让权利的代价。这样，他便把提翁维尔、蒙梅迪和罗德马克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接着，法军传令官在布鲁日要求归还卢森堡，提出愿意偿付典押债务作为

① “遗腹子”拉迪斯拉斯(1440—1457)：1444年被立为匈牙利国王。在位期间，不断和匈牙利的胡尼亚迪家族发生纷争。1457年他猝然死去，据历史记载，很可能是被胡尼亚迪家族毒死的。——译者

② 福禄令是荷兰旧金币名称。——译者

条件。

这个西方的大公爵(指菲力浦——译者)一口回绝,态度坚决,甚至到了侮辱人的程度。查理一死,路易十一(即查理七世的继承人——译者)随即断念,不然的话,由于卢森堡这个首要问题,战争将势所难免。

鉴于勃艮第公国准备支付现金来赎回卢森堡,就象波兰的卡季米尔那样有争议的权益人,都没有错过机会送上了放弃他们对卢森堡的权利而要求赔偿的账单。

赔偿放弃权利的款项以及清付个别典押的贷金,总数高达七十万金福禄令,这在当时是一笔难以想象的数目。勃艮第并没有对公国的价钱讨价还价:公国虽然贫困,又惨遭蹂躏,但它却是实现勃艮第王朝的大陆政策所不可缺少的一环。

第三章

列强的赌注

第一节 新的道路(1443—1506)

卢森堡一跨进近代史的门槛，就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甚至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文化关系也破裂了，德语区就连语言方面也和帝国没有接触了；因此，大公国的方言只不过是十五世纪德国中部的方言。

从1443年至1839年，公国成了比利时的一个省份，1548年查理五世宣布比利时的这些省是不可分割的拥有主权的省。

不过，卢森堡受列日的阻隔，并处在阿登山脉的障壁后面，游离孤立，至为明显；经济和文化水平较之山谷地区，大相悬殊；因此，它和比利时合并而形成的共同体，很难超出“身合”关系的政治影响。一部维系联邦制的宪法更有助于保持旧

体制,并有利于旧体制的独立自主。

旧机构当中最重要的要推王侯会议。王侯会议在查理五世时改为省议会，在行政方面受布鲁塞尔枢密院的监督,而上诉案件自1473年起就在梅克林审理。但是，中央政权规定进行的任何改革,例如采用罗马法,都不致严重地损害地方政府的独立性质。

省三级会议与比利时王侯会议中各种类似的会议相比有所不同，表现在省三级会议享有唯恐失去的某些特权,例如,省三级会议第一批举起一个手指头用德语作忠诚宣誓；省三级会议还享有一种特权,意义更为明显,它可以拒绝参加联省三级会议。

公国的社会结构是由三级会议的三等级成分中脱胎出来的。

城市等级,也就是最末一个等级,有瓦隆语区代表八名，德语区代表七名（这种行政区划是在“瞎子”约翰执政时开创的，其意义从未超出地理名称的范围)。在中世纪,卢森堡市拥有五千人口，被认为是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但是，在随后五个世纪中,城市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卢森

堡市的人口却未见增加。在另外一些仅仅称得上村镇的自治城市,贵族为数稀少,行会的发展较为迟缓。卢森堡市有十三个行会;维安登有七个行会,算是很多的了。

僧侣等级占第一位,温塞斯拉斯一世准许其加入国会,以抵销贵族在国会中的影响。僧侣等级由圣马克西曼、埃赫特纳赫、明斯特、奥瓦尔及圣于贝尔等地大修道院院长组成,代表了绝大部分地主。天主教国王们(指西班牙国王——译者)曾设法使卢森堡摆脱特里尔和列日外国主教的宗教领导,但是这种尝试终因僧侣等级对筹办主教区拒不捐助而告失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僧侣等级可以说是独立的地方宗教团体。

贵族等级的首脑是三级会议的当然主席。参加贵族等级的,有高、中、初三级法院的男爵和具有四种徽章的男爵。贵族等级的名额,由勃艮第时代的一百五十名减少到旧政体(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政体——译者)末期的十三名。

据吉夏当① 所说,1560年左右,卢森堡骑士

① 吉夏当(1483—1540)是意大利历史学家。文中“1560”可能是“1506”或“1500”之误写。——译者

多不胜数，以致从每个城堡里都可以看到另外三个城堡冒出烟雾。这位佛罗伦萨游历家极其赞赏骑士们高贵的尚武生涯、他们对金钱的藐视、他们对法学家的憎恶及其对君主的忠诚。只是在谈到骑士们采用“其他各省少见的”方法统治平民百姓，以及骑士们未免过分嗜酒时，他的看法才有所保留。

最后，阿登高原的自然条件注定要使卢森堡成为危机时期正统派的避难所，自从十六世纪以后，首都改造成为强大的堡垒，这种自然条件就更为显著了。

比利时诸省三次卷入了全国起义运动，即反对奥地利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起义，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力浦的起义和反对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的起义。在这三次起义中卢森堡都是置身事外，还为正统派势力提供避难所和援兵。

第二节　勃艮第王朝(1443—1506)

野心勃勃的“蛮勇者”查理① 继承了富有毅力和才智的开国元勋的事业，但他从1467年至1477

年短短十年的时间内，就把祖业败坏殆尽。阿登公国远不如北方几个强大的自治城市那样渴望极权。但是洛林王国的迷梦破灭以后，卢森堡失去了商业走廊的作用，只保存了军事堡垒的作用。由于难以进入卢森堡，这个堡垒作用就更加可靠了。

1473年，"蛮勇者"查理前往特里尔，准备去接受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宣告他为罗马人之王的敕令。他在途中到了提翁维尔城，把建立梅克林大会议的诏书加盖国玺。梅克林的这个最高法院得到了公国的承认，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有一句民间谚语为证：到梅克林去，意即"上诉"。

查理到了特里尔后，上了大当，这位西方大公从此卷进了反对帝国的斗争。但是，在围攻诺伊斯的战斗中，他眼见装备最精良的近代化军队在十一个月之内全部瓦解。在公国的帐簿上，在追捕逃兵一栏旁边记载着，所有易于销售的公产都拍卖掉了。

洛林公爵旋即加入了旨在对付其共同敌人

① "蛮勇者"查理（1433—1477）又译大胆查理，是勃艮第王室的末代公爵，东征西讨，以蛮勇著称。——译者

(指“蛮勇者”——译者)的法德联盟。在攻克当维莱尔城以后，洛林公爵就侵犯卢森堡京都，当时保卫都城的是意大利康波巴索的雇佣军，由当地贵族略予支持。查理把自己女儿兼继承人玛丽嫁给奥国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从而粉碎了敌人的联盟。他又在卢森堡的索勒弗城堡和路易十一签订了九年停战协定，这使查理大公可以腾出手来击溃洛林。

紧接着，查理大公在瑞士吃了大败仗。1476年，卢森堡人在根特第一次加入了比利时其他各省的联省三级会议，目的在于拒绝缴纳某个君主所要求的贡税，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威尼斯的收入。

1477年，查理在南锡遭到了惨败以后，在最后一次呼声中他发布集合令：到卢森堡去！

* * *

大公国的贵族尽管不服从君主的政策，但也没有落井下石，以加剧女继承人勃艮第的玛丽(1477年至1482年在位)所处的困难境遇。当玛

丽嫁给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时，法国国王号召人们起来反叛玛丽，只有罗德马克和奥顿两地的领主们予以响应。

玛丽即位后，便以女君主身分巡幸卢森堡广阔而维修不善的城郭，其时首都民众对她的忠诚之情砰然迸发了。“玛丽城堡”就是这位“教母”出钱建造的，它成为卢森堡要塞第一座近代化的堡垒。

1479 年，卢森堡城遭到安布瓦兹公爵的袭击，马克西米利安立即驰去救援，在“绿色山谷”（瓦尔费丹日?）把敌军打垮了。罗德马克人丧失了他们的产业；他们位于卢森堡城门的赫斯佩朗日城堡，早就被市民们摧毁了。

玛丽死后，她的丈夫以她的儿子兼继承人“美男子”菲力浦①（1482 年至 1506 年在位）的名义摄政（mambournie）。马克西米利安被遴选为罗马人之王，再次引起了法国的干预。

在国内战争爆发后，公国的农村地区和主张

① “美男子”菲力浦（1478—1506）：即菲力浦一世，奥地利大公，卡斯蒂利亚国王、尼德兰君主。他的儿子即著名的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译者

自由贸易的安特卫普市联合在一起，共同去打三个讲佛兰芒语的省。卢森堡副总督约翰·德·多马里安的叛变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1443年以后修复的那些市区却被摧毁了。

第三节 卢森堡的查理(1506—1555)

在"美男子"菲力浦(1482年至1506年在位)的一生当中，他和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的婚姻是烜赫一时的大事，因为这次婚姻给他的后嗣带来了一笔极其丰厚的西班牙遗产。以前卢森堡在其伯爵们登上波希米亚王位和帝国宝座时所经历的景况，很快又要在比利时重演了。

这位尼德兰和全西班牙的主宰(指卢森堡的查理，即查理五世——译者)在皇帝遴选中击败了对手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而获选，就在这一天，上述重演的日子来到了。

原来，为了表示王朝对卢森堡公国的关怀，查理还在幼年时就给戴上了卢森堡公爵的头衔(1500年)。卢森堡公爵中不少人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如今查理继承了这个头衔，使人

自然而然地重新想起他们要统一天下的抱负。但是，由于各民族大君主国相继出现，帝国政策这个古代用语就演变为最初出现的现代用语帝国主义了。

从1521年至1559年，哈布斯堡集团和法国之间发生了五次大对垒。头三次是在意大利进行的，只有罗贝尔·德·拉马克①——绰号叫阿登山脉的野猪——的入侵除外。只在1542年第四次大对垒中卢森堡才受到了创伤，那一次弗朗斯瓦戴上了他的敌手（指查理五世——译者）于洗礼命名时曾经领受的卢森堡公爵头衔。弗朗斯瓦入侵卢森堡公国的目的，在于和他的新教徒盟友取得联系；为了更好地笼络他们，这位很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此处指弗朗斯瓦一世——译者)甚至建议在公国宣讲福音。

① 罗贝尔·德·拉马克（1465—1536）是法国色当的领主，又称罗贝尔二世·德·拉马克，他于1521年入侵卢森堡，向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宣战。经查考，绰号叫"阿登山脉的野猪"的并非其人，而是吉约姆·德·拉马克(约1446—1485)，此人也反对马克西米利安，帮助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去煽动列日市民起来反叛，因而被马克西米利安所杀。文中绰号显系误用。——译者

奥尔良的查理① 在城前出现时，市民们拒绝参加无法抵御的防城战斗。马丹·迪·贝莱② ——此人对卢森堡的奇异风光赞赏备至——作了如此的报道：法国军队进城一个小时以后，店主又毫无顾虑地打开店门了。他的这番描写，和有名的蒙吕克③ 对他的士兵在阿尔隆的行径所作的观察，适成奇妙的对照。蒙吕克写道：如果不给他们一些猎物，就等于打击他们的作战勇气。

但是很快地在法国兵和德国雇佣兵之间发生了争吵，迫使这位王子（指奥尔良的查理——译者）在拿骚的勒内④ 面前全军撤退。次年（1543年），奥马尔公爵⑤ 靠了一支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炮兵，占领了卢森堡。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作出评价

① 奥尔良的查理（1522—1545）是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的第三个儿子，1542 年率领法军去攻打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译者

② 马丹·迪·贝莱（？—1559）是法国人，写过 1515 年至 1547 年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和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之间战争的历史。——译者

③ 蒙吕克（1501—1577）是法国军事首领，写过回忆录。——译者

④ 拿骚是德国古代一个王侯世族。拿骚的勒内是“沉默者”威廉的堂兄，死于 1544 年。——译者

是意味深长的：在那个时代，使用大炮是很稀罕的事，一个炮手每天开三次炮，任便向哪里轰去，便被认为是在耍弄巫术。几个月以后，在可怕的佛斯登堡⑥领主统率下，日耳曼皇家军队再一次出现，这个领主毫不迟疑地对他的痞子部队许诺：只要把那座和他的君主同名的佛斯登堡城攻下来，就让他们把这个城市洗劫一空，以此作为他们攻城的军饷。

在作战过程中，交战的一方——大概是拿骚的勒内一方——为了战略上的原因，把建筑在布克岩石上的庄严的封建城堡夷为平地。

在最后一役(1552年)，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为了攻克卢森堡，把军队推进到梅斯那边。但是，卢森堡的城郭，经过埃格蒙和霍恩斯等总督的修葺，抵挡住了。可是，提翁维尔城投降了，接着伊瓦镇

---

⑤ 奥马尔是法国古代洛林公国的一个公爵世族，此处奥马尔公爵(1526—1573)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曾指挥抵御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攻打梅斯的战斗。——译者

⑥ 佛斯登堡是古代德意志的一个公国，现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城市，已改名为斯大林施塔特。下文所说“那座和他的君主同名的佛斯登堡城”，意即该公国的君主名字也叫“佛斯登堡”。——译者

也投降了，因为该地的德国雇佣军发生哗变，反对他们的将军曼斯菲尔德。

勃兰登堡—库耳姆巴赫亲王是施马尔卡尔登基督教联盟① 中的最后幸存者，他沿着摩泽尔河把他手下的两万痞子兵带到法国国王面前。这个“神甫的灾星”更换了旗号，由原路回来了。

查理五世皇帝在梅斯的失败结束了他伟大的战略；可是，公国南部地区仍然有遭受吉兹公爵家族② 攻击的危险。五次对垒的经验证明，双方是势均力敌的，于是在1559年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条约，确定了尼德兰的疆界，使疆界稳定达一百年之久。

第四节　西班牙国王唐·菲力浦
(1555—1598)

1555年，查理五世宣读了他的让位诏书，他

① 施马尔卡尔登是德国的城市，1531年在此成立基督教联盟，联合信奉新教的法国，反对信仰天主教的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译者

② 吉兹公爵家族是十六、十七世纪法国洛林地方的一个著名的公爵世族。——译者

完全依仗奥伦治的威廉，此人系卢森堡最大的地主，后来他的外号叫“沉默者”①，成为新国王菲力浦二世的死敌。

菲力浦二世在位初年，百姓安居乐业，全国开始接触到“文艺复兴”运动。当时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发掘工作，尤其是沿摩泽尔河两岸，人们发现了埋在住宅墙壁里作为建筑材料的罗马雕刻，出土文物十分丰富，意外地刺激了人们对古代的兴趣。

亲王兼总督皮埃尔—欧内斯特·德·曼斯菲尔德，作为君主兼文艺保护人统治着公国。他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卢森堡境内，建造了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两座最壮观的纪念建筑物，即市政府大厦(今大公国宫)和皇家喷泉(即他在克洛森郊区的游乐宫)。

在几家“绳带教徒”② 商店里发生了一次可怖的炸药爆炸，上城区有一半被炸毁；以后，按照城市建设新工艺的基本规程加以重建，街道都是笔

① “沉默者”威廉(1533—1584)：即拿骚的威廉一世，或称奥伦治亲王，他曾试图使荷兰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被刺身死。——译者

② “绳带教徒”：指法国大革命之前圣方济教派的教徒，腰部系绳带为标记，故名。——译者

直的，一条主要的街道以国王的名字命名。

全国对人文主义开放，而对宗教改革则紧闭大门，只有在蒙梅迪和艾弗尔有一些宗教革新思想渗透进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省议会最强硬地反对把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制度引进来，对于门楣上采用反异教的装潢也表现出极其保留的态度。

* * *

曼斯菲尔德总督的儿子查理和二十来个卢森堡人签署了贵族和解协定，而曼斯菲尔德却赞同比利时去反对红衣主教格朗韦尔①。但是，当根特发生破坏圣像者的骚乱时，曼斯菲尔德却被任命为驻布鲁塞尔的公使，以便把叛乱扼死在血泊之中。

在即将爆发的长期战争中，卢森堡由于它的战略地位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西班牙人从意大利米兰王国派来了援军，这

① 格朗韦尔（1517—1586）：西班牙红衣主教兼政治家，查理五世和菲力浦二世的大臣，尼德兰总督。——译者

支军队穿过上来因省的瑞士峡谷和结盟的洛林而进入尼德兰，他们首先到达的城市便是卢森堡。阿尔瓦公爵①的可怕的西班牙三路步兵②是从卢森堡经过的，阿尔瓦总督的继任人雷凯森斯③是从卢森堡进入的。还有奥地利的唐璜，此人系国王的兄弟，基督教世界的义侠，他化装成奴仆穿过法国后，由卢森堡入境。

唐璜在卢森堡发出了他攻讦叛乱的小册子《反比利时之歌》(1572年)，该书首次标明卢森堡有了印刷。从马尔希市，唐璜颁发了《永久敕令》，这是和平的倡议，也是天主教的宣言。还有法尔内斯④，为了推行使自己成为比利时保护人的政策，他唯独把卢森堡作为最后栖身之地。可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卢森堡拒绝加入布鲁塞尔和阿腊斯

① 阿尔瓦公爵(1508—1582)是西班牙人，查理五世和菲力浦二世的将军，曾任尼德兰总督，以残酷镇压尼德兰起义而扬名。——译者

② 西班牙三路步兵（tercio）是西班牙所创始的一种步兵组织单位，每单位三千人，分三路，每路四个连。——译者

③ 雷凯森斯(1528—1576)是西班牙将军，曾任尼德兰总督。——译者

④ 法尔内斯(1545—1592)是意大利帕尔马公爵，曾任尼德兰总督。——译者

的天主教联盟。

战争扩展到国际方面去了，无敌舰队①被摧毁了。曼斯菲尔德当了大总督以后，命他的儿子统率西班牙驻荷兰的军队（1593年）。另一方面，拿骚的菲力浦的两千名海盗经由圣维特城和迪基尔希城一直打到卢森堡，企图烧毁总督宫。1604年，这些海盗再度入侵，而同时法军在南方地区大肆蹂躏。

大总督连连更迭。最后一任大总督是奥地利的阿尔伯特大公②。他也是由卢森堡进入的（1598年），他的上任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他给卢森堡带来了自治，全体人民都企望着从他那儿得到和平。不过，直到1609年，通过十二年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平才得以实现。

第五节　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

约在637年，圣温③用拉丁文写过一本《圣埃卢瓦传》，还有诗人贝尔农④也有著述，他是赖

① “无敌舰队”是1588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派去攻打英国的巨型舰队，后被英军摧毁。——译者

希诺的修道院院长，死于1000年左右。除以上两人外，卢森堡的文学园地直到十四世纪才华葩初开。

当然，在以前，"瞎子"约翰利用吉约姆·德·马肖尔的著作来为自己扬名；而他的女儿博娜王后⑤则授命阿腊斯的让⑥写了一部以她的祖先梅吕齐娜仙女⑦为题材的小说，这个传说的祖先与卢森堡的吕齐尼昂世族的史实很相近。人们所知道的出生在卢森堡的第一个诗人是伊瓦的约翰。人们对他了解得很少，仅仅知道他的保护人卢森

---

② 阿尔伯特（1559—1621）是奥地利大公，曾任葡萄牙总督及尼德兰总督。——译者

③ 圣温（609—683），法国卢昂主教，著有《圣埃卢瓦传》。——译者

④ 贝尔农（？—1048）：法国宗教学者，赖希诺修道院院长，写过神学著作和诗歌。——译者

⑤ 博娜王后（1315—1349）：也称卢森堡的博娜，波希米亚国王"瞎子"约翰的女儿，嫁给法国国王"善良者"让二世。——译者

⑥ 阿腊斯的让：十五世纪法国散文家，著有《梅吕齐娜的故事》。——译者

⑦ 梅吕齐娜仙女：是一个传奇故事中的人物，每星期六她的下半身都要显出蛇形。该传说在法国和德国很流行，成为许多歌剧和文艺作品的题材。——译者

堡一布拉邦特的温塞斯拉斯在1380年发给他两个法郎的赏钱。

他的同乡让·热吕①是西吉兹蒙特在康斯坦次主教会议②上所宣读的辩护书的作者，他是带让娜·达克③去觐见王储的一位神学家，确有名望。

只有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伟大的思潮才通向卢森堡公国。因为查理五世就是卢森堡公爵，故在很多场合都流露出他对公国的感情。诚然，卢森堡没有给后世留下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光荣回忆；不过，从1500年起，却闪烁着一群真正的人文主义者的明星。这块贫穷而偏僻的国土催促

① 让·热吕(1369—1432)系法国教长，于1414年由康斯坦次主教会议任命他为大主教，著有《皇帝反对伯努瓦十三世的辩护书》等。根据法国《二十世纪拉鲁斯》大字典，让·热吕应是雅克·热吕之误写。——译者

② 康斯坦次是德国城市，1414年至1418年在此成立主教会议。在此之前西方基督教世界由三个教皇统治，1414年康斯坦次主教会议决定，将捷克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处死，立马丁五世为新教皇，从而结束了西方宗教的大分裂。——译者

③ 让娜·达克(1412—1431)又译贞德，是法国农民出身的抗击英军的著名女英雄，她的事迹在法国家喻户晓；在法国文学作品中，她的名字是法国英雄主义的化身。——译者

着文艺复兴思想的萌发，朝气蓬勃，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当然，拉丁文学者约·贝卡尔·博尔苏吕在1513年给埃拉斯姆斯① 的信中，他并未错怪卢森堡这个城市："这儿文学家寥寥无几……我真想变革一下学院，否则就侨居到法国去。"尼古拉·马梅拉努斯以一种诗情画意的爱国主义来谈论这座最古老的都城，说它是一个由吕居吕斯② 所缔造、被托勒密③ 称之为最罗曼语化的（Romandissima）城市，这是因为他当时远离卢森堡，过着一种在西方的大道上来回征战的生涯之故。在帝国的军队烧了他的住家以后，他就离别了他的故乡马梅尔。读了他的著作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光荣的战士，在阿尔及尔被围困的时候，好几个整连多亏了他而免遭厄运。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成了查理五世的战地记者，查理五世把他提拔为宫廷伯

① 埃拉斯姆斯（1467—1536）是荷兰学者、哲学家和作家。——译者

② 吕居吕斯（约公元前109—57年间在世）是罗马将军。——译者

③ 托勒密（公元二世纪在世）是古希腊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译者

爵。他的头脑有点儿飘飘然了，自诩为"味吉尔[①]的奶奶"，不获桂冠诗人的荣誉誓不出门。不过，他的一生比他的兄弟亨利·瓦盖纳——也叫马梅拉努斯——更加光辉。亨利·瓦盖纳在科隆当一个印刷所长，因致力于出版自己的著作而遭到了破产。

在查理五世皇帝的随从文官当中，还有康拉德·韦贝尔，别号维塞留斯或卢森堡的维塞留斯。他任历史编纂秘书之职，后来调到罗马宫廷，在同上职务任内去世。

在大学教授当中，尼古拉·罗伊特·德佩尔丹日是先辈之一，他是"蛮勇者"查理和马克西米利安时期的书信体作家，1487年左右担任鲁文大学校长。紧接着就出现了真正的阿尔隆的布斯莱顿时代，代表人物就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宫廷顾问热罗姆·布斯莱求斯。他是当时一个名叫"文苑"的共济会[②]的杰出代表，托马斯·莫尔[③]在

① 味吉尔（公元前70—19）是杰出的罗马诗人。——译者

② "共济会"是世界性的秘密团体，最早是古埃及、希腊等国的建筑行业的团体，八世纪流入欧洲，而演变成带有政治色彩的秘密团体。——译者

《乌托邦》一书的开头转载了布斯莱求斯一篇书信体作品，埃拉斯姆斯还为布斯莱求斯撰写了墓志铭。根据他遗嘱中表示的愿望，他成了鲁文语言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弗朗斯瓦一世正是仿效这个学校而创建了皇家学院（或名法兰西学院），他把另一个阿尔隆人召去该校任教，此人就是亨利西·勒马松，别号巴泰莱米·拉托缪斯。他的同学马赛厄斯·黑尔特，是外交官兼文艺保护人皮埃尔·雅各比的侄子。黑尔特是查理五世的掌玺副大臣，在处理帝国事务方面起着政治作用。他是天主教联盟的辩护士，态度很强硬，遐迩皆知，连红衣主教格朗韦尔和他比起来，都被认为是好说话的了。约翰·德·纳弗是强有力人物红衣主教的卢森堡籍幕僚，他接任了掌玺副大臣职务，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颇使同时代人惊异。

有几个二三流的拉丁文诗人，如博克、韦尔缪朗、马特努斯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的身分不是神甫就是法学家。除他们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戈里

⑧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亨利八世时期的大臣，人文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译者

修斯(科里希人)，他住在罗马，对人文主义者殷勤款待。他的最著名的宾客是乌尔利希·冯·胡登①，此人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一名传令使。

卢森堡的大部分学者都是天主教徒，虽然他们很少象多米尼克教派②的贝尔纳德·德·施特拉森那样富于战斗性；施特拉森是科隆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绰号叫做"异教徒的祸患"(卒于1535年)。不过，有两个值得纪念的名人，约翰·施图尔缪斯③和约翰·施莱达纽斯④(艾弗尔区施莱顿人)，经卢森堡人卡里纽斯在巴黎劝他们改信路德教⑤之后，他们就站在敌对的新教一边战斗。

施图尔姆(即施图尔缪斯——译者)是斯特拉

① 乌尔利希·冯·胡登(1488—1523)是德国人文主义诗人，宗教改革的拥护者，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译者

② 多米尼克教派是西班牙教士圣多米尼克(1170—1221)所创的一种教派，反对阿尔比异教徒。——译者

③ 约翰·施图尔缪斯(1506—1589)是德国宗教改革者。——译者

④ 约翰·施莱达纽斯(1506—1556)是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⑤ 路德教是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创立的一个新教派，即基督教中的一派。——译者

斯堡大学校长，他给受宗教迫害的人以庇护，成了弗朗斯瓦一世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之间的媒介。施莱丹（即施莱达纽斯——译者）充任该联盟的编年史家，从他那发行过八十四版的纪事中，可以看出他是那个世纪掌握史料最丰富的历史学家。在同一个营垒中，还有约翰·贡蒂埃（即温特），他先是一个希腊语学者，后是医生。他是韦萨尔[1]的老师之一，希腊医学的鼓吹者。他在斯特拉斯堡教希腊文和医学，直至1574年去世为止。

* * *

随后半个世纪，在奥地利公爵统治时期，反宗教改革的潮流变得十分强大，知识界的生活好象被耶稣会完全吞噬了。

因此，埃弗拉尔·梅居里安·德·马库尔升为修道会的会长。亨利·德·桑雷成了在军中服务的耶稣教神甫的领导人，他以医生的身分得以

① 韦萨尔（1514—1564）是十六世纪比利时著名的解剖学家。——译者

在玛丽·斯图亚特[①]跟前当她的忏悔师。那些不重要的神甫，如神学家亨利·菲力浦或语法学家安都昂·德尼等，可以不去提及，这里有必要谈一下青约姆·热尔姆，这个姓氏是根据他原籍拉莫梅尼尔村子称呼的。他是三十年战争[②]时期斐迪南二世的忏悔师，每上谏书，当他毫不折服时，诤言就被采纳；当他随和时，谏诤就被冷落一旁，他真不走运。正是在他的荐举之下，他的同乡和同僚菲力浦·德·雅穆瓦涅才成为他的继承人，当了斐迪南三世的忏悔师。

维尔特海姆贵族门第出了三个知名的兄弟：法学家厄斯塔什，以及第一流的考古学家、耶稣会士亚历山大和约翰—威廉。在圣维特城的表兄弟当中，胡贝特写过一部耶稣会的编年史。

非教徒的名人主要在政界当中。约翰·米利乌斯是鲁文的卢森堡学院的创办人，曾经做过菲

① 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是苏格兰女王。——译者

② 三十年战争是1618年至1648年在整个欧洲进行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而引起的。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译者

力浦二世的机要秘书。吉勒斯·德·范做过外交官。

第六节　奥地利大公或比利时的自治 (1598—1621)

菲力浦二世临死前，把尼德兰转让给他的女儿伊莎贝尔及其女婿奥地利的阿尔伯特，但保留收回继承权的条件。

在忠君宣誓时，卢森堡的代表们妄自倨傲地沿袭先前的特权——举起一个手指头第一批宣誓。奥地利大公挖苦地训斥叽叽咕咕的嫉妒者："卢森堡人忠于他们的信仰，忠于他们的国王，一个简单的眼色就足以表明卢森堡人的忠诚嘛！"但是，这种大事张扬的忠诚，只不过是一种顽固性质的忠诚，因为在1600年，公国的三等级断然拒绝参加联省三级会议。为了惩罚他们，国王任命了可恶的贝尔莱蒙伯爵作为曼斯菲尔德的继任人(1604年)。

另一方面，公国却欣然接受了1611年的《永久敕令》，这是比利时普通法的第一个文献。以前曼斯菲尔德把耶稣会士从卢森堡排挤出去，而反

宗教改革运动却容许在卢森堡建立耶稣会。耶稣会士们创建的学院很快成了信仰天主教的尼德兰国家最著名的精神园地之一。但这并不能挽回全部精神、文化力量的可怕的衰竭，从巫术案件重新激增这一事实中即可看出。在全国三万宗案件中——有三分之二判处火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这个时代发生的，而这个时代有时竟被描写成"小文艺复兴"时代。省议会能采取反对这种野蛮手段的立场，这是省议会的光荣；若干孤立而勇敢的神甫也能这样做，这更是他们的光荣。可是，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虐行径一直延续到1680年。

然而，在这一片黑暗中尚有一些微光。

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在考古学和法学方面有一些可喜的复苏。

由于旧式的活动熔铁炉——叫做波希米亚熔铁炉——被真正现代化的固定高炉所代替，冶金工业引起了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嗣后，工厂都建造在森林深处的河边，并且尽可能靠近矿区，十七世纪冶炼厂达到近百个，生铁总产量超过二百吨。

由于"沉默者"威廉在维安登建设了高炉，因

而他可以名列现代冶铁的第一批大师之林。出口税成为省预算的主要来源,而在1680年后,由于瑞典生铁的竞争,出口税收下降到以前总数的四分之一,省预算的平衡因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颁布了明确的法规,保护森林,禁止私自采伐。同时还颁布了反对手艺人和小工过高薪给的警察条例,又把劳动时间定为十四小时,最高薪给定为七个苏①。还采取了各种严厉的办法,防止移居到工作条件较好的列日区或法耳次州。

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状况有些改善。蚕豆仍然是主食,但家庭的富裕程度已经可以从悬挂在厨房里的笨重铁钩上的铁锅数量看出来了。

由于烟囱生铁板的普遍使用,同一个火灶可以供两个房间取暖,居住条件因而得到改善。这项发明起自十六世纪初期,大概是在卢森堡艾弗尔区的马尔贝克工厂最早实现的。

当地的铸工能够给最粗陋的材料以一种艺术加工,他们作为"大胆者"菲力浦②的大炮供应者

---

① 苏是法国古货币名称,二十个苏合一法郎。——译者

② "大胆者"菲力浦(1342—1404)是"善良者"让二世的儿子,即勃艮第公爵。——译者

所博得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领主司法受到省议会的有效控制，这就削弱了封建法权。省议会擅自取得有关赎身和解除奴役的上诉权，为此贵族法庭向布鲁塞尔提出抗议和申诉：出那么一点钱就可以成为摆脱奴役的自由人，那么再穷的人也都要赎身而摆脱从属地位了。奥国大公们通知说，他们认为领主们对赎身此类事情，须和缓地处理。

阿尔伯特死而绝嗣(1621年)，因此尼德兰重新归属西班牙国王菲力浦四世[①]。菲力浦四世长期统治着尼德兰，这是尼德兰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

过去卢森堡人曾以忠诚受到大公赞扬，在这段时期内，比利时自己也终于获得了大公同样的赞扬而当之无愧。那不勒斯、卡塔洛尼亚和葡萄牙为反对专制与浮夸的政体而进行的反叛被瓦隆兵团镇压下去了。比利时那时弄得贫乏了，又是荷兰的藩属，但仍然忠于遥远的国君，其原因不仅由于在宗教方面的一致，也不仅仅由于享有特权，而是由于离开了西班牙就意味着信奉天主教的尼

① 菲力浦四世(1605—1665)是西班牙国王。——译者

德兰将会遭受到南北邻国的瓜分。

第七节 菲力浦四世或大动荡 (1621—1665)

1618年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接着在1621年重新发生了对荷兰的敌对行动。

起初，卢森堡对于自己过剩的年轻士官和农民投身到梯利① 的瓦隆兵团和帕彭海姆② 部队而引起的严重恶果，并没有感觉到。在卢森堡出生的将领中，锋芒毕露的算是总督的私生子、聪明的荒唐汉欧内斯特·德·曼斯菲尔德。此人激于不共戴天之仇，从波罗的海到波斯尼亚，轮番效劳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的敌人。他是在萨拉也夫(在南斯拉夫境内——译者)附近，身披铠甲靠在两个军官身上死去的。

在天主教方面，将军们为数多得多了，这里应

---

① 梯利(1559—1632)：德国将领，三十年战争时任天主教同盟军总司令。——译者

② 帕彭海姆(1594—1632)：德国将军，1623年日耳曼皇帝命其指挥坚甲兵团，号称帕彭海姆兵团。——译者

当特别提出贝克和阿尔德林格的名字。前者率领潘杜尔兵（pandour 指以残暴著名的从前的匈牙利步兵——译者）横行欧洲，后者是布拉邦特人梯利的继承者兼炮兵司令。这两个人的父亲都是信使，这两个人都于 1588 年同一星期内出生于格隆德近郊，在经过一番惊险的生涯之后，他们又都成为瓦伦斯坦叛国阴谋集团① 的主要对抗者。

1635 年，时局急转直下，来势汹汹。法国军中传令官在布鲁塞尔大广场向公众宣读的那篇古风古体的宣战书，是由于在卢森堡发生的一个事件而来的。事件如下：为了躲避瑞典人，特里尔的亲王兼主教向法国人开放要塞。卢森堡总督出其不意地捉住这个背信弃义的选侯，把他作为阶下囚带到卢森堡，然后交给维也纳宫廷。

当法国军队侵犯阿多瓦时，卢森堡的骑士们联合了王子红衣主教。就在这个时候，军纪败坏的皮科洛米尼② 部队穿过公国，踏进法国疆土。皮

① 瓦伦斯坦（1583—1634）是三十年战争时日耳曼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名将，由于阴谋在帝国版图内成立一个独立王邦，事泄被杀身死。——译者

② 皮科洛米尼（1599—1656）：日耳曼帝国将领，曾在瓦伦斯坦军中任职，并向皇帝揭发瓦伦斯坦的阴谋。——译者

科洛米尼部队在贡比涅受到狙击后，由原路折回。贝克是被召任公国总督职位的头一个本地人，他阻止了圣波尔部队的前进，促成了皮科洛米尼在赫坦日所取得的胜利。

为了保护边境，抵御入侵瓦隆营房的四千个法国掠夺者，伊索拉尼带领的克罗地亚人和科洛雷多带领的波拉克[①]以密集队形驰援受威胁地区。皮科洛米尼因一再受到省议会的指摘而感到厌烦，便诡称农民吝啬，为部属的漫无纪律辩护。因此，农民们绝望地逃进树林里，借以逃避残忍不堪的新"保护者"。饥饿逼得人们掘开坟墓，觅尸充饥。"天启录"里第三个骑士[②]——鼠疫突然蔓延，引起大量死亡，使四百个村镇的名字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各个等级的痛苦无法形容：抢劫横行，民众的人身与财产毫无保障，比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寡廉鲜耻的最残忍的敌人所能做到的还要坏，一

① 波拉克（polaque）指十七世纪替法国服役的波兰骑兵。——译者

② "天启录"是《新约全书》最后一章，其中四骑士指四个天使（作为神的报复吏），分别象征胜利、战争、死亡、裁判。所谓第三个骑士即指死亡。——译者

星半点的正义也没有。

公国至少损失四分之三的人口。这个创伤是如此严重，以致在两个世纪以后，对这场噩梦的沉痛回忆，才在人们的头脑里消失。

* * *

在战场上，西班牙毫无喘息地连吃败仗。当明斯特和约[①]（1648 年）公布的时候，蒂雷纳[②]的骑兵正驻扎在阿耳泽特河谷。这支骑兵队仍然守在那里，因为西班牙在单独地继续斗争。一开始，卢森堡就失去防卫者：在郎斯战役中（1649年）贝克受伤被俘，由于不愿战败偷生，他撕去自己伤处的绷带。

1657 年，年轻的让·达拉蒙保卫蒙梅迪，只带领了七百个人抗击一万六千个法国人。路易十四对他招降，却得到了下列傲慢的答复："在伟大的君主眼前战斗要比俯首听命光荣得多。"这位英

① 明斯特和约：指 1648 年 1 月 30 日在德国城市明斯特签订的联合省与西班牙国王之间的条约。——译者

② 蒂雷纳（1611—1675）是法国元帅。——译者

雄殉难以后，城市投降了，可是路易十四并不进入城内，他说：因为，我今天愿意牺牲两千部属以赎回其生命的那个人，如今不在城里了。

"投石党之乱"[①]的最终失败（1653年）葬送了西班牙的最后希望，可是到1659年西班牙才投降听命。比利牛斯条约的签订使卢森堡全国遭到第一次瓜分：把卢森堡法语区割让给法国，包括提翁维尔、伊瓦、蒙梅迪及其附属地。

二十年以后，法国国王交给法学家一项任务：把属地一词引用到全部公国。

第八节　太阳王(1684—1697)

西班牙人尽管叫他们伟大的工程师卢维尼修筑碉堡，挖建防御工事，拆毁、迁移整块整块的居民区，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一方面法国正把公国一块一块地宰割，另方面象希梅亲王那样的阔总督

---

① "投石党之乱"：指路易十四幼年时期法国的内战(1648—1653)。"投石"一词系取之于当时在巴黎盛行的一种儿童投石游戏。"投石党之乱"的起因是由于当时法国大贵族对首相马扎兰专制不满。——译者

也提出要以君主身分购买公国，不管怎么样，公国是守不住的了。“病夫”查理二世① （1665 年至 1684 年在位）沉疴在身，除了祈求天助之外别无防治灾难之法。首都（1666 年）与公国（1678 年）选举圣母作为保护者，并给她取了一个很富有特征的名字，叫受苦人的安慰者。

在遗产继承战争② 期间，路易十四夺取了罗德马克（1667年）。皮埃尔·皮亚尔的阴谋幸亏被识破，不然的话，首都就断送给路易十四了。梅斯的联合议会③ 的与会者振臂宣告合并决定：在维尔通，联合议会经过证验，查明了维尔通的祈祷书

① “病夫”查理二世（1660—1700）：是菲力浦四世的儿子，1665 年起任西班牙国王。——译者

② 遗产继承战争（1667—1668）：西班牙国王菲力浦四世死后，路易十四以其妻玛丽—泰雷兹名义索取菲力浦四世部分遗产，因为玛丽—泰雷兹是菲力浦四世元配之女。这次争夺帝王遗产的战争称遗产继承战争。——译者

③ 联合议会：指 1679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尼迈格条约签订以后在一些城市建立的议会，其中有梅斯联合议会。联合议会的任务在于根据旧产权解释上述条约，把一些城市与地方联合在法国王权之下。由这些联合议会作出决定，把日耳曼皇帝与其他君主认为属于自己的不少城市或地方并给法国，因而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译者

与凡尔登的祈祷书是完全符合的。摩泽尔河流连同卢森堡大门口的一些村落都作为罗德马克的附属地被法国收复过去。1680年，公国领土一直到杜尔贝都在"法学家的笔尖下"（指路易十四的御用法学家们寻找合并领土的法律根据而言——译者）被征服了，而且连克勒伏镇的德·拉努瓦家族都向法国称臣纳贡。

法国向西班牙庄严地许诺，只要西班牙割让卢森堡，就放弃对西班牙的其他任何要求，但是法国的这一要求遭到了马德里的拒绝。天主教国王发誓保卫卢森堡首都就像保卫马德里一样。

1682年法国军队包围要塞八个月之后撤退了，以便调遣军队支援奥地利皇帝，去抗击围攻维也纳的土耳其人，但是未能实现。1683年11月克雷基元帅① 再度出现，他肆意轰炸，烧毁房屋，使上城区贮水槽断水。但法军终于奉命撤退，免得荷兰人感到不安。

1684年在炮兵巨匠沃邦② 指挥的大围城战

① 克雷基(1624—1687)：法国元帅。——译者

② 沃邦(1633—1707)：法国工兵工程师兼元帅。——译者

役中，克雷基带领两万五千法国人，而总督希梅亲王只以四千人抵御，其中有四百个市民。投降的那天，进攻部队剩下一万七千人，守城部队仅余下一千七百人。

* * *

根据沃邦的计划，卢森堡担负着征服来因河的堡垒作用。法国人十三年内的建设比西班牙人两个世纪的建设还要多。在1680年左右才勉强动工的小型建设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营房建设，以便市民们免受征用房屋之苦，而征用民房是在当时生活条件下非特权阶层的人们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资金大量涌进，说明唯有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才能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天主教侨民在这里兴办实业，还可享受各种财政特权，这就更加速了这种经济飞跃。

像卡蒂纳① 这样有地位的人担任总督，态度

① 卡蒂纳（1637—1712）：法国元帅，路易十四时期名将。——译者

谦虚，和卡斯蒂利亚人①的傲慢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这有利于法国。总监马耶富有魄力，在几年之内革除了财政、司法、公安等方面的弊病。农民们不再担心茨冈人②和流浪者窜扰他们的村庄。及至1689年，卡蒂纳做到了禁止农民携带火力武器下田。

人们终于证实，宗教丝毫没有受到那可怕的“法兰西教义”的威胁，卢森堡人学会了欣赏红酒、白面包和过富裕的生活，于是他们完全领会到那句德国谚语的意义：象上帝那样在法国生活。

只有贵族面有愠色，他们对专制集权制度感到害怕，又由于他们的宫堡受到破坏而疑惧万端。1687年，法国国王带领大臣们和历史编纂家兼诗人拉辛③来卢森堡正式访问，结果使当地贵族也同大家一样地兴高采烈起来了。贵族之长梅特涅男爵用一句夸张话来表达这种新的感情。

---

① 卡斯蒂利亚是古代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王国，此处卡斯蒂利亚人即指西班牙国王派任尼德兰的总督。——译者

② 茨冈人即吉普赛人。——译者

③ 拉辛（1639—1699）是法国著名古典派悲剧作家。——译者

第九节 西班牙的继承（1697—1715）

通过雷斯威克条约①（1697年），路易十四把公国交还给西班牙查理二世，为的是启发后者立下对法国有利的遗嘱。沃邦感到愤慨，对放弃他认为除斯特拉斯堡之外的欧洲最坚固的堡垒，表示抗议：可以肯定说，任何强国都不可能从我们手中夺去这个堡垒。丢掉它，我们也就永远丢掉了以来因河为界的机会。

荷兰人进驻降格为屏障区的卢森堡，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尔大总督②麾下的巴伐利亚人和西班牙人合驻在兵营里。

两年以后，奥泰尔伯爵——他象贝克一样，是公国少有的本地人担任总督者——向路易十四的军队开放大门。这次，路易十四是以他的孙子西班牙菲力浦五世的名义占领公国的。

① 雷斯威克条约：雷斯威克是荷兰的一个村庄，1697 年在此签订条约，结束了路易十四与奥地利、西班牙、瑞典等国之间为期九年的战争（1688—1697）。——译者

② 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尔（1662—1726）是巴伐利亚选侯，1692 年任西班牙驻尼德兰总督。——译者

“病夫”查理的第二次统治仅仅延续两年，但这两年的统治足够使行政管理恢复到往日的混乱状态。

查理的最后一次遗嘱把完整的西班牙帝国交给太阳王的孙子。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尔立即承认安茹的菲力浦[①]为君主，希望自己能够以国王头衔代表尼德兰。

这时候，开始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年至1714年）。马尔波罗[②]的迭次胜利很快地把这个巴伐利亚人（指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尔——译者）的领土缩小到只有那慕尔省与卢森堡省。从一个省城到另一个省城的路程需时六天，并且要经过法国，即使君主的正式访问亦复如此。在卢森堡，人民欣喜若狂地尊奉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尔为国父，因为他废除了人民厌恶的印花税作为他这次愉快就任的礼物。可是他向实业界

① 安茹的菲力浦(1683—1746)：即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五世(1700年至1746年在位)，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原是安茹公爵，故称安茹的菲力浦。——译者

② 马尔波罗(1650—1722)：英国将军，后投奔奥伦治的威廉，于1701年成为尼德兰军司令。——译者

出卖贵族头衔与世袭职位而得到补偿。

在长期的作战中，卢森堡显出是个足以防止敌人侵袭的坚强堡垒。此外，卢森堡以向普鲁士国王交付大量赎金作为代价，受到一个中立条约的保护。

当马尔波罗穿过艾弗尔高原，企图从背后袭击法国人的时候，发生了直接牵涉到公国的唯一大规模作战行动。由于不能把维拉尔①从靠近谢尔克的那个设防阵地上赶走，又因背后有堡垒，不能机动作战，马尔波罗不得不从原路折回。摩泽尔河流域因此两次受害，损失极大。

1709年（马尔普拉凯年②）的冬季是十八世纪最寒冷的季节，引起公国人口向美洲外流的第一个浪潮。这次人口外流震动了当局，遂下令禁止越境，违犯者财产充公。

老国王（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译者）终于

---

① 维拉尔（1653—1734）：法国元帅，曾代表法国跟奥地利签订拉斯塔特和约。——译者

② 马尔普拉凯是法国北方省的一个村庄。1709年，马尔波罗在此战败法国元帅维拉尔，因此1709年称为马尔普拉凯年。——译者

诅咒战争，在拉斯塔特条约（1714年）里把西班牙遗产最宝贵的部分——比利时与卢森堡——让给奥地利王室。马克西米利安一埃曼努尔在他本国的三级会议中复任以后，奥地利王室正式占有比利时与卢森堡。

第十节　奥地利王室(1715—1795)

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放弃巴伐利亚，去接收新增的属地（指路易十四让给奥地利王室的比利时和卢森堡——译者）并不怎么起劲。因为这些地区的并入使帝国更为涣散，而帝国只是靠了军队才能维持整体。这个习惯于打败仗的军队从此将要为英国人的利益（英国人不顾一切要在比利时建立一个大的强国）和作为荷兰的附庸（荷兰占据屏障区的要塞），负责保卫一个保不住的省份。因此，维也纳的对外政策为什么只想多方探讨，以求用全部或一部分天主教尼德兰去换取和本土更接近的地区，便得到了解释。光是有关卢森堡的价格（或把它作为萨尔斯堡的交换品，或用以换取意大利一些公国）就进行过好儿次磋商。玛丽—

泰莉莎①甚至要把卢森堡献给法国，目的是要法国同意她用比利时换取巴伐利亚。约瑟夫二世准备把整个比利时让给路易十六，对等条件是订立反土耳其联盟(1777年)。可是韦尔热纳②则认为尼德兰留在奥地利王室手中非但不令人担心或招人觊觎，反而可以保证王室今后行为更加稳妥。

如果说奥地利在1792年保卫了尼德兰，这完全多亏了一种官吏制度的责任感。在签订康波—福米奥条约③(1797年)时，奥地利同意割让一些属地，而换回威尼斯区，这使它心满意足。

同样的责任感还表现在行政管理上的谨小慎微，以追求文明国家的理想。

这种观念的表现形式，因皇帝们的性格不同而有差别。查理六世(1714年至1750年在位)既

① 玛丽—泰莉莎(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1740—1780)，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女皇(1745—1780)，约瑟夫二世的母亲。——译者

② 韦尔热纳(1717—1787)：任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外交大臣。——译者

③ 康波—福米奥在意大利威尼斯区，1797年奥地利与法国在此订立和约，把比利时与雅尼那群岛割让给法国。——译者

迂腐又老实，他死后在卢森堡留下的名声只是土豆——“克隆皮尔”① ——的普及者。事实上，是农民们为了避免缴纳什一税，宁愿多种土豆，因而促进了土豆种植的发展。

玛丽—泰莉莎(1740年至1780年在位)的慈母形象对公国来说代表一个传奇性的黄金时代，那时乡下人彷佛是用银犁耕种田地。

由于帝国对北方新崛起的列强难以防范，法国因此废除它所缔结的联盟。西线的平静使卢森堡要塞区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性。可是卢森堡和安特卫普一样，是奥地利可以为所欲为的仅有的堡垒，所以沃邦计划在执行上没有受到多大阻碍。不过维也纳总是喜欢派那些在土耳其战争中挨打的将领(如奈佩尔格和瓦利斯)或是派那些人们毫不需要的将领(如叶卡特林娜二世② 的兄弟“驼背亲王”安哈尔特—策布斯特)驻在这个满布僧侣和士兵的城市里。

---

① 克隆皮尔(Crompire)即土豆，原是阿尔萨斯方言，由德语“土”(Grund)和“梨”(Birne)二字的变音而来。——译者

② 叶卡特林娜二世(1729—1796)是俄罗斯女皇，安哈尔特—策布斯特公爵之女，彼得三世的妻子。——译者

女皇(指玛丽—泰莉莎——译者)的内政改革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只有废除体刑在比利时遭到法学家的反对。

约瑟夫二世(1780年至1790年在位)是开明专制的化身，他自命为上层革命的公仆。这个革命的目标有三：

消灭迷信与宗教狂热，但要维护国教作为宗教信仰的宪兵队；

铲除封建制度的残余，但在军队与行政部门中维护贵族的特权；

要二十个民族以尊重公共事务作为共同纽带，但不允许他们参加对国家的管理。

由于公众舆论厌恶“死手权”，所以如果约瑟夫没有坚持用积极博爱会来讽刺性地代替沉思社的话，那末在反对沉思社方面，他的措施就不会引起比对他母亲所采取的措施还要大的敌对情绪。为了补救逐渐衰靡的世风，若干帝国神学院建立起来了。这位空论家皇帝——他极端吝啬，以致得到教区办事员的绰号——宁愿令人不快地宣布主张，而不愿搞一些根据经验的整顿。在任何场合，他总是喜欢凌厉苛刻而不愿以理服人。在

谈到领主司法的时候，除了用愚蠢无能与狡黠贪婪来形容外，他找不到别的字眼。

这位皇帝对卢森堡三级会议所作的评语并不比上面那句话更客气一些：不要希望在三级会议里找到精明的行政人员。几个戴主教帽的无知僧侣，他们把一切归根于他们称之为神殿里的东西；几个可怜的缙绅们，常常是无教育，无知识，很容易把议论引向贵族的古老特权上去；最后，还有十三个检察官、市政官或是市民，他们代表国内小城市，而且每年更换，原因是要在这些市政团体所有成员之间分享微薄的薪俸。以上就是组成三级会议的货色。

这位皇帝生性狐疑，他什么都要干，什么都要看。

他是在1559年以后第一个访问尼德兰的君主。他从卢森堡进入尼德兰，由于在卢森堡禁止一切欢迎的排场，因而冷却了当时的热烈气氛。在驻跸的官邸里，皇帝接见了从地位最低微到最高贵的各色人等，其中有加桑诺瓦伯爵。

他巡视地下防御工事，其长度已超过二十公里。皇帝看到工事挖在岩石里面感到惊讶，说：

"看到账目，我还以为工事是用金子筑成的呢！"

在尼德兰的游幸增强了皇帝的优越感。由于他亲眼看到一切，因而认为凡是反对他的措施的人只能是无知或自私，而这种无知和自私对他的"爱国心"来说都是十分丑恶的。他在回答比利时的法定团体时说："你们的上疏是你们头脑发昏的产物！"

最后的两个哈布斯堡皇帝只不过是走过场的配角：利奥波德二世（1790 年至 1792 年在位）废除他哥哥的所有改革；弗朗斯瓦二世在 1797 年签署放弃尼德兰的诏书。

第十一节　比利时与卢森堡

中央集权制加强了公国（从此在官方文件中被称为省）与尼德兰其余部分的联系。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加深了卢森堡人的保守意识和比利时人的发展观念之间的鸿沟。

北方无所事事的城市居民因海道封闭而注定要贫困，他们的怨恨情绪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居民体会不到的。由于兴建要塞工程，鲜血和资金汇

流在一起。修道院改成娱乐宫。农业的加工工业、鞣皮业、高炉炼铁业、纺织业等较前发达，进展幅度固然不大，却是经过长期战争之后一般人认为是意外的事。

在波兰继承战争与奥地利继承战争期间，卢森堡要塞单靠它本身的存在就足以排除法国人的入侵。至于对普鲁士的迭次战争，都是在远方发生的。卢森堡人为了皇后而自愿参军，卢森堡贵族则在奥地利军队中获得显赫职位，在奥军花名册上除统帅道恩①以外，还列有十五个左右卢森堡将军。同样，很多没有钱的神学院学生（他们几乎都没有钱），由于擅长两种语言，就涌进维也纳的豪门贵户作家庭教师。

在这种有利的气氛中，布鲁塞尔的大总督府首先在这个忠诚的公国里试行某些改革，或采取某些打击等级特权的措施，其中最显著的是废除自由放牧权和建立土地册制度。造土地册的目的是对贵族所侵占的平民财产课税，结果，卢森堡面积在纸面上少了三分之一，真是预料不到的。

此外，由于卢森堡是封建奴役痕迹残存的唯

① 道恩（1705—1766）：奥地利元帅。——译者

一省份，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对本省看来是恰当的。

比利时人对侵犯行省特权有强烈的感受，可是卢森堡人对此感受甚微：由于受到第二首都的待遇，卢森堡城获得设在尼德兰的两个上诉法院中的一个，两个共济会支社中的一个，两个神学院中的一个。卢森堡的宗教法令常常只打击外国教长。宗教容忍法令只使一个新教家庭得到好处，因为人们继续心安理得地向犹太人征税。

因此卢森堡的前耶稣会士、布拉邦特省革命的论战者弗朗斯瓦十世·德·费勒的激烈言词在公国找不到听众。这个人曾长期在公国里参加著名期刊《亲王内阁的锁钥》的编辑工作。卢森堡的教士们宁愿听另一个同胞的话，此人是约翰·德·洪特海姆①，外号费布罗纽斯，是特里尔大主教区的主教，也是费布罗纽斯主义的创始人。费布罗纽斯主义是约瑟夫主义②的神学表现形式。

---

① 约翰·德·洪特海姆（1701—1790）：德国历史学家，绰号叫尤斯蒂努斯·费布罗纽斯。他的学说称费布罗纽斯主义，阐述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倾向于民族宗教，在德国影响很大。——译者

② 约瑟夫主义为日耳曼皇帝约瑟夫二世所创，主张把宗教隶属于国家。——译者

公国也拒不参加联合省一比利时①的革命。当卢森堡国会军的副帅巴耶—拉图尔在堡垒里重新组织其在巷战中屈辱地溃散了的队伍时，他得到一致的支持。国会甚至以废除宗教法令作为代价，组成一支四千人的队伍交给他指挥。

最后，本德尔元帅②从卢森堡出发，第一阵炮就把国会军击败了。

第十二节 森林省(1795)

当比利时根据"愉快的开端"宪章起来造反的时候,大革命(指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译者)即将席卷欧洲。

首先，比利时还必须击退由于应法国宣战而入侵的十三万奥地利人与普鲁士人。出境以前,普鲁士人在卢森堡南部农民土地上进行抢劫，为的是惩罚这些农民的"新法兰克"感情或是他们对共

① 联合省一比利时:指1790年1月比利时三级会议为脱离奥地利而独立,宣布建立的联邦,经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派兵镇压而平息。——译者

② 本德尔(1713—1798):奥地利将军,后升元帅,1790年守卫卢森堡,镇压反叛的比利时人。——译者

和制的好感。

瓦尔米战役以后撤退的普鲁士军队只不过是一群士气颓丧的幽灵而已。在死伤两万人当中，战斗中损失的不到一千人。同盟国之间的分歧在要塞里公开暴露出来：那里的帝国军官不给普鲁士人宿营地。歌德在这次小小的不幸遭遇中对这个城市留有深刻印象，二十五年后凭着他自己的描绘把它说成为“世上最荒唐的场所”。

同盟国之间依然在卢森堡大门口互相勾结，终于导致瓜分波兰，可是奥地利想用比利时换取巴伐利亚的最后一次企图还是失败了。

*　*　*

“德国皇家军”在热马普打了败仗，而在尼温登却打了胜仗；在弗勒律斯战役（1794 年）以后，不愿意动用他们的后备军，终于离开比利时。

南方地区性的战斗于 1793 年火烧富丽而设防的奥瓦尔修道院时爆发了，奥瓦尔修道院是路易十六逃亡时准备到达的第一站。次年克莱尔丰丹一地受到同样遭遇；不久以后，厄什也遭此厄

运。在"迪德郎日大屠杀"中,有八十个农民被枪毙,原因是他们把法国某师的前卫部队误认为偷盗者。当勒费弗尔将军① 到达现场的时候,他发现那里只有几个死里逃生的人在等待营救。埃赫特纳赫的僧侣们惊惶出逃,放弃修道院,听任群氓抢劫。

当共和行政机关设置在圣于贝尔的时候,有三个法国师(其人数逐渐增加到三万九千人)围攻卢森堡这个堡垒。本德尔元帅以一万二千人(其中市民四百人)防守,结果在损失的人数中逃兵多于炸死的人。

由于普鲁士与法国单独媾和,卢森堡期待援助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被严密封锁达六个月后,于 1795 年 6 月 7 日签订了投降书。法国督政府国防部长卡尔诺② 把这次胜利当作攻克"北方的直布罗陀"来庆祝。为了惩罚居民向暴君(指日耳曼皇帝——译者)的军队提供过援助,督政府向居民征收数达一百五十万法郎的巨额捐税,并限三天

① 勒费弗尔(1755—1820):法国元帅,以弗勒律斯战役及围攻但泽市而闻名。——译者

② 督政府:指 1795—1799 年间的法国政府。督政府由五个督政组成,卡尔诺是五个督政之一。——译者

之内缴纳。在旧政体时期，全公国税收总额至多不超过一百万法郎，如今一个只有八千人口的城市就要缴纳这笔巨额捐税，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因此怨声载道，法国驻军当局终究不能置若罔闻。实际上，只缴纳了三分之一的税款，而且由于“居斯蒂纳·德·威尔茨伯爵老爷”的府邸里所埋藏的宝库可抵税款之用，这三分之一主要是由修道院负担的。

在宣布比利时并入法国（1795 年 10 月 1 日）以后三星期设置了森林省。

行政会议（由四个法国人和一个卢森堡人组成）成员以路易十四时代官员的那种毅力从事工作，立即进行下列共和改革：度量制，历法，信仰上帝，帽商法，还俗，放逐流亡者名单。

神职人员财产的国有化丝毫不能补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但是国有化彻底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一个新的地主阶级。

共和 3 年① 的选举在卢森堡正象在其他地方

① 共和年历是 1793 年法国国民公会颁布试行的一种历法，共和年历正月即公历 9 月。共和 3 年，指 1794年 9 月至 1795 年 9 月。——译者

一样——尽管口号是弃权——标志着猛烈的向右转。督政府突然予以回击，把本来只限于对修道院的宗教迫害扩大到一般教士，他们被迫宣誓仇恨王政。

第十三节　棍棒战争(1798—1799)

特里尔主教区准许教士作“仇恨宣誓”，甚至提供方便。而列日——其管辖范围延伸到北方地区——和全比利时主教区一样，则反对“仇恨宣誓”。

一种潜在的不安笼罩着阿登区。在比利时的一万六千个神甫或不宣誓的坏蛋当中，有八百五十二人属于森林省。五十来个人被流放了，其余则躲在谷仓和农庄里做“无声弥撒”，全区的教徒都参加了。

位于德语阿登区的埃斯莱克是个荒无人烟的野狼之乡，在那里，首府的小股部队不足以防止毁坏自由树①、掠夺公款、刺杀共和专员与宪兵的暴

① “自由树”指1789年与1848年革命时期法国及其占领区在公共场地上种植的树木。——译者

行。未经证实的谣言说：英国人已经登陆，奥地利军队在康波—福米奥和约签订一年后胜利前进，据说已经夺回卢森堡并包围列日。

雾月13日①，美因兹军队统帅儒尔当②向督政巴拉斯③求援，同时告诉他在森林省刚刚发生了一次叛乱。征兵是叛乱的借口；但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由奥地利组织并由英国出钱资助的叛乱计划。

事实上，法国政府于1798年9月5日把征兵制扩大到合并省份（包括森林省——译者），这使人们怒不可遏，打响了农民起义的信号。如果要死，至少是为上帝服役而死，并死在故乡钟楼的荫处。这次农民起义漫无组织，没有任何军事观念，也没有任何政治纲领，象不可捉摸的磷火一样，从弗朗德勒海岸一直蔓延到摩泽尔河畔。

在埃斯莱克，"教中之长"兰佩茨堂长告诉人们说，有一封落在科隆大教堂里的天书宣布时代

① "雾月"是共和年历第二个月，即公历10月22日或23日至11月20日或21日。——译者

② 儒尔当（1762—1833）：法国元帅。——译者

③ 巴拉斯（1755—1829）：先是法国国民公会议员，后任督政府督政。——译者

使命的完成。

耶稣基督军有三千个随便武装起来的农民，在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棍棒军委员的指挥下，在霍桑日附近集合起来向卢森堡进军。在霍沙伊德，居民只是在村庄两头着火的时候才加入行伍。刚从首都回来的牧羊人米歇尔·平茨告诉人们说，法国人继续稳稳地占领着首都。这个消息传来后，叛乱的热潮冷却下来了。在利佩尔沙伊德丘陵上出现的几个可疑阴影，引起混乱的队伍惊惶失措；就这样，远远的一群牛就使十字军(指棍棒军——译者)纵队全面溃散。

由猎区看守人卢梭带领去"突破"列日封锁线的北纵队，受到的损失更大，但在遭遇上没有那么沉痛。北纵队在斯塔佛洛落进宪兵的圈套，互放了几枪后才溃散。

农民虽然在"进攻性"的作战上无用到可笑的程度，但在防守上却勇敢坚持，因为只有防御才符合起义的观念。在克勒伏宫堡花园里，农民接连几个小时勇敢地抵御法国步兵的排枪袭击，法国人在场地上留下二十具尸体，而农民则死去三十人。

在阿尔斯多夫，七百个村民奉命狙击向克勒

伏进军的一个法国连队。一下冒失的手枪声引起排成方阵的士兵的火力袭击，使五十个人丧命。

在卢森堡军事法庭上，有二百五十个人被控受审，这个案件成了叛乱的尾声。第一批人被判处死刑以后，宽大政策就占了上风。法官向"强盗"们暗示辩解的理由，但这是枉费心机，因为法官们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我们不会说谎。"

有三十四个人被判处死刑，其中七个人缺席审判。在战斗中被俘的农民们遭到了枪决。以所谓普通法的罪行而被捕的人们被送上断头台，其中最后一个是阿塞尔博恩的牧羊人米歇尔·平茨(1799年5月20日被送上断头台)；文学上把他塑造成英雄，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独自承担杀死几个宪兵的责任，为的是拯救牵涉在案的几个家长。

第十四节　拿破仑(1799—1814)

执政府[①]恢复了国内和平与宗教和平，重建

① 执政府是指1799—1804年间的法国政府，由拿破仑任第一执政。——译者

了司法和财政秩序。拿破仑称帝（1804年)之后六个月，临幸了卢森堡。当时卢森堡要塞处在法国第三防卫圈上，因而失去它的重要性，就连保留要塞上的卫戍部队也还要作一番奔走周旋才行。

帝国唯一操心的是筹措战争经费，而对教育和乡村交通都一样地漠不关心，听任其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就工业来说，森林省和所有的省份相比，是最大的产铁地。可是，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本省出产木材与手推车，依然大大地保持着农耕的特点。

总督拉科斯特在这个文化落后的地区——那里“既无报纸，又无学社”——发现唯一值得称赞的是一种顺服精神。这种精神如此突出，甚至连教皇被捕都一点儿也没有引起街谈巷议。可是教会——受梅斯的主教管辖——势力很强大：学院的几乎全部学生表示准备献身宗教事业。这件事很有意思，即使从征兵制越来越不得民心这一点来看，也可说明问题，因为教士可以免服兵役。

* * *

约在1799年以后，一万五千个卢森堡人在三色旗[①]下应召入伍，离开了本土。照拿破仑的话来说，这些笨脑瓜是好兵；其中大部分服役于警卫队（指拿破仑的卫队——译者）或其他精锐部队。只有五千人回还，一直到死时还传颂着对他们的英雄（指拿破仑——译者）的崇拜。

可是在来比锡战役以后，一批批斑疹伤寒病患者护送队的过境，说明了军事崩溃，这时候崇拜拿破仑的狂热者就没有多少人了。约克[②]部下的普鲁士人渡过摩泽尔河，跟踪追击伤病员护送队。

在要塞上，维默将军好不容易从散兵游勇和病愈者当中凑成了一支两千五百人的队伍。市民们提供了一个辅助联队，对他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不予信任，但也不能过分信赖他们的热忱：正如同比利时的所有省份一样，疲塌成了风气。

当沙巴托夫亲王的哥萨克人与巴希基尔人搜刮乡村时，黑森人继续那由普鲁士人先搞起来的围城之战。两次攀登城垣的尝试都可悲地失败了。

① 指法国蓝、白、红三色国旗。——译者

② 约克公爵（1763—1827）：英国将军，英王乔治三世的儿子，在1799年统率尼德兰军。——译者

第一次尝试尽管由于内奸接应而得到便利，但因一记走火的枪声而乱成一团，比棍棒军的不幸遭遇还要可笑。

4月11日拿破仑退位；15日卢森堡向同盟国军队打开了城门。

第十五节　维也纳会议（1814—1815）

森林省所隶属的第一个大总督府，是由沙皇顾问格鲁纳所掌管的。敕令上载明两个日期，即格雷哥里历① 日期与俄历日期，目的是强调同盟国委员会的主权。通过行政调整，把马斯河以东地区（包括列日省与森林省）归属扎克大总督管辖。这些地区因此直接服从普鲁士国王，而且国王的军队驻在中部地区。

就在那个时候，同盟国先在巴黎，然后在维也纳，就介于利斯河、摩泽尔河、鲁尔河之间的广阔无人区的归辖问题进行谈判。哈布斯堡王朝尽管是天主教尼德兰的正统主人，但并未表示要回

① 格雷哥里历是1582年教皇格雷哥里十三所改革的年历。——译者

到那里去的任何意愿。卢森堡人对此深以为憾，因为他们留恋那个以道德为重而以金钱为轻的政治制度。

从此，英国人要把比利时让给奥伦治的威廉亲王，以便使未来的尼德兰王国成为抵御法国的堡垒，这个计划再也没有阻碍了。

来因兰这个摆脱了正统主义束缚的神甫河谷，便正式由普鲁士管辖了。现在只剩下了将军们与外交家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了，将军们要求并吞其军队所占领的全部领土，外交家们则希望暂时避免与法国接壤。

本着这种意图，普鲁士先把卢森堡献给一个奥国大公，以便组成中来因国，继而又把卢森堡献给巴伐利亚以换取美因兹，最后终于向奥伦治的威廉的激烈抗议让步，威廉依权索取卢森堡，认为它是比利时的省份。

1814年5月30日普鲁士根据巴黎秘密协定合并摩泽尔河与乌尔河右岸的比特堡及伊格尔地区。这是公国的第二次被瓜分。

在卢森堡，同样也在列日，继续笼罩着不稳定的气氛，其主要原因是英国对下列问题犹豫不决，

即是否让它的被保护人威廉占有足够的要塞从而走上独立，或者，一句话，是否让威廉占有比他能够保得住不被法国入侵的更多的军事要地。威灵顿① 几乎既小心提防荷兰人的反军国主义态度，又小心提防比利时人的亲法感情。

由于萨克森问题而引起的冲突带来一种非常牵强复杂的解决办法，但这也是确定的解决办法。1814 年 12 月普鲁士受到俄罗斯的支持，索取萨克森王国的全部领土，并且要把萨克森的天主教国王迁居到来因兰州。西方三个强国本着奇怪地对立的动机，起来反对北方两个强国。奥伦治的威廉唯恐失去卢森堡而有利于萨克森国王，便参加了三强的联盟。

当同盟国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时，卡斯尔里勋爵② 在秘密会议上满足了哈登贝格③ 的贪得无厌的胃口。根据这项秘密协议，普鲁士将只占有

---

① 威灵顿(1769—1852)：英国将军，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828—1830)。——译者

② 卡斯尔里(1769—1822)：英国政治家，反拿破仑联盟的策划者。——译者

③ 哈登贝格(1750—1822)：曾代表普鲁士出席维也纳会议。——译者

萨克森的一半领土，也就是来因兰州的十分之九。此外，普鲁士还将占有威廉的四个拿骚公国，即迪林根、迪茨、赫达马尔、济根。由于执政（指威廉——译者）以这几个城市作为约定的交换条件而将取得卢森堡公国，因而公国将列入联邦[①]之内，以便保留普鲁士对卢森堡要塞的使用权。

威廉拚命保卫自己的权利。可是对于那项由英国所主张并得到俄罗斯赞同的决定，不管他怎样反对，也无济于事。再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吸引了列强的注意力，它们也顾不得倾听这位君主（指威廉——译者）的哀诉，何况他还不是一个天赋神权的君主。

3 月 16 日威廉自封为尼德兰国王与卢森堡公爵。

1815年 6 月 9 日维也纳会议公布了畸形的妥协性决定。威廉曾借口说，他若以公爵名义进入联邦，那就有损于他的尊严，因此卢森堡加上布荣一地而升格到大公国的地位。

---

① 日耳曼联邦（1815—1866）是在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上宣告成立的，主要有奥地利、普鲁士及其他各日耳曼国家。——译者

卢森堡的所有权与主权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君主，用以补偿他把几个拿骚公国割让给普鲁士的损失。这种交换使卢森堡具有维也纳最后议定书规定建立的日耳曼联邦成员国的资格。

就这样，通过臆想出来的法律虚构，竟然把连施泰因[①]男爵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其非日耳曼性质的国家卢森堡，列进了日耳曼联邦之内。耍这种戏法的唯一目的，在于宣告卢森堡这个掩护梅斯的要塞是联邦的堡垒，并且要在这个堡垒里由普鲁士军队驻防。从荷兰人的观点来看，这是恢复他们原先以卢森堡为屏障的权利，只不过受益者是普鲁士吧了。威灵顿为能在两个王国（指荷兰与普鲁士——译者）之间铸成铰链而感到高兴，因为他要使这两个王国起着反法兰西的堡垒作用。

---

① 施泰因(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1797年任威斯特伐利亚议会议长，他竭力反对拿破仑，成为日耳曼爱国主义的化身。——译者

第四章

大　公　国

第一节　第十八省(1815—1830)

威廉一世公然把卢森堡整个儿地归并于尼德兰王国，对“尊贵的联邦”（即日耳曼联邦——译者)毫无重视的迹象。

但是，同日耳曼小君主之间的虚弱无能的军事互助相比，普鲁士卫戍部队是一种雄厚的军事力量。国王大公决心尽量避免和普鲁士方面接触，因此，他放弃了任命军事总督的特权，免得要去征求普鲁士的同意。本来，根据约定的比例，这个卫戍部队的成员有四分之一由他派遣，但是他不愿参与其事，以免把荷兰军队交给普鲁士人指挥。在他两次去大公国的旅行中，他在阿尔隆和布荣接见了首都的一些代表。尽管他的表兄普鲁士国王在卢森堡首都等候他，他还是不到那里去。

其实在那次联合战争后，在威廉于1818年①无拘束地签订一项秘密协定的时候，驻扎这个卫戍部队显得是很自然的。这项协定授权英国和普鲁士，在法国企图报复的时候，可以占领比利时的某些地区。但是，这个君主在驻扎卫戍部队问题上，除了认为是破坏诺言和不信任的行为以外，还看出了里面包藏着祸心。这种恐惧在1815年8月讨论第二个巴黎条约时得到了证实。当时普鲁士重新提出了将克累弗和大公国东部对调的建议。这种交易虽然对威廉所属的一些荷兰省份有利，但是他用粗暴的语气说：由于卢森堡并入尼德兰联合王国，卢森堡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解决。列强正确无误地记录了这一声明。这一事实证明，关于所谓破坏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神圣条款第六十七条而提出的遣责是多么缺乏根据。

在国王看来，卢森堡只是他国家的第十八个行省，南方的第九部分。先前订了一项家庭约章，将几个拿骚公国归于他的次子弗里德里希所有，国王为了使这项约章失效，用一块收入达四十万

① 此处系"1814年"之误。同盟国击败拿破仑后，于1814年5月30日在巴黎签订秘密协定。——译者

福禄令的采地补偿给弗里德里希。至于1783年拿骚两个支系之间为了男系亲属的利益而订的继承协议，当时还没有任何理由对此不安。

卢森堡人民一致欢呼他们的新君主的决策。虽说卢森堡人民还不太了解荷兰，但是荷兰似乎是一个唯一能使他们摆脱普鲁士统治的力量。他们的比特堡兄弟在一个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处在尖顶盔的统治下了（尖顶盔是普鲁士的军帽——译者），从此他们脑子里便纠缠着害怕受到普鲁士统治的念头。这些被抢去的比特堡同胞，正和埃克斯及科隆的邻居们一样——他们也是当面错过了成为荷兰人的好机会——都在为此而呻吟。虽然卢森堡要塞区的一万个居民，不得不和普鲁士的四千卫戍部队住在一起，甚至靠这些人生活，他们还是很快并很清楚地懂得什么叫做"德意志人的争吵"①。此外，卢森堡和王国的工业省份相比是贫穷的，但是一些边境地区同极端贫困的摩泽尔河彼岸相比，则显得富裕了。

在感激的心情里，还渗透着由于加入联合

① "德意志人的争吵"在法语中指无缘无故的争吵，此处是双关语。——译者

省① 这个历史范畴而滋生的乐趣。由于设置了传统上划分为三个等级(骑士等级、城市等级和乡村等级)的三级会议,原有的省自治权甚至也得到了恢复。同中央政权的联系,表现在选派四个代表同南方诸省的五十五个议员一起出席下议院。

联合宪法给予一百九十万荷兰人的权利要比给三百万比利时人的权利更多一些,这是不合比利时人的口味的。国王在根特城召集了一千六百零三个知名人士,其中只有五百二十七人赞成宪法条文. 但是卢森堡的七十三名代表,却全部都站在附和者的一边。宣布宗教自由——这引起了许多反对票——并不怎么触动卢森堡人,特别是因为大公国在宗教方面依然属于梅斯主教区管辖的缘故。奥伦治王室尽管有它的缺点,但是它代表了大陆上最自由的政体,因而最受那些害怕霍亨索伦王朝的人们的赏识。

在这富裕的王国里,第十八省好象一个睡林中的美女② 那样,过着悲惨的日子,卢森堡的富饶

① 联合省:指1579年1月20日由尼德兰北方七个省所组成的联邦,此处即指荷兰。——译者

② 睡林中的美女:这是法国17世纪作家佩罗所写的一个叙述某仙女被罚在森林中受罪的神话故事。——译者

地区在地理上和经济上都是和洛林连成一体的，后来被法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切断，而阿登山脉又阻挡了通向中央省的出路。这种缺乏通路的情况，虽然保证了当地的农业市场，但是工资因而降低了。一些农村工业和手工业还停滞在落后的技术操作阶段。阿登地区的城市人口只有百分之三，在“好地方”①（它组成现在大公国三分之二的国土）是百分之十二，而其他各省的平均数是百分之二十五。在人头税方面的比例，大致也是类似的情况。

至于那些在精神上和民族问题上触犯比利时人自尊心的怨言，在这个偏僻角落里几乎感觉不到，况且同拿骚公国的几个城市调换，总没有象同开普敦殖民地调换那样丢脸。关于鲁文哲学院惹起的宗教骚动的风波，由于卢森堡赠给贫苦学生一些物质利益，故而平息下去了。

在这个国家里，有关出版自由的论战，可以说是一潭死水，因为这里只有一家报纸，是由有文化的资产阶级用法文编辑的，它带有自由派的约

①“好地方”：指卢森堡南部多丘陵高原，夹以山谷与起伏的平原，适宜种植，故称“好地方”。——译者

瑟夫主义色彩，如果说不是伏尔泰①式的约瑟夫主义色采的话。资产阶级还和教会中的睿人智士一样，他们所操心的事恰巧同国王所关怀的完全一致，即把公共教育重新振兴起来；而以前帝国一向对它置之不顾、任其衰落，再加上乡村议会的腐败失职，因而公共教育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自从王国的上层人物想到把卢森堡学院说成是王国首屈一指的学院之后，这个合法国家便真诚地归附了君主国。

不幸的是这个素有教养的脆弱的资产阶级，社会根基并不牢固，它几乎完全不知道贫困者的痛苦。这些贫苦人，给税收制度压得腰弯背曲。这种税收制度原是为经商的荷兰而建立的，如今应用在专事农业的地区实在太不公平。对磨粉和屠宰所征的税，等于真正的人头税，这项税收总是不断引起纠纷，以致不得不派遣军队去镇压一些农民暴动。由于烧酒和葡萄酒的捐税太重，致使农民砍掉果树，葡萄农任凭1829年所收的葡萄腐烂掉。

高级官僚阶层毫不关心经济问题，对这个边

① 伏尔泰(1694—1778)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译者

远省份物质利益的舍弃，并不加指责。这个高级官僚阶层也察觉不到“偿债金库”① 的恶劣行为。这个金库的神秘经营方式总是有利于偿还荷兰的债务。因此拿骚家族发祥地维安登城堡这项公产，由于庸俗的拍卖方式而变成了废墟，可是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

1827 年建成了从马尔希到阿尔隆的道路，终于使大公国接近了繁荣的中心地区。同年，从列日到卢森堡以及从巴斯托尼到特里尔的两条道路的路线也已设计完毕。最后，出自威廉一世个人倡议的一项开掘运河的伟大计划，使得预期的矿产资源有实地开发的可能。

但是这条从马斯河经过阿登高地到摩泽尔河的大运河始终没有完成。当穿过阿登高地挖建的隧道工程恰好能容纳三十吨船舶通行的时候，爆发了比利时革命，这项工程中断了。尽管有最庄严的诺言，这项工程再也没有继续进行。况且，这条运河即使通航，收支也总是赤字，因为以国王为首的开采公司所梦想的阿登矿产资源始终没有

① “偿债金库”即为逐步偿还国内外债务而设立的金库。——译者

找到。

第二节　比利时革命(1830—1839)

卢森堡志愿军按照布鲁塞尔消息报道的速度，陆续地聚集到比利时临时凑合的军队中来。其中克拉斯上尉指挥的三百名勇士在韦尔黑姆桥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著名。

从10月4日到10月22日，各地政权的更替，几乎都以更换帽徽的简单方法来进行。除了发生一些抢劫公款事件之外，没有其他严重事故。但是，鉴于群众缺乏信心，当局采取了一个明智的决策，决定在1830年内免征捐税，并且在比利时政体的整个时期，不收酒的消费税。

由于驻扎着普鲁士卫戍部队，首都不得不表示出传统的忠诚。热烈的革命情感，只能从一些歌曲中和在学院的院子里焚烧荷兰语法书的行动中显示出来。

在学院里避难的高级官吏，以及那个谨小慎微、认为革命只是所谓自由主义者和耶稣会士们狼狈为奸之举的资产阶级，带着惊慌不安的心情，

目睹人民情感的大迸发。这班人对浪漫主义颇为反感，所以面对着巴黎三个光荣日子[①]以后席卷欧洲的风云，特别是席卷天主教欧洲的风云，他们感到很不舒适。

为了阻止人民奔向深渊，他们重新提起了维也纳最后议定书，提起了《继承协议》以及大公国和迪林根—迪茨—赫达马尔对调的事实。他们引证学校方面的成就和瓦尔费丹目种马场的建设来怀念欧洲大陆上最自由的制度的善举。他们强调了"尊贵的联邦"立即会出兵征伐的危险，还特别强调了破坏势必引起巨大损失。甚至一些明智的人，也赞同国王向法兰克福发出的呼吁，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维持大公国统一的唯一办法。第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唤起完全自主、没有任何枷锁的卢森堡民族这样一个观念的人，是维尔马尔总督，但是他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却立刻站到比利时方面去了。

这些警戒性的劝告，对于面对着神圣同盟而

---

① 三个光荣日子：指1830年7月27日、28日、29日这三个日子，巴黎人民光荣起义，推翻了查理十世的统治，但这次革命的果实被路易—菲力浦所篡夺。——译者

作出的民族自决宣言，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羊皮纸上的论据，恰是那些暴躁的“野心家”们的笑柄。这些野心家，象年满二十五岁就建立王国的见习律师诺托姆，象身为上议院议长的格拉赫和托尔纳科，象当了总督的托恩，象荣任将军和部长的迪阿尔兄弟和维尔马尔兄弟，象二十来个大学教授，象其他许许多多人，都成为“比利时的宠儿”了。

话说回来，这种动荡只不过是随着旧有的反普鲁士的本能而发生的。要保留一个脱离荷兰的卢森堡，君主就应该加强同联邦的联系。要逃避这一种抉择，除了响应那个高呼法国与宗教这个口号而爆发的起义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

人民并不知道：法国也想并吞比利时，法国决不会为了一个普鲁士的要塞而捆住自己的手脚。巴黎认为，万一比利时仍然独立，那末比利时以一个省的地位同德国连在一起是危险的。

但是，路易一菲力浦驻法兰克福的大使，尽管断言法国对占领大公国并不感兴趣，可是他的话没有产生效果；人们的情绪紧张到这种程度，似乎只要德国军队一进入比利时，法国的枪弹就会自动发射出去。那个毫无把握的“尊贵的联邦”、

当然避免冒这样的风险。1831 年 3 月 24 日它作出决定，指派汉诺威指挥区的一个二万四千人的兵团执行联邦任务，可是这个决定始终没有下文。

在伦敦，诺托姆和他的同僚成功地使列强废除那本来不能废除的“分离准则”。科堡的利奥波德[①]，在他所提出的接受王位的条件中，领土完整是其中的一条。十七款条约（1831 年 6 月 26 日）承认比利时对卢森堡的权利，但须缴付一定赔款。

“十日战役”突然发生，接着签订二十四款条约（10 月 19 日），根据条约规定，卢森堡和林堡都分割成两部分。分割的两个东段，重新归属威廉，并一起加入联邦。在联邦内，荷兰的林堡将补偿比利时的卢森堡省。

受了侮辱和解除武装的比利时屈从了。可是威廉断然拒绝，并索取大公国的全部领土以及一个不受联邦任何约束的林堡。

荷兰保留着安特卫普的要塞，并且遭受列强的海上封锁。比利时保留一些有过争执的省份并

---

① 科堡的利奥波德（1790—1865）：即利奥波德一世，比利时独立后当选为国王（1831年），他吁请法国干预，以摆脱荷兰势力。——译者

拒不分担共同的债务。

第三节 独立和第三次被瓜分(1839)

在一个按国家规模组成的卢森堡市里，那个象患脑积水病的政府①，在1831年有了一个新首领，即魏玛的伯恩哈德将军。这个带来了许多空头支票的人，还负有在乡村组织暴动的任务。但是，由于普鲁士军事政府不肯让捣乱分子住在要塞里，因此伯恩哈德不得不回到荷兰去。在他离去之后，突然发生了称为合法秩序之友的著名的远征。在这次远征中，驻在阿尔隆的比利时总督托恩，用宪兵和猎场看守人"胜利地"抗击了托尔纳科一伙一百三十人。

在溃散之后，三十二个俘虏被解送到那慕尔刑事法庭。奥伦治派捕捉了托恩总督，迫使他释放俘虏。接着，利奥波德派也捉到了荷兰政府委员会委员佩斯卡托尔。由于列强进行干预，而保证了"人质"的交换，可是普鲁士的一个巡逻队又马上逮捕了比利时专员阿诺，于是政治前景重新

① 象患脑积水病的政府意即垂危的政府。——译者

遮上了乌云。

突然又发生了格鲁内瓦尔德的决定性事件。这是关系到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之间，谁有权采伐公有森林的木材问题。那个一贯忧伤和犹豫的“尊贵的联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为了维护和平，双方都不能采伐木材。

国际政治的演变和奥伦治王朝事业在比利时的失利，已给威廉带来了许多痛苦的失望。接着又来了这个侮辱，国王的恼恨抑制不住了。公众舆论经常为持久的动员状态和国债的增加而发愁，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正视现实，并且必须承认：维持现状是对敌人有利的。1838年3月14日，威廉出人意外地宣布了接受二十四款条约。这个消息引起公众惊愕，这就使威廉感到满意，因为他选中了对手利奥波德特别困难的一个时机。这种让步，如果是在打了败仗的第二天作出，那是很自然的，可是在和平地占领了九年之后作出这种让步，对比利时民族感情来说，只能是一种嘲弄。

惶恐不安的情绪在卢森堡已经到达了顶点。卢森堡人知道，从一个高傲、固执又满怀怨恨的国王那里是期待不到什么好东西的。本来是为了回

避国王的憎恨，人们才上书请愿，还发表了各种建议书、宣言书，可是在这里面奥伦治王室总是受到谴责，结果反而加剧了国王的憎怒。布拉邦特的旗帜到处飘扬，一直飘到要塞区的内部。

处于战争状态的一营普鲁士军队，先后在施特拉森和尼德兰温，迫使飘在要塞区内的布拉邦特的颠覆性旗帜降下来。当法国前哨和德国前哨在洛林省互相瞪眼，准备交锋的时候，两国内阁间又重新紧张起来，彼此互递照会。

可是英国强迫路易—菲力浦拒绝两个卢森堡代表最后的请求以及比利时国王偿付赔款的建议。驻布鲁塞尔的德、奥两国的公使，索取回国护照。与此同时，流亡在那里的一些波兰将领担任军队指挥。政府中半数的成员辞职，其中有卢森堡人迪阿尔。只有卢森堡的诺托姆和维尔马尔、林堡的特克斯三人继续任职，以便向议院陈述绝望的形势和承担最大的责任。议会演说充满了悲痛的声调；让德比安投票反对，“我以三十八万个受惊怖之害的比利时人的名义，投三十八万次反对票”，真配得上为他树立纪念碑。

那位高龄的库尔特雷的议员，对自己有积极

意义的投票作了动人的解释之后，随即倒毙。

最后，政府的动议以五十九票对四十一票获得通过。

第四节　复兴(1839—1840)

卢森堡在忍受痛苦。一想到要向瓦隆地区告别，破坏一个从祖先起就在经济、政治和血缘方面都有着近千年联系的共同体，简直不可思议。可是人们清楚，一时发生的事不可能永世不变。对法国方面的指望无法实现，通向北方的交通仍然很不完善。乡村和首都处于隔绝的状态，乡村因土地恐慌而萎靡不振，而首都本身也窒息在税收、货物通行证、商船航行执照等问题的争讼中。

卢森堡代表们最后一次的政治活动受到了侮辱性的对待。他们在布鲁塞尔，只看到紧板着的面孔和缝住了的嘴巴。新生的民族感情因而再一次受到了挫伤。

为了以温善的姿态向大公国告别，比利时议会匆匆忙忙地表决了一项优惠法令（姑称为对大公国的怜恤法令）。这项法令许可卢森堡某几项定

额产品免税或减税进口。诺托姆最后告别时，通过简单宣言，慷慨地处理了归化问题。

因此，1839年4月14日第二个伦敦条约生效的那天，卢森堡这个区区小国单独面对着一个愤怒的君主。这时候，自治这个词义等于被抛弃或孤立；独立意味着损失一半人口(十七万五千人)和三分之二土地(四千三百平方公里，余下的只是二千六百平方公里)。在最后的时刻，诺托姆还从暴君的魔爪里夺得了阿尔隆地区和他的故乡梅桑西村。在被舍弃的地区里，人们对这种让步深感痛苦，可是普鲁士却支持这种让步，因为普鲁士企图缩小隆维要塞的活动范围。

在激动的最后几天中，人们终于希望迅速更替政权：普鲁士不久以前不是又重新向威廉提出了卢森堡与克累弗交换的建议吗？

这是一种最最可怕的危险，这种危险终于过去了。卢森堡不致成为普鲁士的属地。但在一个奢逸暴君的淫威之下——人们对这种淫威在一个世纪以后还要提到——卢森堡被迫接受强烈的普鲁士化，这就证明，对德国的恐惧是多么有根据啊！

威廉在收复失去的产业的时候，并不想重提魏玛的伯恩哈德于1831年所许的有关大赦与宪法的诺言。他决不容许向弱者让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惩罚卑贱的革命，并把受到比利时的影响而变坏了的人民引回联邦的高超原则上来。这个君主一直到1830年还竭力使大公国摆脱一切德国影响，认为德国的影响对于把卢森堡同化在王国之内是有害的；如今他却大张帆篷地驶向东方(指德国——译者)。他通过派驻法兰克福的代表，寻找进行复仇和惩戒的适当工具。多亏普鲁士宫廷的推荐，他找到了这种工具。新设置的民事局长一职，由蜚声一时的哈森普夫卢格担任。此人是黑森的反动小丑选侯的前任反动部长。奥伦治派和利奥波德派对这件事都感到惊惧。

粗暴的大量革职，以及这个生硬、迂腐和官僚主义的黑森人(指哈森普夫卢格——译者)所进行的日耳曼化的蛮横企图，很快地在比利时激起了抗议。在荷兰也是怨声载道。

国王是个聪明人，看出自己走错了路。但是出于对普鲁士应有的尊敬，他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他避过暴君，取消了大部分免职令，除非

被免职的人员在这时期里已经在比利时找到了职位。不久人们可以看到一场离奇的情景：君主参与本地官吏为反对外来者（指哈森普夫卢格——译者）而策划的阴谋。哈森普夫卢格由于自己的信件和计划得不到回音，原想得到一番鼓励，现在反而受到了大量指责，便厌恶君主们的负义，终于在1840年6月7日向他的主子呈递了一封冒失的辞职书。

同一天，威廉让位给他的儿子威廉二世。威廉二世想到，自己能够以接受这样一个大家都乐意他（指哈森普夫卢格——译者）走开的人的辞呈而开始自己的统治，感到非常高兴。

第五节　经济方面的争执(1839—1842)

奥伦治君主——比利时人过去崇拜的偶象——的自由主义，在荷兰和卢森堡都没有阻碍过国王大公对财政预算的关心。然而威廉二世喜欢采取和他父亲相反的态度；他具有活跃和慷慨的性格，这就促使他追求民心。

当他第一次访问大公国的时候，他说：我要

卢森堡人民幸福，我要他们自己创造幸福。听众们沉醉在这种辞藻之中，他们过去是不常听到这样的话的。而这个国王演说家，则陶醉在被他所激起的热烈气氛之中。

他的第一个决定是召集一个知名人士委员会，以便讨论：

一、颁布一部宪法的问题；

二、未来的经济方向这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1839年，哈森普夫卢格曾以关税同盟代理人的身分，和普鲁士谈判卢森堡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问题，但是拖延很久不得解决。大公国除了少数的几个工业家外，舆论一致认为和德国联合就是灾难，就是国家道德的败坏。另一方面，普鲁士借口卢森堡的君主是外国人，要求卢森堡付出昂贵的代价。普鲁士过于相信这个靠不住的关税自主的效果。这种效果已经被普鲁士税则中的"预"征所恶化了。

因此艰苦拟订的最后条文悬搁了数月之久而不能解决。直到威廉二世接受了知名人士委员会所提出的让步的建议，才命令他的全权代表们签

订了议定书。

卢森堡对这件事的反应非常强烈。一项主张同法国签订经济条约的请愿书，在三天之内得到了四万人签名。国王急忙地赶来，倾听群众的申诉，粗略地调查了一番，就通知柏林，他无法批准一项不能保证维持比利时优惠法令的条约。

这一下，这桩卢森堡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普通事情，在双方相互周旋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显示出是一个有关联邦生死存亡准则的政治活动。皇家表兄弟之间相互交换了一些友好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最亲爱的弗里茨"受到了祝贺，说他从此不必再为可怜的马尔美提的鞣皮商受到竞争而担忧了，而"非常亲爱的威廉"发觉了卢森堡的凶恶的雅各宾党人对他设下的圈套。两国内阁之间使用一种比较枯燥乏味的语言。一天，荷兰的阁员们收到了普鲁士关于莱因河航行问题的照会，他们惊慌之极，甚至建议国王将大公国转让给一个王弟。

但是威廉的态度依然非常坚决。他甚至向驻在海牙的普鲁士国王代表申明，他蔑视关税同盟国家的那班同僚，这些人为了填满钱袋，使自己

由德意志人变成了普鲁士人。于是，他敲着一家又一家的门请求援助，直到一切希望消失为止。

在巴黎，基佐由于对埃及危机的印象尚心有余悸，拒绝谈判。布鲁塞尔关心的是使谈判不成功。比利时更加犹豫不决了，因为它自己正向柏林试探，看看有无签订一项商约，甚至加入关税同盟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可以肯定，威廉受到了他的拿骚籍秘书、大公国事务官斯蒂夫特的损害。从各种迹象可以推测，这个心腹人把一些秘密谈判的进程告诉了普鲁士，因此诺托姆提出了“人们在欺骗谁?”的问题。此后，他撤回关于签订一项关税优惠协定以代替经济联盟的苛刻建议，而这些建议本已被卢森堡所接受。

对卢森堡人来说，废除关税同盟与其说是利益问题，不如说是情感问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同哈森普夫卢格的制度断绝关系。因此他们自豪地注视着他们君主的勇敢态度。他们还赞赏国王在 1842 年 2 月 8 日签订条约时，从普鲁士手里夺得了一项保证维持比利时优惠法令的条款。

人们能否这样解释（正如诺托姆含沙射影所

说的话一样），国王的动机是希望获得比利时的王位？

事实是，只要人们把大公国看成是一个实现更大野心的跳板，那么威廉二世在大公国的所作所为，就很容易得到解释了。

因此，国王的第一个命令是恢复法语在卢森堡内政方面的绝对优先权。这项法令激起了普鲁士军事政府的极大愤怒，因而格外受到本地官吏的热诚拥护。

个人恩惠、有时甚至在政治上的恩惠，往往只赐予一些以前的利奥波德派。

最后，威廉毫不犹豫地公开保护那个好斗的洛朗主教达六年之久，以此来触伤那些在拉丰丹政府中经过考验的奥伦治派。洛朗主教出生在德国，曾在列日神学院受过教育。这位教长，自从1841年担任卢森堡代理主教时起，就根据比利时宪法宣布的宗教自由的原则，向领导阶级所奉行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法兰西教义”发动了十字军式的进攻。

第六节 立宪之争(1841—1867)

1841年10月12日国王大公特颁的宪法是和联邦的原则完全一致的。人们确实“暂时地”放弃了在旧的等级基础上组织国会的打算。但是国会的权力很少超过咨询的范围，而且第一次国会的议员是由君主任命的。然而卢森堡从国会这个机构中看到了自己的自治权。在两年之内，国会实际上给了这个新生的国家以不可缺少的立法体制，从区的组织、邮政组织、学校组织、警务组织，直到授勋。

* * *

1848年这个疯狂的年头，引起了一些更为苛刻的要求。这个合法的国家要求代理主教离职，要求缔结一项政教协议，要求宪法保障、出版自由、教育改革、法官的终身职和创立陪审团等等。

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所关心的事情，要求比较低一些。连年的歉收，使他们陷入了失望的境地，

引起了大量的、几乎总是不幸的向南北美洲的移民。他们愤怒的矛头指向消耗土地税全部收入的、为数达十五万福禄令的王室开支和一项禁止穷人用茅草盖屋顶的法令。在海牙的卢森堡籍司法大臣布洛克豪森男爵(不久将同国王相斗)设法使增加待遇的提案得到了表决,因此获得了"茅屋工人"的绰号。

各处都爆发了一些小冲突。共和国的旗帜,也就是说法国的旗帜,在钟楼顶上升起。国王放弃其他计划,同意作出不久以前他在荷兰所作出的相同的让步,即出版自由和批准合法制订的任何宪法。

4月19日新选出的制宪会议在埃特耳布鲁克召开,这也许是为了逃避普鲁士卫戍部队的压力,也许是卫戍部队对革命的病毒没有免疫力的缘故。

德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不大引起卢森堡人的兴趣;他们对新生的民主政体的中央集权意图,有着明显的怀疑。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议会中,三个卢森堡议员完全是以洛朗主教的敌手的资格而当选的。他们受到制宪会议一项强制性的委

由派一方面被梅茨三兄弟集团的激进派啃掉，另一方面又被各派的天主教徒所吞并。拉丰丹政府趁机让位与由维尔马尔领导的激进派与天主教派联盟的政府。为了表达他的赞同，一个正直的乡村议员欢呼：形势万岁！因此，这个联合政府的绰号就叫“形势内阁”。

但是这种“形势”受到了新君主(即国王大公威廉三世)的极端仇视。威廉三世是在1849年4月18日登基的。他丝毫没有秉承他猝然死去的父亲所具有的轻松愉快的性格。相反，他具有威廉一世的全部固执性格和专制欲，更不必说他还从外祖父俄罗斯的保罗一世的沉重遗产中继承了反对革命的使命。

他对那种轻易可得的民望毫不放在心上。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他对着颠覆性的宪法条文宣誓时，几乎引起一场风波。人们难道没有听到国王向着卢森堡议员们咕哝着“你们都是流氓吗”?

1850年初，威廉三世委派他的弟弟亨利亲王为驻卢森堡的副总监，并授命他维护君主特权，反对议会无限权力。在选举方面，这种对抗取名为

由派一方面被梅茨三兄弟集团的激进派啃掉，另一方面又被各派的天主教徒所吞并。拉丰丹政府趁机让位与由维尔马尔领导的激进派与天主教派联盟的政府。为了表达他的赞同，一个正直的乡村议员欢呼：形势万岁！因此，这个联合政府的绰号就叫"形势内阁"。

但是这种"形势"受到了新君主(即国王大公威廉三世)的极端仇视。威廉三世是在1849年4月18日登基的。他丝毫没有秉承他猝然死去的父亲所具有的轻松愉快的性格。相反，他具有威廉一世的全部固执性格和专制欲，更不必说他还从外祖父俄罗斯的保罗一世的沉重遗产中继承了反对革命的使命。

他对那种轻易可得的民望毫不放在心上。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他对着颠覆性的宪法条文宣誓时，几乎引起一场风波。人们难道没有听到国王向着卢森堡议员们咕哝着"你们都是流氓吗"?

1850年初，威廉三世委派他的弟弟亨利亲王为驻卢森堡的副总监，并授命他维护君主特权，反对议会无限权力。在选举方面，这种对抗取名为

“奥伦治王室反对梅茨王朝的斗争”。查理·梅茨是自由派工业世家的首领。在这种场合里，他免不了被指责为社会主义的支柱之一。

维尔马尔内阁的过失，在于制造内部分歧，从而便利了反动势力的进攻。这时，反动势力刚在法国、德国和荷兰占了上风。在荷兰，由于设立五个天主教主教管辖区而引起了骚动之后，国王在 1853 年解散了托尔贝克的自由党内阁。

普鲁士对卢森堡就关税同盟问题采取拖延态度表示愤怒，而荷兰又露骨地威胁要断绝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用西蒙斯的权威内阁来替换形势内阁便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了。海牙由于要求大公国分担共同时期（指卢、荷分治以前的尼德兰时期——译者）的债务——其实，这种要求很有问题——就已经通知它的驻外代表不再过问卢森堡的利益。

1854 年议院被解散。选举结果不适合政府的口味，但是作为反对党的自由党失去了它的两个首领：查理·梅茨和奥古斯特·梅茨两人意外地死去了。

美国铁路事业的破产，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

经济危机，迫使被削弱和孤立的诺贝尔·梅茨暂时离开政治舞台，去巩固他那新成立的托拉斯。后来阿尔贝德(ARBED)大企业就是从这个托拉斯产生的。

在法兰克福进行的秘密协商，以及内阁终于转向天主教右派方面的发展，都预告着攻击即将来临。1856年10月，攻击突然开始了：政府颁发了一项改革法案，宣布凡在卢森堡颁布的一切联邦决议，对卢森堡都有约束力。于是，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连同责任内阁制都将一下子随之消失了。

议院拒绝审议这项法案。这种拒绝，根据俾斯麦对威廉三世驻法兰克福公使所表示的意见，被认为是一种侮辱王权的举动，也就是说是一次民主政变，君主完全可以采取单方面行动加以制止。国王大公在1856年11月27日发表一项无副署的文告，将一个符合联邦君主政治原则的宪章代替了1848年宪法，说这部宪法是激奋和恐怖时期的产物。接着而来的选举法令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痛苦的失望。事实说明，这项选举法令所指定的两个选民阶级，缴纳一百二十五个法郎选举

税的选民比缴纳十个法郎选举税的选民要难以驯服得多。

但是威廉三世很快地对卢森堡方面的经验不感兴趣，因为这种经验，首先是为了熟练一下手法，以便巩固他在荷兰的个人权力。1860 年后，国际政治潮流重新倾向自由主义，大公国的敌对阵营已经实现了和解，托尔纳科内阁接替了西蒙斯内阁。托尔纳科连任了七次内阁的首相。最后一次内阁是男爵内阁，这次内阁要对付卢森堡问题的国际性危机年（1867 年）。

但是，伦敦会议刚同联邦断绝了最后联系，新任的国务大臣塞尔韦就急于用 1867 年10 月 17 日的和解宪法来掩饰他曾经参与过政变。这部宪法恢复了 1848 年宪法的条文，只保留了三十法郎的选举税的规定，这只有年收入达一千五百法郎（被认为是高收入）的选民才缴得起这笔选举税。直至 1892 年，选举税才降低到宪法规定的最低限度十法郎，到 1919 年才取消了这项选举税。专制政体经验中唯一残存的制度是国务会议，它在这段时期，受到了普遍的赞扬。

第七节　卢森堡问题(1866—1867)

奥伦治王室在国际纠纷中作出了贡献，使和解在信任的气氛中加速了进程。

如果没有一个在德国以外的显赫的王朝保护，卢森堡就很难在1848年各公国的战争中如此果断地拒不服从动员一个营的命令，也很难在1864年置身于对丹麦的战争之外。还有，当1866年普鲁士进攻奥国及其同盟国时，俾斯麦居然宣布承认卢森堡的中立地位，尽管他提出了一些狡黠的保留条件。

卢森堡问题在萨多瓦战役的次日爆发了。萨多瓦战役不但吓坏了奥国，而且还震动了欧洲所有军事专家，他们本来毫无例外地估计普鲁士必将很快地受到歼灭性打击。

拿破仑第三援引比亚里兹的会谈，急急忙忙地索取约定的小费，作为他不介入的报酬。帐单上记着两笔帐目：一笔是过去的帐目，即把奥地利摒除在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之外，这一点将以巴伐利亚的法耳次州作为补偿；关于未来的那

一笔帐目，允许拿破仑越过规定的美因河界线，这将迫使俾斯麦对拿破仑第三以后占领比利时时不得不给予便利。

俾斯麦一方面在伦敦和慕尼黑之间秘密地互通情报，使法国处于孤立，一方面保持沉默达六个月之久。随后他本人提醒贝内代蒂大使注意卢森堡的情况，因为卢森堡拒绝申请加入北德意志联邦，而且卢森堡旧有的法定地位在日耳曼联邦解体后已经失效。

在同一时期里，威廉三世看出普鲁士对林堡方面，也就是对尼德兰方面，抱着相当露骨的企图，因而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惶恐不安。他非常害怕来自东方的袭击，所以想向法国方面寻找支持。象这样的联盟的代价将是把大公国让给拿破仑第三，同时拿破仑第三也可以从中获得俾斯麦所答应的补偿。这种解决办法，不仅符合欧洲和平的需要，而且也符合参与国的利益。

首先，尼德兰政府能够脱离这个经常起火的烽火炉，将感到非常高兴。这种情况极其明显，当1871年卢森堡事态差一点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尼德兰政府拒绝继续承担在外交上代表卢森堡的

责任。于是大公国急急忙忙地派遣了驻柏林和巴黎的代办；但是其他的外交岗位，如果没有沙皇侄女婿亨利亲王求得俄国代为负责的话，那卢森堡就会完蛋了。

至于国王的个人利益，他得到了五百万赔款的保障。这项赔款的货币单位，支付者提出的是法郎，而接受者要求的则是荷兰金币福禄令。

最后，应该由已经成为传统的全民投票来确定卢森堡人的意愿了。如果只有在普鲁士统治的北方联邦同法兰西帝国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末投票的结果就不会有失人们的期望。

北方联邦和南方联邦所签订的军事条约突然公布，暴露了陷在墨西哥险境中的法国军队的不可救药的弱点。拿破仑第三没有要求通过美因河——这个德国的鲁比康河[1]——作为对自己的补偿，也不提出任何严重的抗议。这种虚弱的表现，使威廉三世很不安心，他立刻通知柏林有关卢

① 鲁比康是一条小河，在古罗马时代它分隔着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南的高卢(今意大利北部)。历史记载，这条河流在古罗马的凯撒和庞拜伊战争的时候，罗马元老院曾有禁止通过这条河的规定。鲁比康在这里的含义是“禁止通过的河流”。——译者

森堡问题的会谈情况。直到俾斯麦证实了法国人的说法："他（指俾斯麦——译者）完全准备任其发展，接受既成事实，但是由于公众的舆论，他不可能预先同意。"这时威廉三世才放下了心。

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项声明的重要意义，其中事实之一是，普鲁士驻卢森堡的当局对法国代理人员的活动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3月28日奥伦治亲王（指威廉三世——译者）通知拿破仑第三，割让证书将在三天之后在海牙签订。这个期限，由于托尔纳科迟迟起程的缘故而不得不推迟。这里可以设想他同亨利亲王的共谋。亨利亲王激烈反对割让，而竭力主张卢森堡摆脱与联邦的联系而独立。3月22日，他还向列强呈递了一项要用纯粹的卢森堡军队来代替普鲁士卫戍部队的计划。

签订割让证书，也许要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因为4月1日爆发了贝尼格森在北方联邦国会上提出质询的非常事件。

俾斯麦的答辩是比较温和的。但是，由于德国报纸上为日耳曼人的荣誉而掀起的狂欢，以及由于法国报纸上接着而来的对卑鄙的背叛所激起

的愤怒，俾斯麦在答辩中所开放的大门突然关闭了。总之，驻海牙的普鲁士公使于次日通知：割让意味着和普鲁士绝交。

从这以后，对拿破仑第三来说，或是不可避免的失败，或是国内革命，二者必居其一。

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穆蒂埃大臣从俾斯麦发言中捞到了一根稻草。他说："如果根据首相(指俾斯麦——译者)自己所说的，联邦已经不再存在，为什么他还用联邦的名义，维持驻扎在卢森堡的卫戍部队呢？"

这种泄气的话，决定了拿破仑第三在外交上的失败；它同时也激发了那些不能允许法国灭亡的强国。亨利亲王的呼吁，早就把圣彼得堡宫廷从麻痹昏睡中叫醒过来。现在圣彼得堡宫廷对奥国所提出的两项解决办法表示很大兴趣。第一个办法主张将大公国归并于比利时，而比利时方面则将马里昂布尔和菲利普维尔转让给法国。这项建议被比利时政府拒绝了，其理由一方面出自内政方面的考虑，同时至少也由于害怕引起国际纠纷。

第二项办法是遵循亨利亲王的指示，用解除

武装的中立观念来补充独立观念。《时报》有一段评论:"不应该忘记,一个介于新德国和法国之间完全独立的卢森堡的地位,亦即变成了北方的安道尔峪①的卢森堡的地位,很可能是滑稽歌剧的幻梦,而不是严肃的政治论题",当人们提起这段评论时,可以判断,这第二项办法刚开始时是显得何等离奇!

正当俾斯麦进行总动员的时候,列强迫使他接受了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的原则。这个国际会议于5月7日在伦敦举行。

1866年5月11日,以飞快速度、日以继夜进行施工的防御工程停止了,因为接到消息说,大公国在列强的共同保证之下,将建成一个享有完全独立和解除武装的中立国家。

9月9日,普鲁士卫戍部队在布劳希奇将军的指挥下撤离要塞,他们只是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又回来。

① 安道尔是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比利牛斯山脉中的一个小国,从1607年起,置于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宗主权之下。由于两个宗主国之间的权力没有明确地划分,产生许多纠纷。此处以北方的安道尔峪来比喻卢森堡所处的容易引起纷争的地位。——译者

* * *

1870年的战争，几乎使卢森堡失去了中立地位。在1870年12月3日的照会中，俾斯麦宣布普鲁士不对大公国负任何责任，说大公国没有严格履行伦敦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色当战役后的情况和萨多瓦战役后所出现的情况差不多；谴责的照会和辩驳的照会互相交替，使漫画家回忆起“狼与羊”的寓言来。

也许是亨利亲王给沙皇的电报拯救了卢森堡，沙皇允诺需要辩护时给予支持；也许是俾斯麦听了军事专家的报告，放弃了攫取卢森堡并把梅斯让给法国的计划，这项报告认为，重炮的最新成就使得卢森堡要塞失去价值。

不管怎么样，法兰克福条约触及大公国的，只是把经营大公国铁路的东方公司的权利，转让给德意志帝国铁道局。而且这项条款也只是在国内前所未有的最激烈的选举运动之后，才得到了卢森堡议院的赞同。

第八节 经济的飞跃(1871—1914)

在1871年至1914年之间长期的和平岁月里，就国家大事来说，卢森堡没有不幸的遭遇，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真正触及群众心灵的王朝大事是亨利亲王的逝世(1879年)。他与这个国家共命运，他终于归化为卢森堡人。

国王威廉三世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君主。他的来访，与其说是人们盼望的事，还不如说是人们恐惧的事。由于没有男嗣继承人，他的去世(1890年)结束了尼德兰与卢森堡的身合关系，而双方都并不因此而感到忧伤。荷兰人感到在国际方面卸除了一个负担；卢森堡人则在纯卢森堡的新朝代中，看到了自己国家独立的具体象征。根据1783年拿骚两个支系之间的继承协议，王位重归于以前的拿骚公爵阿道夫，他是在1866年被俾斯麦废黜的。

阿道夫的儿子威廉四世(1905年至1912年在位)死后也没有男嗣继承人，一项新的法令便将继

承权归于玛丽—阿黛拉伊德。作为自从"瞎子"约翰遥远时代以来的第一个生长在本土的君主，她受到举国欢迎。

在内政方面，从 1860 年起，按照比利时的榜样，在天主教党人和自由党人之间搞均势政策。

在这个代议制的黄金时代里，议会中滔滔不绝的辩论还会影响问题的表决。当时首先讨论的是哲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如创立主教管辖区(1870年至 1873年)、学制法规和刑法改革。

由于工业的发展和选举税的降低，1892 年产生了一个社会党。这个开始时具有纯人道主义倾向的社会党，很快地走向从事工会活动的道路。从 1900 年开始，社会立法问题成为立法者最关心的事。

自从 1860 年首批矿山租让后，国家日益富裕起来。这从预算中可以得到说明，1860年预算为四百万，1913 年已达到二千五百万。这种迅速的致富，不会给称为"好家长"的行政管理和政府的寿命带来不利的影响。塞尔韦掌了七年国政。布洛赫豪森掌了十一年国政。而保罗·艾申则是 1888 年至 1915 年间的内阁总理，他的名字成为天佑的

家长政府的同义词。这一时代的真正历史，表现在经济飞跃上。

1842年，加入关税同盟一事被看成为灾难。可以肯定，一个代议制的议院，永远不会批准被公众舆论谴责为使农业荒芜、工业破产和国籍消失的关税协定。

但是过后不久，行政长官乌尔维林可以热情地提到关税同盟的开端和威廉二世的卓越统治。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里，三级会议投票一致通过预算。乌尔维林喊道，建设三十哩① 的新路，这岂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以前筑路的总和只不过是四十哩！

但是，如果不加上铁路建设的话，单靠筑公路的努力，还不能把国家从纯乡村经济的前景中解脱出来。然而要找到租让企业的受让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845年以来，所有的内阁都努力找寻而得不到结果。甚至在梅茨兄弟发现沿着洛林边境有鲕褐铁矿可供开采的时候，一些正规的大公司都以缺乏运输工具为借口而拒绝一切请求。西

① 此处"哩"指欧洲以前的路程单位，一哩的长度因国家和地区不同而有异，在法国一哩等于四公里。——译者

蒙斯内阁不得不与南锡的法弗尔和儒弗两个工程师接洽，他们只不过是著名银行家米雷的牙人。这个金融界的贪利者破产了，这是第一次的失望。

另一些失望相继而来：轻率的商业管理、高于比利时两倍的建筑价格、卫戍部队强加的繁重军事服役。国家不得不垫付八百万巨款，这等于两个财政年度的预算。但是尽管有这些挫折，由提翁维尔线和阿尔隆线所组成的威廉—卢森堡铁路网的通车典礼，成为人们狂欢的机会。为庆祝卢森堡加入伟大的国际社会而展现出的诗情画意的、无穷无尽的丰收图，一时把内部分歧（1859年10月）的声音也掩盖起来了。

1860年，建成了通往特里尔的铁路线，因而本国与国际的交通衔接起来了。铁路运来了焦煤，终于使人们在应用本地高炉时不再需要木材和河流了。这种焦煤，在此后半个世纪都是从列日进口的。

1870年，现代资本主义开始侵入冶金工业。最初的两个工厂（梅斯厂和布拉瑟厂）都设立在阿耳泽特河岸的厄什。当时这个城市还被称为"坏城市"，这个绰号也许缘于当地贫瘠的红土。它所出

产的矿石，以前只用于砌炉灶，以致人们蔑视地称之为鱼卵矿石。

这一下，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外国移民流注的地域。1907年，冶铁工业招雇的外国人多于本地人两倍。1881年至1886年的经济危机，对一个没有自身资源的新国家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事件”。整个金融结构和新的中等工业——如制糖工业——同时遭到毁灭。一些强大的冶金企业以及亨利亲王铁路公司都倒闭了。它们的破产留下了明显的无法补救的创伤。

然而，在同一时期，英国人托马斯和吉尔克里斯特的创造发明，解救了这次危机。他们所发明的矿石去磷法，有利于洛林和鲁尔的矿层，而使英国失去了它的工业霸权地位。

欧洲大陆上第一个获得专利许可证的是卢森堡的冶铁巨头艾米尔·梅茨。

产量增长情况如下：

1855年至1865年之间，生铁产量由六十吨增加到十二万五千吨。

1865年至1873年之间，生铁产量由十二万五千吨增加到二十五万吨。

1891年至1900年之间，由五十万吨增加到一百万吨。

1904年至1913年之间，由一百二十万吨增加到二百五十万吨。其中的半数已经炼成了钢。

矿石生产，由1872年的一百万吨，上升到1907年的七百五十万吨以上。

这个卓越的飞跃，尽管把这个区区小国列入现代基础工业的六个领导国之一，但并没有因而无情地打乱了社会结构。按照集中的规律，尽管许多手工业性质的生产一一消失，可是它加强了与冶铁工业并存的许多中等工业，例如机器制造厂、皮革厂、手套厂、啤酒厂、陶器厂、制烟厂和许多其他的工厂。

至于农业方面，在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资源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异体而同生的奇特的范例：英国人的发明，不但保证了卢森堡冶金业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应用托马斯法从矿渣中提炼出来的副产品是一种天然的钙肥，因而使贫瘠的阿登区能够成为肥沃之乡。

第五章

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1914年8月2日凌晨，德国皇太子部队的联队在几个钟头内就占领了卢森堡。解除了武装的沃邦古要塞①，那时所能设置的唯一象征式的障碍物，是横置在宫堡桥头上的一辆大公府的汽车。贴满墙上的政府和市政厅反对破坏中立的抗议书，不久都被“司令部”的公告所代替了。

风暴转向西面袭击，冲击着比利时——它于8月3日拒绝了德国的最后通牒——和法国的洛林。

8月4日，冯·贝特曼—霍尔韦格总理在德

① 沃邦(1633—1707)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元帅，法国占领卢森堡后，卢森堡要塞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

国国会承认了所犯的错误，说什么德国人民的生存权利迫使他撕毁了那些“废纸”①。

整个国家都吓瘫了，救济会和红十字会忙乱地组织起来，把粮食、药品和恻隐之心送到邻近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被破坏得很厉害。军事当局对救济会和红十字会的活动并不加制止。可是，“保安局”却很快就要把救济会的核心人物，如作家马塞尔·诺佩奈等，加以逮捕。

德皇大本营从1914年8月30日至9月28日设在卢森堡。就在这里，毛奇②获悉霞飞③反攻的消息；也是在这里，毛奇下令退却，结果导致了马恩河战役的惨败。

当德皇大本营迁到夏尔维尔城的时候，德国的新闻记者们非常高兴能躲开那种冷酷无情的敌意气氛，这是他们当时在一个理论上中立的国家

① “废纸”：1914年德国总理冯·贝特曼—霍尔韦格(1856—1921)把所有的双边协定都视为“废纸”，单方面予以废除。——译者

② 毛奇(1848—1916)：1914年任德军总参谋长。——译者

③ 霞飞(1852—1931)：法国元帅，1914年至1916年任法军总司令。——译者

到处都可遇到的。

在整整四年当中，运动战转变为堑壕战。大公国由于跟自由世界隔绝，公国境内的政治生活遂向着一种不健康的方向演变。

保罗·艾申总理是有史以来温情主义政治的化身，他的死震动了舆论界，他和年轻女君主玛丽·阿黛拉伊德之间的争执是众所周知的事。左派责备二十岁年轻女君主的亲信排挤她的宪政顾问们，以便控制一个象女君主那样信奉宗教到了神秘主义的灵魂。

总理死后没有几天，政府成员就全部辞职了；而在辞职的理由中，流言得到了证实。

女君主接着任命的内阁系由极右的新人组成，他们公开和议会的多数党作对。对于街头的示威游行和议会内部的吵架，玛丽·阿黛拉伊德的回答是解散国会。这当然符合宪法的条文，但根据议会多数党的意见，并不符合宪法的精神。国家由于被断绝了一切供应来源，又被占领军掠夺一空，饥荒的折磨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使得整个国家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卢奇内阁（指女君主刚任命的极右内阁——译者）提出了它的竞

选纲领：一方面，答应消费者要求，对供应和物价将严加管理；另一方面，又答应生产者的迫切要求，将取消扼制农业的一切障碍。这个新的竞选纲领使得农村脱离了自由党。但是选举的结果，卢奇内阁以二十五票对二十七票而成为少数。

当大炮在凡尔登轰鸣，当矿区每夜被警报惊醒，当饥饿把孩子们折磨得眼眶深眍的时候，全国各地却热中于出小册子，开群众大会，大打内战。

国家一派乌烟瘴气，表现在内阁危机的持续，联合政府寿命的短暂，通货膨胀，实物交换的复原，黑市大王的横行霸道，而对他们的取缔既残酷又无效。在这时候，帝国禁止了一切外来的供应，而帝国的军队又把所有的库存抢得一干二净。

1917 年，无产阶级群众被俄国革命的口号所鼓动，一万名冶金工人于 6 月 5 日发动了一次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大罢工。

在1918 年 7 月的选举中，右派政党获得二十三个席位，其他二十七个席位则分属于四个不同的党派。自由党从此成为三个老牌政党中最弱的一个。

在这内部斗争的过程中，有些政治事件正在

酝酿着。促使1918年德军最后进攻战失败的间谍活动，就是在北方法国情报网被一举打尽以后，由英国情报局在卢森堡组织的。

新的密电码由英国军官以惊人的方式在降落时随身带来，但是情报的传递却用一种很平凡的方式登在农业报的行情表里寄到瑞士去。

第二节 停战与革命(1918—1919)

1918年10月，卢森堡忘记了饥饿、限制、代用品、轰炸、西班牙的流行性感冒①、争吵。从巴尔干到北海，德军战线全面崩溃了。

宿营站的士兵哗变，纷纷逃散，到处流窜。带着红臂章的士兵把军官们的肩章扯了下来。一挺机关枪只值几支雪茄烟。

协约国联军的俘虏离开集中营蜂拥而来，和在卢森堡躲了好几年的法国兵混杂在一起。

德军前线部队经过时，德军的纪律再次显现了几个钟头。《马赛曲》已在街头回荡，但是，德

① 1918年，西班牙的流行性感冒几乎遍及全球，造成一百多万人的死亡。——译者

国将领们镇定自若，最后一次检阅了他们曾经声称从来没有被敌人打败过的队伍。

当美国的重炮就要从洛林前线对着卢森堡瞄准的时候，德国哀求停战了。

在灰尘里打滚的花冠舞是能影响气氛的。在一个酒吧间里，工农委员会在一群惊讶的群众面前宣布了社会共和国。

但是，城市遭受三年灾难后，人们的不满情绪正在寻找比较可以发泄不满的出气筒。事情很简单，只要把女君主作为靶子就行了，她"自己声明过是富农的保护者"，她"借占领军的权势，按照普鲁士方式来解释宪法条文"，而且还说她"站在敌人一边"。

说她"站在敌人一边"这个指责是自发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只要宫廷中有德国人，只要年轻女君主的宗教督导员也属德国国籍，这种指责就可以找到表面的理由。最主要的指责之一是说她接待过德皇、赫特林总理和德国将军；而对于女大公爵曾向德皇作过交涉，使一些已判了死刑的卢森堡人、甚至还有比利时人和法国人都得到减刑，这一点却压根儿没人理会。

因此，11 月 11 日，当钟楼上群钟齐鸣，庆祝息兵止戈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示威群众在离王宫几步远的地方，向共和党的演说家们鼓掌喝采。

但是，在 11 月 21 日欢迎美国解放者，以及第二天欢迎福煦元帅① 的卫队——司令部就设在卢森堡——的时候，各党派之间的矛盾暂时被狂热的欢乐冲淡了。

内部斗争不久又发生了，这是由下面的消息挑起的：虽然战胜国随时提起有三千名卢森堡志愿军在联军中、特别在法国混合团中牺牲了，但战胜国却拒绝与女大公爵恢复外交关系。

每个政党都一股劲地攻击敌对党不爱国：右派要把国家的命运和它的受牵累的女君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呀；左派要摧毁王朝，从而摧毁国家独立的最后堡垒呀！

在政府中任职的社会党代表和自由党代表，尽管他们的委任已被撤销，依然受到重用。人们的愤恨心情，就因私人的利害关系而加剧了。

通过福煦的关系，三个政府成员到了巴黎奥

① 福煦（1851—1929）：法国元帅，1918 年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译者

塞沿河街① 去会见皮雄② 先生。他们在那里只听到这样的话，说是有误会，并且虽然法国对它的英勇小邻邦抱有好感，但是共和国部长(指法国外交部长——译者)不能接见大公国的政府代表。

当这三个政府成员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首都正处在公开叛乱之中；由于志愿军连队起来造反，赶走了他们的军官，情况益加严重。

女君主的最后一封信，由福煦递交巴黎，于1919年1月8日得到同样不利的答复。玛丽·阿黛拉伊德不愿意向外国的压力屈服，她声明只有在右翼政党的同意下，她才肯让位。

翌日，街头骚乱的消息传到了议院。尽管议院已经休会，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仍然继续参加公安委员会会议。狂热的群众欢迎共和国成立宣言，这宣言是由某些没有受委托的无名小卒在阳台上宣读的，并没有举行必要的仪式。协约国军大本营的发言人——新闻发布官罗贝尔·德·儒弗内尔规定残余议会在一刻钟之内考虑对革命的态

① 奥塞沿河街是法国外交部所在地。——译者

② 皮雄(1857—1933)：1917年至1920年任法国外交部长。——译者

度，结果议会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

用军乐队来驱散群众的尝试已告失败，要塞司令德·拉图尔将军只好用军队来恢复秩序了。

晚上，群众又重新集合在演兵场，他们声嘶力竭地嘲骂公安委员会发表宣言时没有提到“共和原则”。自由党退出了委员会。另一个委员会、甚至于好几个委员会立即组织起来了。翌日，法国兵把这些委员会从公共大楼里驱逐出去，合法政府又恢复了它的职权，这表现在志愿军连队的解散方面。

这种突如其来的平静，在人们听到深得人心的夏洛特公主继承了玛丽·阿黛拉伊德这一消息时，一下子变成了欢乐。让位后不久，那个可怜的女君主戴起了面纱，终于实现了她平生的最高意愿。但她衰弱的身体支持不住了，1924 年，穷人的玛丽修女与世长辞了。

夏洛特前不久和波旁—帕尔马的费利克斯亲王订婚，他是路易十四的后代，也是查理五世的后代。夏洛特即位后，革命风暴随即平静下来，卢森堡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担忧也消除了。

第三节　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1921—1939)

关税联盟条约① 由于中立受破坏而失效，遂于1918年12月被废除。关于后来的经济方向问题，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不久前宣布的各国人民享有无限自由的教条仍怀有幼稚的信心，国会因此决定，把确定政体的公民投票，同确定未来经济联系的全民协商结合起来。

确定政体的公民投票以及废除秘密条约，看来是行使国家主权原则的必然结果，而国家主权是不久前明文载入宪法的。

说真的，国内已不再有什么严重的意见分歧；国际上所有的乌云也都已驱散，因为国王阿尔伯特一世② 作出义侠式的保证，答应给他的卢森堡表妹以无限的支持。实际上，全民政治投票(1919

---

① 关税联盟条约：指卢森堡和德国于1842年缔结的关税条约。——译者

② 阿尔伯特一世(1875—1934)：比利时国王，1909年至1934年在位。——译者

年 9 月 28日）有百分之八十的票都投了女大公爵夏洛特。

经济问题全民投票的结果告知政府：六万零一百三十三个选民倾向于法国，而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二个选民倾向于比利时。这种结果可说是在意料之中。除了葡萄种植业以外，几乎所有的团体，或是出自理智，或是由于感情，都从法国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因为法国提供的市场可以和德国缔结的关税联盟的市场一样广大，而且法国的保护更为可靠。

在北部，农业界害怕有一天会一下子遭受迟迟不退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曾经使比利时的生产在很长时期内才适应世界市场的情况。

在工业方面，由于卢森堡离海洋和河川都较远，若在比利时的经济范围内和比利时竞争者相比，自认处于不利地位。

但是全民投票的意义还有它的政治内容。鉴于卢森堡舆论不相信某些比利时摇摆不定的主张，勒阿弗尔政府① 遂于 1917 年请求法国政府不

① 勒阿弗尔系法国西海岸的一个城市；勒阿弗尔政府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比利时的流亡政府。——译者

要关心卢森堡(可以肯定说,法国军人是不同意这样做的,因为福煦元帅抵达卢森堡时,就向比利时将军巴尔蒂亚关闭了卢森堡要塞的大门)。

某些比利时爱国者,由于亡命国外,脱离了现实，异常固执地声称大公国是他们的阿尔萨斯—洛林省（意指是比利时的一部分——译者)。某政治委员会的报刊论战——这种论战在比利时无人理会——在卢森堡的反应糟透了。

公民投票的第一个结果，是和比利时政府断绝正在进行的谈判；第二个结果，是阻碍卢森堡的行动自由远远超过阻碍邻邦的自由。

不仅是许多强大的工业团体，而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反对以任何方式把卢森堡和法国联结起来。因此，过去曾经一度和布鲁塞尔的谈判于1920年7月又不得不恢复了,不过卢森堡的地位显然削弱了。

同比利时签订的条约获得卢森堡议会的通过(二十七票赞成,十三票反对,八票弃权)，于1922年5月1日开始生效。

*　　*　　*

缔结关税联盟的事例，若在1842年决不会得到议会的赞同，而此时却获得通过，这真使得珈桑德拉① 有点羞愧。

一种新的生活环境要求多方面的调整才能适应，而这种调整往往是痛苦的。农业不得不把重点移到牧场方面，这就损害了小麦的种植，不过靠了1935年补充协定所规定的灵活性，小麦的种植才得到保护。相反，畜牧业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

葡萄业不得不放弃混合葡萄酒的生产，这种酒酸度较浓，深得德国商人的好评。可是，葡萄农要改种优良的葡萄，就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和无限的代价。四分之一的葡萄田被锄掉了，经过选种的葡萄苗代替了以前大量种植的旧品种。

冶金工业——煤矿的开采和矿藏现在都集中在海关封锁线那边了——拚命地朝着用生铁炼钢的方向发展。1927年的钢产量为二百七十万吨，

① 珈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她从阿波罗那儿学来了未卜先知的本领，因对上帝失信，上帝点化任何人都不信她的预言，以示惩罚。后来，"珈桑德拉"这个名字就成了没有人相信的预言家的代名词。这儿喻指不灵验的预言家。——译者

占产钢国家的第七位，这正是国际钢业卡特尔的总部设在卢森堡的缘故。

在中等工业方面，有些部门倒闭了，而啤酒业、皮革业、旅游业则扩大了营业范围。国会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显得特别关心。一般说来，国会设法维持联合政府的寿命。1921 年即已参加政府的约瑟夫·贝希先生于 1926 年组成了天主教党—自由党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执政了十一年。1937 年，他的朋友皮埃尔·杜邦组织天主教党—社会党联合政府时，他仍参加政府工作。

1939 年，正当东边发出阴沉可怕的威胁时，人民虽然心情沉重，但仍热诚而隆重地庆祝他们独立一百周年。9 月 1 日，希特勒入侵波兰，惊惧的险情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元首尊重中立的任何庄严的诺言都不足以消除这种惊惧。

第四节　大规模的侵犯（1940年5月10日）

公路上的障碍物和冷冷落落的几下火力交锋，抵挡不住德国国防军大批机械化部队和空降

部队的入侵。5月9日至10日的夜间，他们排山倒海似地冲进了大公国。

根据1月所作出的决定，女大公爵家属和政府成员撤离了国境，去请求盟军保护。他们的车子前前后后都有成千辆车子簇拥着，车上的人就在惊愕的法国海关人员惺忪睡眼的监视下，于清晨三点至五点之间进入了法国。

法国的轻装部队从马奇诺防线① 出发，向前推进，占领了矿区的南部。希特勒的装甲部队不以为意，向色当突进，并在那里强行结束闪电战役。但是厄什的十万居民都疏散了，一半逃往卢森堡阿登山区，其余的逃往法国南方。这后一部分人经过惊慌失措的跋涉，来到了地中海；那里的主人虽然慷慨地款待他们，却解决不了他们在总崩溃之后要摆脱的贫困、沮丧和思乡病等问题。停战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该消息传来时，卢森堡兵团正在开始筹建。

女大公爵家属、政府成员以及其他好几百人，

① 马奇诺防线：马奇诺(1877—1932)是法国人．1922年至1932年曾四次出任国防部长。自1927年起，在他领导下在法国东部国境线修建了防御工事，称为“马奇诺防线”。— 译者

终于到达西班牙，又从西班牙经过葡萄牙，到达了在“闪电战”之下战栗着的希望岛。

好几百个难民在法国定居下来。大部分人受到家信的鼓励，在离开家乡四、五个月之后，又回到了卢森堡。他们在卢森堡所看到的只是愤怒和恐怖。

然而，这些家信并没有说谎。就整个西欧范围来说，德国国防军原先的坏名声对它反而帮了大忙。人们本来以为德军尽是狂暴的“雇佣兵”，结果发现他们既“端正”，又有纪律，不禁大为惊讶。

当然，侵略者的命令是严厉和苛刻的；法郎换成沿途印发的临时纸币，如同征收黄金、外汇、车辆马匹以及贮存物资和汽油等一样，适足以导致破产。经济管理条例带有一种可笑的形式主义，食品配给起初很严格，似乎没有必要。然而，尽管战地宪兵进行了无法计数的审讯，尽管许许多多知名人士和所谓间谍遭受逮捕，但一切都比人们原先担心的还要好些。

5月11日，众议院提出了一个庄严的抗议，并且任命了一个由若干官员组成的政府委员会。

但是柏林拒不承认该政府委员会在法律上的权限，说是这个政府的敌对行为有损于该国的主权。

不久，515野战军司令部收拾行装，得意洋洋地向海峡群岛出发。军官们对那些愿意听的人们发出了神秘的警告：在我们走了之后，有土匪！

1940年8月1日，就在巴登和萨尔两行政区长官进入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一天，特里尔－科布伦次的行政长官居斯塔夫·西蒙被任命为大公国的民政长官。

象这样依附于毗邻的行政区而不是归附于帝国，这是党（指德国国家社会党——译者）和外交部的一种妥协。这种依附可以说是一种事实上的合并。只有一个例外的限制，卢森堡的民政长官临时隶属于驻在布鲁塞尔的以法尔肯豪森为首的最高司令部。

第五节　民政长官

这位从前的小学教师居斯塔夫·西蒙，接受了德国交予的任务：要争取卢森堡的民心，使他

们改恶从善，他因此一跃而成为极权的君主。他野心勃勃，要与他在洛林的同僚布克尔相颉颃，甚至要略胜一筹。在七年中，这两个权迷心窍的人一直在激烈地勾心斗角，他们在争夺帝国驻萨尔区的专员职位上发生了冲突。倚仗希姆莱的保护，布克尔战胜了西蒙，因为西蒙只有戈林做后台。正当特里尔的这个侏儒（指西蒙——译者）在德国最穷的行政区里等得很不耐烦的时候，他的竞争者却一帆风顺地升任为德国驻维也纳的副长官。

首先，西蒙起来反对军队对他的监护，直到8月8日，来了一封电报，命他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出任民政长官。法尔肯豪森按捺不住他的气愤：“让这些神气活现的家伙去出丑吧！”一直到最后一天，布鲁塞尔的最高指挥和卢森堡的民政长官的关系依然是紧张的。

其次，西蒙还有一点不如布克尔，即布克尔曾驱逐七万洛林人到法国去，在使用恐吓手段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西蒙得赶上去。可是在卢森堡，这样的举动会遇到国际上的麻烦。

西蒙找到了别的办法。他在抛出禁止使用法语的庄严法令之前，先检阅了一千名德国“保安警

察”。然后让他们留在那里，当着他们的面，象石块崩坍似地发布各种通令：解散各政党和各式各样的群众团体；搬用德国行政制度，采用纳粹镇压法令和纽伦堡法律；对犹太人、逃亡者、公布的敌对分子以及群众团体、工会、修道院等等的财产加以查封；对报刊和印刷物实行管制。整整四年期间，只要动一动或说半句爱国的话，就构成“叛国”或“分裂主义”的罪名，要受到特别法庭的镇压。

8月14日，当德国专员在四个新设立的区就职时，行政长官宣布了卢森堡这个国家不复存在。可是，所有的人胸前都自动地戴上了独立一百周年的纪念章，行政长官认为这是把威胁付诸行动的好机会。他采取行动，亲自带领一群豢养的恶棍，在“保安警察”眼前用棍棒殴打妇女和老人。谁反抗，谁就要在警察局再尝到一番“训斥”。居民无比惊讶地获悉，这些穿白衬衫黑短裤的暴徒就是唯一合法的新“政党”的突击队，而这个“政党”以后居然名之曰“德国人民运动党”。

这班歹徒挥舞着“橡皮棍”，从首都窜到农村去为非作歹。在厄什，当他们狼狈不堪地挨打时，

头戴绿帽的警察马上就出现了。

10月20日，行政长官下令把纪念1914年至1918年牺牲的卢森堡三千名志愿军的纪念碑毁掉。那些穿着黑白衣服的流氓，听到有人咒骂，遂向满腔怒火的群众冲过去。群众便跟他们混战一场。对“盖世太保”来说（直到那时，群众只是通过那些充满着恶梦和可怕的窃窃私语的传闻才知道“盖世太保”这个名称的），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他们惊心动魄地登台表演了。群众躲开了正用高速猛冲过来的卡车，当盖世太保准备用枪托打来之时，群众四处散开了。有上百个卢森堡人被乱抓了去，被解押到保利别墅司令部，统统给关押起来，有半数的人坐了好几个月的牢。

在这种恐怖和沉闷的气氛中，公务员听说特别法庭要为公用事业的职员增设一个特别科，为的是惩罚他们迟迟不信奉“德国人民运动党”的种族和“文明”的教义。稍有迟疑，必然遭致开除，而且势必要承担开除以后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手工业者、商人、工业家也听到同样的警告，若再踌躇，他们的店坊、企业就要被关闭。靠工资过活的人被告知：如果他们犹豫不决，就立即要被征到德

国去服苦役。

公务员解职的名单和自由职业者吊销执照的名单登满了报纸。四年期间，不在报上公布的还有成千上万的名字！当被解职的律师、法官、教师、医生都被强迫去建筑帝国公路的时候，当工人成群结队被送到德国的厂棚去的时候，上面所提到的“后果”一词的意义第一次显示出来了。

这个制度的最大特征是自愿强制。明确规定的禁令比较少，仅限于某些行为，如禁止讲法语，以及在方言中使用这种腐朽语言的某些词，如“对不起”、“谢谢”，禁止保留自己的法国姓名而不肯使之德国化，还有禁止收听未经许可的电台。关于这方面违禁的罪行，人们事先就知道规定的坐牢年限。不过，就一般情况来说，占领军只是使用劝告方式，叫人佩带徽章，接受“德国人民运动党”的职务，出席政治会议，行希特勒式的敬礼，征集儿童加入青少年组织，参加冬季救济工作，在数不清的纳粹节日里张旗结彩，尊敬卐字旗。可是，如有违者，虽然不被砸烂脑袋，至少也要被告到盖世太保那里而受到处罚。欺骗手段甚至用来对付德国的舆论。诚然，德国画报刊登过“纪念碑”遭毁

的情况，但又加上了一条注语：英国空中强盗炸毁了卢森堡的纪念碑。

家庭生活受到各党派、各小组、各住宅区、各个组织的监视人的控制；任何人拒绝购买《我的奋斗》一书时，他们都要进行告密。就象盖世太保的抢劫、人质的指定以及随意遣送去集中营一样，告密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有时放声大笑一阵，会感到轻松一些。笑话可多呢，比方说，一个做父亲的给自己儿子取名汤姆，说是侮辱了祖宗，不得不公开道歉。以后，他的儿子最好就取日耳曼神的名字巴尔杜尔(Baldur)；可是，巴尔·杜尔(bâl dûr)在当地方言的意思是"够受了"。

不过，具有比较正当的理由发笑的人，是那班上层阶级的当选者，他们占据了从工头到经理的位置，非常科学地组织了经济掠夺：大企业归于戈林，归于行政长官，归于德国的卡特尔；中小企业分给民政长官的朋友；修道院分给纳粹学校，而犹太人、逃亡者、关在集中营的人以及流放者的财产，则分给蒂罗尔和布科维纳的小纳粹分子。大公国宫改为高级饭馆，女君主家属的乡间宫堡则

成为“戈培尔大厦”。

第六节 恐怖时期

当笼罩着城市的恐怖扩及乡间时，西蒙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卢森堡人要是能自由选择“德国国籍”，那就足以立即向元首表明，他本人的任务是卓有成效的了。

1941 年 10 月 10 日人口登记时，在“所属种族”一栏中，只许填写“德意志族”。如果填写“卢森堡族”，那就要招惹分裂主义的罪名而受到所规定的惩罚。

在前一天，特别法庭——日夜开庭——宣判了一些人的死刑。有四十个人质被罚款六百万。报纸和演说者津津有味地报道成批的人被转送去集中营的消息，同时又宣布行政长官要用集体流放来镇压顽抗者。卢森堡的职工们对于正在给他们灌输自己那套理论的德国头目的回答，是把花束放在桌子上，意思是“永别”。

正当希特勒宣称，由于维牙斯马战役的胜利，在俄国的战斗降格为警察行动的时候，卢森堡整

个民族表示随时挺身而出，准备接受集体流放。

在夜间进行的典型民意测验表明，有百分之九十五至九十七的居民做出违反禁令的答复，其中也包括"德国人民运动党"的高级人员。在一个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行政长官在报纸上宣布撤销人口统计。

但是，行政长官不是醉汉似的咒骂一阵，发泄愤恨就算完事。上述那种背信弃义罪行，给惩罚范围扩大到思想领域提供了"合法"依据。盖世太保撒开了大网，一举逮捕了一千二百名嫌疑犯。他们是难以很快离开欣策尔特集中营的。

* * *

1942 年，当德国国防军迫切要求增援，以补充在斯大林格勒受到惨重伤亡的师团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的行政长官都连忙派送部队。西蒙犹豫不决。但是他要和布克尔作对的思想，把他的犹豫一扫而光。1942年 8 月 30 日，他以庄严的国家公文的形式，命令那些已经完成"劳动服务"的五届适龄应征青年去服义务兵役。

就连民政长官手下最机警的人，也因为过于相信盖世太保，而没有预料到会导致1942年9月1日至5日全国公开反抗的那种强烈的不满情绪。前所未有的那种自发性的总罢工，一下子扩展到工厂、工场、商店、机关、学校和农庄。

西蒙惊慌失措，一听到柏林对此事态的反应就发抖，他请求希姆莱调派党卫军突击队来镇压。1942年9月2日，红色布告——日期提前为8月31日——宣布戒严，并且设立一个由盖世太保的头目主持的军事法庭。所有的报纸都默不作声。但是一直到9月9日，许多夺目的红色布告每天都宣布处决的决定。自由世界做出反应了。全世界各个地方，无线电广播、报纸、各国议会都欢呼同盟国中这个最小国家的英雄主义的精神。在西蒙的小小公国周围掀起的宣传浪潮震动了戈培尔。他的密使来到现场，制止了这场屠杀。

一个星期之后，行政长官公布了镇压的人数：二十一人判处死刑；一百二十五人移交给盖世太保，其手下的受害者将穿着集中营犯人的制服，编入前线的军纪连；二百四十个中学生被送往“教养营”。今后的事，就是迫在眉睫的流放，就是所

有中学受到取消的威胁，就是在"德国国籍"问题上可疑的公务员有被撤职的危险。下面就是结论：人们指责我们忽略了说服教育而肆意恫吓。但是有了军纪连和流放，就不需要恫吓了。

从9月17日起，有的家庭全家"流放"，深夜被带走，成群成群地运往东部，送到西里西亚或波兰，以便他们在党卫军的营地学习如何适应"德国的生存空间"。

这种行动是由一个党卫军的将军领导的，它有时由于警察部队参加搜捕抗拒的游击队而延误了。但当这些抗拒者和逃兵的家属自然而然地列入流放者名单时，这种行动便加快了。一直到解放时，有五千人就这样被送到东部去了。按照希姆莱的计划，"百年来和比利时人接触而堕落了的人口"的三分之二都要送走，根据的纲领是："在边界上不要绵羊，而要狼狗。"

第七节　解放(1944年9月10日)

起义者的鲜血没有白流。居斯塔夫·西蒙永远不敢征召总计七届以上的适龄青年入伍，这是

洛林所征召的半数，阿尔萨斯征召的三分之一。

在一万五千名壮丁中，三千人躲避了征集。至少有二千人因开小差或违抗命令而遭到了无情的镇压。

在国内，抗拒服兵役的青年，有的躲在荒废的矿区，有的躲在临时的小碉堡里，有的藏在岩洞、谷仓或地窖里面。在这些地方，有时发生凄惨的悲剧和流血的斗争。后来，人们设法把挤不下的人疏散到法国或比利时去，那里有新的游击队接应。不少人经由在非洲的外国兵团或从米兰达的西班牙兵营，终于到达皮隆将军的部队，加入他所率领的旅那个专为卢森堡人设立的加强连。

德军分散在欧洲大陆各地，确实有利于卢森堡人在德军里面组织间谍活动，其中最出色的是获得了有关佩内蒙德地下设施的第一手准确情报。

正当拒绝服兵役者、反抗者、谍报人员、人质等遭到枪决，悲惨地证实了盖世太保的力量有增无减的时候，德国国防军的幻想终于破灭了，它的作战部队溃不成军，连同死不回头、贪婪无厌的党卫军所属各师都纷纷后撤，宣告了第三帝国的

总崩溃。

四年期间，行政长官滔滔不绝地议论女大公爵的可耻的出逃。9月1日，在美军入境前十天，他和他的参谋部仓惶逃跑了。

可是这位行政长官受到联络官苏谢将军一顿难堪的训斥，三天后他又回来督察民用财产的撤运。他的重新出现，使得人民庆祝胜利的准备工作仓卒结束，真是大杀风景。

* * *

9月9日，美国人终于越过了边界。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就进入了狂欢的首都。身着英国军官制服的卢森堡亲王（这儿的卢森堡亲王就是女大公的丈夫费利克斯亲王——译者）和王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由于贮存的物资用尽了，霍奇斯的部队便停了下来，至于摩泽尔河流域的“无人地区”，则由卢森堡民兵负责防卫。

经济上经过一番奋战，终于克服了焦煤供应的困难。迪费丹日地方各工厂热火朝天地在搞战

时技术性能最大的生产：十天之内，威塞尔桥就落成，桥的跨度为八百米，上面铺有铁轨。4月9日，满载物资的车子通过了，这座桥的建成，促成了敌人的早日投降。

9月23日，政府从伦敦迁回卢森堡，就组织机关部门，并着手征兵。

美军原以为德军在10月反攻，所以直至12月14日才开始调整部署。德国一支军队的士气被戈培尔鼓动得奇迹般的旺盛，两天后发动了阿登战役。

在穆勒塔尔森林，卢森堡民兵协助美军炮兵封锁了通往首都的公路。举国上下，胆战心惊。幸亏德国统帅部未能把准备强渡摩泽尔河的一个军集合起来，因此攻势便朝着马斯河的方向发展了。

最后，美国将军佩顿统率的三个师几天内从萨尔突围成功，穿过大公国南部，驱散了恶梦。接着又解救了巴斯托尼的危急，冲破德军侧翼，用突击战术，把敌人驱到齐格飞防线①。战斗继续了两

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齐格飞防线是德国兴顿堡前沿阵地的第一道主要防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齐格飞防线指巴塞尔和克累弗之间的德国西部边境线上的防御工事体系。——译者

个月。然后佩顿迂回前进，2月8日越过维安登，13日越过埃赫特纳赫(这两个城市在战报中提到过十一次)，包围了特里尔，突破洪斯吕克高原，猛攻法兰克福，就在德国心脏吹起号角，宣告困兽气息奄奄了。

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罗斯福总统实现了他向女大公爵所许的庄严诺言，把她送回卢森堡。整整四个年头，这位女君主是抵抗的象征，她的归来是个凯旋。

那时国家迫切要做的，是接待俘虏营归来的儿女和统计损失的人数。在三十万人口中，在集中营关过的有二千人，坐过牢的也有二千人。五千人被流放到东部党卫军营地，一万五千人受到征调，被迫离乡背井去服苦役。穿条纹服的人(指囚犯——译者)和穿灰军装的人(指当德国兵——译者)一共失踪了七千多，其中有五百人被处死刑。

第六章

战后时期

从停战那一天起，卢森堡人民就积极地医治战争中所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创伤。

精神上最主要的问题是清洗问题，这个问题在比、荷、卢三国都存在同样的情况。在卢森堡，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真正的卢奸已离开了祖国，跟敌人跑了，要到群众头一阵怒潮平息以后，他们才回来。因此，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欲望，群众的激愤只能就地向一些职位低微的替罪羊发泄。由于纳粹主义在行政上的渗透，比较聪明的办法也许是依照法国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政策行事。

物质损失和人员损失的赔偿费大约需要二百亿法郎。

战争破坏了百分之四十五的耕地面积；全国六万幢房屋，有四千幢遭到严重的破坏，一万四

千幢受到了损伤。南部工业化地区的经济潜力，虽不说是奇迹般地，但至少也是幸运地保存下来了。只有保存了这种经济潜力才能使人们满怀希望、百折不挠地去进行工作。不过，一直到1949年，由于缺乏焦煤，正常生产陷于瘫痪状态。

不可缺少的国际援助或是通过直接途径，如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或“瑞士捐赠”机构进行办理的，或是通过政府间的安排来实现的。政府间对国际援助的公平分配问题，在比利时—卢森堡的经济联盟(该联盟差不多一解放就恢复了)范围内得到了保证。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的这两个国家，由于历史沿革、友谊和共同的良好愿望而彼此亲近，在战后的欧洲形成了一个协调和秩序的中心。至于1949年9月5日在伦敦签订的作为互保公约的比、荷、卢关税联盟，只不过是给未来开出了一张期票，目的是要把两千万人口和世界贸易的百分之五均集中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尼德兰。

马歇尔计划及其各种不同形式组织的直接好处，看来可能是有限的；但从其间接的影响来看好处是无法计算的。因为从此恢复了国际贸易，

这是比利时赖以生存的动脉，更是卢森堡赖以生存的动脉，卢森堡每年要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业产品。

这两个由紧密的经济共同体连结在一起的民族，其百年深厚友谊在欢庆大公国王储约翰亲王和比利时的约瑟菲娜—夏洛特公主结婚时(1953年)，动人地表现出来了。

大公国是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而不断繁荣昌盛起来的。只是到了1951年钢的产量才超过三百万吨。今天由卢森堡高炉熔炼出来的三百五十万吨钢，几乎全部造成半制成品和钢材。铁矿的开采重新超过七百五十万吨。钢铁产品的出口总值，按人口平均分配每人差不多达到一千美元。

由于其地理位置和经济潜力，卢森堡似乎有点注定要成为国际协商的中心地。艾米尔·迈里希是一个伟大的欧洲人，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工业先驱者，他于1926年把"国际钢业卡特尔"设在卢森堡。1952年，这个小小的京城被选为"欧洲煤钢联营"总部的临时驻在地。

如果说主要工业的发展控制着预算和决定着工资水平的话，那末卢森堡并不因此而避免了单

一经济结构固有的危险。制革业方面，论潜力和比利时相同，但目前的确还不能恢复它先前的地位。反之，啤酒业、烟草业、化学工业、仿香槟制酒业、五金加工行业、陶瓷业以及采掘工业，由于建设的突飞猛进而得到益处，总的说来都有大幅度的、健康的发展。

在农业上，放弃谷物种植而发展畜牧业的情况日益显著。但是个人的努力不足以弥补与比利时及荷兰伙伴相比而见绌的物质因素。国家有效的援助至多只能延缓农业人口减少的速度，目前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而一个世纪前则约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人们认为通过市场管理的办法来保证农民在国内供应的优先权，是完全必要的。

虽然中等阶层看来还算健康，可是手工业部门却面临着劳动力(甚至独立劳动者)流向工业部门的危险。

这些在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裂缝，引起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措施：在群众民主制度下，一方面要稳定目前的社会学上的平衡，另一方面要保证贫苦阶级的社会福利。这样一种纲领必然给预算赋

于一种国民收入大幅度再分配的职能。结果，除了承受战争损失和建军这个崭新的负担之外，还要承受极重的额外财政负担。所以，当政府着手把敌人的规章法令统统废除的时候，不得不例外地保存希特勒时代苛刻的税收制度。今天，由于货币贬值和高额累进税率这两个原因，同样的购买力所承受的负担要比在德国占领时期大两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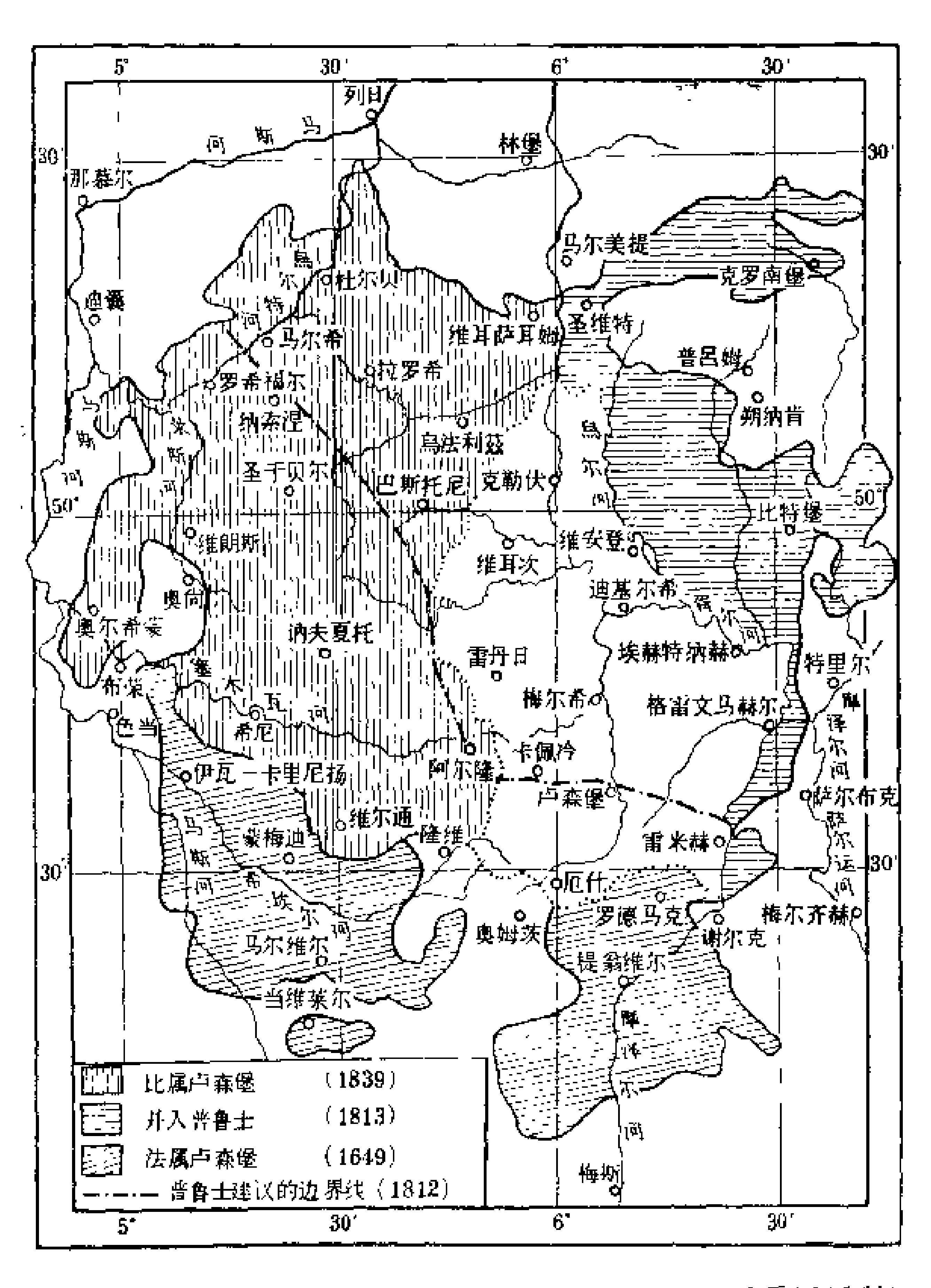
自从停战以来，卢森堡就想重新离开伟大的历史潮流而生活；在国内政治演变中，对立着的各派力量只是相当模糊地表现出来。战前的两个大党在 1945 年 10 月 21 日的选举中获胜。新成立的政党爱国同盟，野心勃勃，想联合超党派的集体力量，把在敌人占领时期就成为事实的神圣同盟保存下去，可是没有成功。这个政治组织逐渐具有外国自由党的作用。

但是，战后第一届政府是由四个政党，其中包括共产党，联合组成的。这个政府维持到 1947 年，那时卢森堡铁路法规刚刚颁布，把“威廉一卢森堡”和“亨利亲王”这两个铁路网合并成为“全国总公司”，由国家主管，社会党阁员便因铁路问题而辞职。

由于社会党在 1951 年的选举中获得显著进展，爱国同盟便退出了和基督教社会党组织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取而代之。1954 年，基督教社会党以一票之差，没有得到绝对多数，天主教党—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未见更迭。

下面是 1954 年选举的结果（括弧里面的是 1951 年的选举结果）：基督教社会党二十六席（二十一席），社会党十七席（十九席），爱国同盟六席（八席），共产党三席（四席）。

1954 年，皮埃尔·杜邦先生死后，他的朋友约瑟夫·贝希继任内阁总理。贝希从 1926 年起就连任外交部长，从未间断。他大概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部长；从政府的寿命来说，他当然也是各国总理最羡慕的对象。



（照原图译制）

卢森堡历史地图

历代纪年表

阿登王室

963—987	西热弗鲁瓦一世	建筑城堡，并兴建卢森堡城
987—998	西热弗鲁瓦二世	帝国联盟
998—1025	亨利一世	对卢森堡的圣居内贡德的丈夫亨利二世皇帝作斗争
1025—1047	亨利二世	修建埃赫特纳赫大教堂
1047—1059	吉塞尔贝尔	修建卢森堡第二道城郭；萨尔姆族伯爵支系
1059—1086	康拉德一世	卢森堡—林堡伯爵一世
1086—1095	亨利三世	卢泽勒堡伯爵
1096—1129	威廉	对特里尔发动战争
1129—1136	康拉德二世	1131年西托团在希尼伯爵领地的奥瓦尔地方进行改革

那慕尔王室

1136—1196	“瞎子”亨利四世	对布拉邦特和埃诺发动

		战争
1196—1247	埃尔姆赞德	颁发城市自治证书

林堡王室

1247—1281	亨利五世·勒·布隆代尔	对维安登拥有宗主权
1281—1288	“囚犯”亨利六世	林堡的继承战争；沃林根战役
1288—1310	亨利七世皇帝（1308年至1313年在位）	与特里尔媾和
1310—1346	“瞎子”约翰	波希米亚国王。克雷西战役
1346—1352	查理一世（即查理四世皇帝）	鼠疫。埃赫特纳赫朝圣舞会
1352—1383	温塞斯拉斯一世	和布拉邦特建立身合关系，获得希尼伯爵采地

领地典押时期

正统君主		典押地君主
1383—1419	温塞斯拉斯二世（皇帝）	1386年格尔利次的约翰任总督

		1388—1411年①摩拉维亚的若斯任典押君主
		1401年若斯把卢森堡转押给"大胆者"菲力浦；1402—1407年又转押给奥尔良的路易
1419—1437	西吉兹蒙特（皇帝）	1409—1441年格尔利次的伊丽莎白任女公爵
1437—1439	奥地利的阿尔伯特（皇帝）	先嫁勃艮第的安都昂（1409—1415年在位）
1439—1457	"遗腹子"拉迪斯拉斯（匈牙利国王）	后嫁巴伐利亚的约翰（1419—1425年在位）
1457—1459	麦生的威廉，让权给法国的查理七世	将管辖权出卖给"善良者"菲力浦

勃 艮 第 王 室

1443—1467	"善良者"菲力浦	1443年11月21日卢森堡被占领
1467—1477	"蛮勇者"查理	签订索勒弗停战协定（1475年）
1477—1482	勃艮第的玛丽	卢森堡城郭近代化

① 此处"1411年"当系"1409年"之误，摩拉维亚的若斯于1409年已死。参阅正文第46页。——译者

1482—1506	“美男子”菲力浦	和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结婚(1496年)
1506—1555	查理五世	弗朗斯瓦一世自封为卢森堡公爵

西班牙统治时期

1555—1598	菲力浦二世	1545—1609年皮·欧·德·曼斯菲尔德任总督
1598—1621	奥地利公爵阿尔伯特和伊莎贝尔	1603年创建耶稣教学院
1621—1665	菲力浦四世	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条约，公国第一次被瓜分
1665—1684	“病夫”查理二世	选圣母为保护人，并给她取名为“受苦人的安慰者”，选她为首都保护人(1666年)兼公国保护人(1678年)

法国第一次统治时期

1684—1697	路易十四	沃邦要塞工程

西班牙第二次统治时期

1697—1700	查理二世	同盟国占领

1700—1711	安茹的菲力浦五世	西班牙的继承战争
1711—1714	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尔	西班牙的继承战争

奥地利统治时期

1714—1740	查理六世	普及土豆
1740—1780	玛丽—泰莉莎	元老极权主义
1780—1790	约瑟夫二世	开明专制政治
1790—1792	利奥波德二世	布拉邦特革命受到镇压
1792—1795	弗朗斯瓦二世	法兰西战役

法国第二次统治时期

1795—1799	督政府	1798年发生棍棒战争
1799—1814	执政府和帝国	1804年拿破仑临幸卢森堡

临时政府时期

1814—1815	大总督格鲁纳(俄)及扎克(普鲁士)	公国第二次被瓜分

奥伦治王室

1815—1840	尼德兰的威廉一世(国王大公)	1830—1839年比利时管辖公国农村地区 1839年4月19日，批准

		二十四款条约。公国第三次被瓜分
1840—1849	威廉二世	颁布恩赐宪法(1841年)和代议制宪法（1848年）
1849—1890	威廉三世	1850—1879年亨利任副总督
		1867年5月11日签订伦敦条约

拿骚王室

1890—1905	阿道夫大公	冶金工业飞跃发展
1905—1912	威廉四世	保罗·艾申任内阁总理（1888—1915年在任）
1912—1919	玛丽—阿黛拉伊德	第一次被德国占领（1914—1918）
1919—	夏洛特	第二次被德国占领（1940—1944）

人名译名对照表

三　画

“大胆者”菲力浦	Philippe le Hardi
马丁五世	Martin V
马扎儿人	Magyars
马扎兰	Mazarin
马尔波罗	Marlborough
马库尔，埃弗拉尔·梅居里安·德	Marcour, Evrard Mercurien de
马克西米利安	Maximilien
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尔	Maximilien-Emmanuel
马肖尔，吉约姆·德	Machault, Guillaume de
马耶	Mahieu
马奇诺	Maginot
马特努斯	Martenus
马梅拉努斯，尼古拉	Maméranus, Nicolas

四　画

巴塞扎一世	Bajazet Ier
巴尔蒂亚	Baltia
巴希基尔人	Baschkires

巴拉斯	Barras
巴耶—拉图尔	Baillet-Latour
贝内代蒂	Benedetti
贝尔农	Bernon
贝尔莱蒙伯爵	Berlaymont, comte de
贝尼格森	Bennigsen
贝克	Beck
贝希，约瑟夫	Bech, Joseph
贝阿特丽丝(阿文的)	Béatrice d'Avesnes
贝阿特丽丝(波旁的)	Béatrice de Bourbon
贝莱，马丹·迪	Bellay, Martin du
厄斯塔什	Eustache
戈里修斯	Goricius
戈林	Goering
戈培尔	Goebbels
毛奇	Moltke
扎克	Sack
比利时高卢人	Trévires
乌尔维林	Ulveling
韦贝尔，保罗	Weber, Paul
韦贝尔，康拉德(维塞留斯)	Werber, Conrad (Vecerius)
韦尔热纳	Vergennes
韦尔缪朗	Vermulens
韦萨尔	Vésale

瓦尔兰(利尼的)	Waleran de Ligny
瓦尔兰(林堡的)	Walcran de Limbourg
瓦伦斯坦	Wallenstein
瓦伦蒂娜	Valentine
瓦利斯	Wallis
瓦盖纳，亨利	Wagener, Henri

五　画

本德尔	Bender
布丰	Bouffon
布克尔	Burckel
布劳希奇	Brauchitsch
布洛克豪森	Blokhauson
布洛赫豪森	Blochhausen
布朗茜(瓦卢瓦的)	Blanche de Valois
布斯莱求斯，热罗姆	Busleidius, Jérôme
卡尔诺	Carnot
卡里纽斯	Carinus
卡罗林王朝	Carolingiens
卡季米尔	Casimir
卡斯尔里	Castlereagh
卡蒂纳	Catinat
卡特琳	Catherine
叶卡特林娜二世	Catherine Ⅱ (Екатерчна Ⅱ)

加利安	Galien
加桑诺瓦	Casanova
艾申，保罗	Eyschen, Paul
弗里松人	Frisons
弗里茨	Fritz
弗朗斯瓦一世	François Ier
弗朗斯瓦二世	François II
弗朗斯瓦十世·德·费勒	Fr. X de Feller
弗鲁瓦萨尔	Froissart
“囚犯”亨利六世	Henri VI le Damné
让(贝里的)	Jean de Berri
让(阿腊斯的)	Jean d'Arras
让娜·达克(又译贞德)	Jeanne d'Arc
让德比安	Gendebien
兰佩茨	Lamperts
卢奇	Loutsch
卢梭	Rousseau
卢维尼	Louvigny
丕平	Pépin
皮亚尔，皮埃尔	Pillard, Pierre
皮科洛米尼	Piccolomini
皮隆	Piron
皮雄	Pichon
平茨，米歇尔	Pintz, Michel

圣多米尼克	Saint Dominique
圣波尔	Saint Pol
圣埃卢瓦	Saint Eloy
圣维利布罗德	Saint Willibrod
圣温	Saint Ouen
圣博尼法斯	Saint Boniface
圣路易(即路易九世)	Saint Louis (Louis Ⅸ)
冯·贝特曼—霍尔韦格	Von Bethmann-Hollweg

六 画

亚历山大	Alexandre
安布瓦兹公爵	Amboise, duc d'
安都昂(勃艮第的)	Antoine de Bourgogne
安迪西奥马尔	Indutiomare
安娜	Anne
安娜(施韦德尼茨的)	Anne de Schweidnitz
达拉蒙，让	d'Allamont, Jean
达斯佩尔特，皮埃尔	d'Aspelt, Pierre
多马里安，约翰·德	Dommarien, Jean de
伊丽莎白	Elisabeth
伊丽莎白(波莫瑞的)	Elisabeth de Poméranie
伊丽莎白(波希米亚的)	Elisabeth de Bohême
伊丽莎白(格尔利次的)	Elisabeth de Goerlitz
伊莎贝尔	Isabelle

伊索拉尼 Isolani
吉贝兰派 Gibelins
吉尔克里斯特 Gilchrist
吉夏当 Guichardin
吉塞尔贝尔 Giselbert
约克 York
约瑟夫二世 Joseph Ⅱ
约瑟菲娜—夏洛特 Joséphine-Charlotte
约翰(巴伐利亚的) Jean de Bavière
约翰(伊瓦的) Jean d'Yvoix
约翰(阿文的) Jean d'Avesnes
约翰(格尔利次的) Jean de Goerlitz
约翰一世(布拉邦特的) Jean Ier de Brabant
约翰—亨利 Jean-Henri
约翰—威廉 Jean-Guillaume
约翰娜(布拉邦特的) Jeanne de Brabant
吕齐尼昂 Lusignan
吕居吕斯 Lucullus
迈里希，艾米尔 Mayrisch, Emile
米利乌斯，约翰 Mylius, Jean
米雷 Mirès
西吉兹蒙特 Sigismond
西热弗鲁瓦一世 Sigefroid Ier
西热弗鲁瓦二世 Sigefroid Ⅱ

西蒙，居斯塔夫	Simon, Gustave
西蒙斯	Simons
托马斯	Thomas
托尔贝克	Thorbeke
托尔纳科	Tornaco
托恩	Thorn
托勒密	Ptolémée
伏尔泰	Voltaire

七 画

阿尔马尼亚克派	Armagnacs
阿尔瓦(西班牙的)	Albe (d'Espagne)
阿尔芒	Armand
阿尔伯(奥地利的)	Albe d'Autriche
阿尔伯特	Albert
阿尔伯特(奥地利的)	Albert d'Autriche
阿尔伯特一世	Albert Ier
阿尔伯特二世	Albert II
阿尔德林格	Aldringer
阿达尔贝隆	Adalbéron
阿勒曼尼人	Alémans (Alemanni)
阿诺	Hanno
阿涅丝(赫耳德兰的)	Agnès de Gueldre
阿道夫	Adolphe

阿道夫(拿骚的)	Adolphe de Nassau
阿瑟	Altus (Arthur)
伯努瓦十三世	Benoît XIII
伯恩哈德	Bernhard
克拉斯	Clacsse
克洛维斯	Clovis
克雷基	Créqui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 le Grand
但丁	Dante
杜邦，皮埃尔	Dupong, Pierre
贡蒂埃，约翰(即温特)	Gonthier, Jean (Winter)
“沉默者”威廉	Guillaume le Taciturne
亨利(巴伐利亚的)	Henri de Bavière
亨利(卡林西亚的)	Henri de Carinthie
亨利二世	Henri II
亨利五世·勒·布隆代尔	Henri V le Blondel
亨利六世(卢森堡的)	Henri VI de Luxembourg
亨利七世	Henri VII
希姆莱	Himmler
希梅亲王	Chimay, Prince de
利奥波德(奥地利的)	Léopold d'Autriche
利奥波德一世	Léopold Ier
利奥波德二世	Léopold II
玛丽(匈牙利的)	Marie de Hongrie

玛丽(勃艮第的)	Marie de Bourgogne
玛丽一阿黛拉伊德	Marie-Adélaïde
玛丽一泰雷兹(法)	Marie-Thérèse
玛丽一泰莉莎(德)	Marie-Thérèse
玛格丽特(布拉邦特的)	Marguerite de Brabant
纳弗，约翰·德	Naves, Jean de
里皮埃尔人	Ripuaires
沙巴托夫	Schabatov
苏谢	Souché
条顿族	Teutons
沃邦	Vauban

八　画

凯撒	César
居内贡德	Cunégonde
迪阿尔	d'Huart
范，吉勒斯·德	Faing, Gilles de
法兰克人	Francs
法弗尔	Favre
法尔内斯	Farnèse
法尔肯豪森	Falkenhausen
若斯	Josse
拉马克，吉约姆·德	la Marck, Guillaume de
拉马克，罗贝尔·德	la Marck, Robert de

拉马克，恩格勒贝尔·德	la Marck, Englebert de
拉丰丹	La Fontaine
拉辛	Racine
拉科斯特	Lacoste
奈佩尔格	Neyperg
帕彭海姆	Pappenheim
佩罗	Perrault
佩顿	Patton
佩脱拉克	Pétrarque
佩斯卡托尔	Pescatore
“驼背亲王”安哈尔特—策布斯特	“Prince Bossu” d'Anhalt-Zerbst
罗贝尔（安茹的）	Robert d'Anjou
罗伯特（奥地利的）	Robert d'Autriche
罗伯特（法耳次的）	Robert de Palatinat
罗斯福	Roosevelt
味吉尔	Virgile

九　画

勃艮第王朝	Bourguignons
“勇士”博杜安	Baudouin le Courageux
珈桑德拉	Cassandre
查理（瓦卢瓦的）	Charles de Valois
查理（卢森堡的）	Charles de Luxembourg

查理(奥尔良的)	Charles d'Orléans
查理四世	Charles IV
查理五世	Charles V
查理六世	Charles VI
查理七世	Charles VII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查理—罗伯特	Charles-Robert
科洛雷多	Colloredo
费利克斯(波旁—帕尔马的)	Félix de Bourbon-Parme
威尔茨，居斯蒂纳·德	Wiltz, Custine de
威克利夫	Wyclif
威灵顿	Wellington
威廉二世	Guillaume II
威廉三世	Guillaume III
威廉四世	Guillaume IV
威廉(麦生的)	Guillaume de Misnie
威廉(萨克森—麦生的)	Guillaume de Saxe-Misnie
威廉(奥伦治的)	Guillaume d'Orange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ourgs
哈姆雷特	Hamlet
哈登贝格	Hardenberg
哈森普夫卢格	Hassenpflug
胡贝特	Hubert
胡尼亚迪家族	Hunyadi

胡安娜(卡斯蒂利亚的)	Jeanne de Castille
胡斯，约翰	Hus, Jean
胡登，乌尔利希·冯	Huten, Ulrich von
洪特海姆，约翰·德（外号尤斯蒂努斯·费布罗纽斯）	Hontheim, Jean de (Justinus Fébronius)
洛朗	Laurent
保罗一世	Paul Ier
“美男子”菲力浦	Philippe le Beau
施图尔缪斯(施图尔姆),约翰	Sturmius (Sturm), Jean
施莱达纽斯(施莱丹),约翰	Sleidanius (Sleidan), Jean
施特拉森，贝尔纳德·德	Strassen, Bernard de
施泰因	Stein
茨冈人	Tsiganes

十　画

盎格鲁—撒克逊人	Anglo-Saxons
俾斯麦	Bismarck
夏洛特	Charlotte
“病夫”查理	Charles le Valétudinaire
哥萨克人	Cosaques
唐璜(奥地利的)	Don Juan d'Autriche
唐·菲力浦	Don Felipe
爱德华三世	Edouard Ⅲ

埃尔姆赞德 Ermesinde
埃拉斯姆斯 Erasme (Erasmus)
埃格蒙 Egmont
格拉赫 Gerlache
格朗韦尔 Granvelle
格鲁纳 Gruner
格雷哥里 Grégoire
热尔姆，吉约姆 Germe, Guillaume
热吕，让 Gelu, Jean
莫尔，托马斯 More, Thomas
拿破仑 Napoléon
拿破仑第三 Napoléon Ⅲ
诺托姆 Nothomb
诺佩奈，马塞尔 Noppeney, Marcel
桑雷，亨利·德 Samrée, Henri de
特克斯 Theux

十一画

康拉德一世 Conrad Ier
盖尔弗派 Guelfes
基佐 Guizot
勒马松，亨利西 le Masson, Henrici
（即巴泰莱米·拉托缪斯） (Barthélémy Latomus)
勒内(拿骚的) René de Nassau

勒斐弗尔	Lefèvre
曼斯菲尔德，皮埃尔—欧内斯特·德	Mansfeld, Pierre-Ernest de
梅吕齐娜	Mélusine
梅茨，艾米尔	Metz, Emile
梅茨，查理	Metz, Charles
梅茨，诺贝尔	Metz, Nobert
梅茨，奥古斯特	Metz, Auguste
梅特	Meyt
梅特涅	Metternich
菲力浦，亨利	Philippe, Henri
菲力浦(安茹的)	Philippe d'Anjou
菲力浦(拿骚的)	Philippe de Nassau
菲力浦二世(即菲力浦—奥古斯特)	Philippe II (Philippe-Auguste)
菲力浦六世	Philippe VI
菲利皮娜	Philippine
理查二世	Richard II
萨尔姆族	Salm
梯利	Tilly
维尔马尔	Willmar
维尔特海姆	Wiltheim
维拉尔	Villars
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Wittelsbach

维特尔斯巴赫，鲁道夫·德	Wittelsbach, Rodolphe de
维斯康蒂家族	Visconti
维默	Vimeux

十 二 画

奥马尔公爵	Aumale, duc d'
奥古斯特	Auguste
奥托(勃兰登堡的)	Otton de Brandebourg
奥托(奥地利的)	Othon d'Autriche
奥托一世	Othon Ier
奥托四世	Othon IV
奥托大帝	Othon le Grand
奥泰尔伯爵	Autel, comte d'
博尔苏吕，约·贝卡尔	Borsulus, J. Becard
博克	Bock
博杜安(特里尔的)	Baudouin de Trèves
博娜(卢森堡的)	Bonne de Luxembourg
“蛮勇者”查理(又译大胆查理)	Charles le Téméraire
道恩	Daun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斐迪南三世	Ferdinand III
黑尔特，马赛厄斯	Heldt, Mathias
雅各比，皮埃尔	Jacobi, Pierre
雅穆瓦涅，菲力浦·德	Jamoigne, Philippe de

“善良者”让	Jean le Bon
“善良者”菲力浦	Philippe le Bon
“遗腹子”拉迪斯拉斯	Ladislas le Posthume
普罗科普	Procope
普雷米斯利德王族	Prémislides
斯图亚特，玛丽	Stuart, Marie
斯蒂夫特	Stifft
蒂博(巴尔的)	Thibaut de Bar
蒂雷纳	Turenne
温塞斯拉斯一世	Wenceslas Ier
温塞斯拉斯四世	Wenceslas IV
温塞斯拉斯(波希米亚的)	Wenceslas de Bohême

十 三 画

福煦	Foch
路易(巴伐利亚的)	Louis de Bavière
路易(安茹的)	Louis d'Anjou
路易十一	Louis XI
路易十四	Louis XIV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路易(奥尔良的)	Louis d'Orléans
路德，马丁	Luther, Martin
蒙吕克	Montluc
雷凯森斯	Requesens

塞尔韦	Servais

十 四 画

歌德	Goethe
赫特林	Hertling
“漂亮汉”菲力浦	Philippe le Bel

十 五 画

德尼，安都昂	Denis, Antoine
德·拉图尔	De la Tour
德·拉努瓦家族	De Lannoy
德·拉努瓦(克勒伏的)	De Lannoy de Clervaux
德佩尔丹日，尼古拉·罗伊特	d'Erpeldange, Nicolas Reuter
“瞎子”亨利四世	Henri Ⅳ l'Aveugle
“瞎子”约翰	Jean l'Aveugle
撒克逊人	Saxons

十 六 画

霍亨索伦王朝	Hohenzollern
霍亨索伦，弗里德里希·德	Hohenzollern, Frédéric de
霍奇斯	Hodges
霍恩斯	Hornes
儒弗	Jouve

儒弗内尔，罗贝尔·德	Jouvenel, Robert de
儒尔当	Jourdan
穆蒂埃	Moustier

十七画

霞飞	Joffre

地名译名对照表

三　画

上来因省	Haut-Rhin
马尔希	Marche
马尔贝克(工厂)	Malberg
马尔美提	Malmédy
马尔维尔	Marville
马尔普拉凯	Malplaquet
马克	Marck
马里昂布尔	Marienbourg
马恩河	Marne
马梅尔	Mamer
马略卡岛	Majorque
马斯河	Meuse
马德里	Madrid
凡尔登	Verdun

四　画

巴尔	Bar
巴尔干	Balkan
巴伐利亚	Bavière (Bavaria)

巴登	Bade (Baden)
巴塞尔	Bâle (Basel)
巴斯托尼	Bastogne
巴黎	Paris
比亚里兹	Biarritz
比利牛斯山脉	Pyrénées
比利时	Belgique
比特堡	Bitbourg
开普敦	Cap (Capetown)
厄什	Esch
厄尔巴岛	Elbe
日耳曼	Germanie
乌尔河	Our
乌尔特河	Ourthe
乌法利兹	Houffaliz
瓦尔米	Valmy
瓦尔费丹日	Walferdange
韦尔黑姆	Waelhem

五　画

布尔沙伊特	Bourscheid
布克	Bouc
布里西亚	Brescia
布拉邦特	Brabant

布拉格	Prague
布拉瑟	Brasseur
布荣	Bouillon
布科维纳	Bukovine
布维纳	Bouvines
布鲁日	Bruges
布鲁塞尔	Bruxelles
布温孔文托	Buenconvento
皮卡尔迪	Picardie
皮科维纳	Bykovine
卡尔尼埃尔	Carnières
卡托一康布雷齐	Cateau-Cambrésis
卡里尼扬	Carignan
卡林西亚	Carinthie
卡佩冷	Capellen
卡斯蒂利亚	Castille
卡塔洛尼亚	Catalogne
艾弗尔	Eifel
弗洛雷夫	Floreffe
弗朗德勒	Flandre
弗朗德勒海岸	Côtes flamandes
弗勒律斯	Fleurus
北直布罗陀	Gibraltar du Nord
汉诺威	Hanovre (Hanover)

卢西林堡胡克	Lucilinburhuc
卢泽勒堡	Lutzeleburg
卢森堡	Luxembourg
立陶宛	Lithuanie
尼科波耳	Nicopolis
尼温登	Neerwinden
尼德兰	Pays-Bas
尼德兰温	Niederanven
兰斯	Reims
圣于贝尔	Saint-Hubert
圣马克西曼	Saint Maximin
圣彼得堡	Saint-Pétersbourg
圣保罗	Saint-Paul
圣哥达山口	Saint-Gothard
圣特罗菲姆(教堂)	Saint-Trophime
圣维特	Saint-Vith

六　画

安特卫普	Anvers (Antwerpen)
安道尔	Andorre
安塔基亚	Antioche (Antakya)
当维莱尔	Damvillers
多瑙河	Danube
西里西亚	Silésie

西班牙	Espagne
匈牙利	Hongrie
伊瓦	Yvoix
伊瓦—卡里尼扬	Yvoix-Carignan
伊格尔	Igel
来比锡	Leipzig
来因兰州	Rhénanie
来因河	Rhin
列日	Liège
列日省	Liégeois
伦巴第	Lombardie
米兰王国	Milanais
米兰达	Miranda
米耳多夫	Muhldorf
那不勒斯	Naples
那慕尔	Namur
讷夫夏托	Neufchâteau
色当	Sedan

七 画

阿文	Avesnes
阿尔	Arles
阿尔及尔	Alger
阿尔比热瓦	Albigeois

阿尔贡纳的博蒙	Beaumont-en-Argonne
阿尔萨斯	Alsace
阿尔斯多夫	Arsdorf
阿尔隆	Arlon
阿耳泽特	Alzette
阿多瓦	Artois
阿维尼翁	Avignon
阿登	Ardennes
阿赞库尔	Azincourt
阿腊斯	Arras
阿塞尔博恩	Asselborn
阿雷拉	Arélat
克拉科夫	Cracovie
克罗地亚	Croatie
克罗南堡	Kronenburg
克洛森	Clausen
克莱尔丰丹	Clairfontaine
克勒伏	Clervaux
克累弗	Clèves
克雷西	Crécy
沙列维尔	Charleville
希尼	Chiny
希埃尔河	Chiers
希望岛	île d'espoir

贡比涅	Compiègne
库尔特雷	Courtrai (Kortrijk)
库尔斯克湾	Courlande (Kurski Zaliv)
库耳姆巴赫	Kulmbach
库滕贝克	Kuttenberg
杜尔贝	Durbuy
佛内散	Venaissin
佛罗伦萨	Florence
佛斯登堡	Fürstenberg
利佩尔沙伊德	Lipperscheid
利斯河	Lys
纳索涅	Nassogne
纽伦堡	Nuremberg
沃林根	Worringen

八 画

英国	Angleterre
波兰	Pologne
波希米亚	Bohême
波罗的海	Baltique
波莫瑞	Poméranie
波斯尼亚	Bosnie
迪林根	Dillingen
迪茨	Dietz

迪费丹日	Differdange
迪基尔希	Diekirch
迪德郎日	Dudelange
迪囊	Dinant
法兰克福	Francfort
法耳次州	Palatinat (Pfalz)
欣策尔特	Hintzert
耶路撒冷	Jérusalem
拉罗希	Laroche
拉莫梅尼尔	Lamorménil
拉特兰宫	Latran
拉斯塔特	Rastatt
林堡	Limbourg
郎格多克	Languedoc
郎斯	Lens
明斯特	Münster
帕纳蒂纳特	Panatinat
佩内蒙德	Peenemunde
彼萨	Pise
罗马	Rome
罗希福尔	Rochefort
罗德马克	Rodemack

九　画

柏林	Berlin
勃兰登堡	Brandebourg
保加利亚	Bulgarie
拜占庭	Byzance
香巴尼(香槟)	Champagne
科布伦次	Coblence (Coblenz)
科里希	Koerich
科隆	Cologne
科堡	Cobourg
洪斯吕克	Hunsruck
莱斯河	Lesse
洛林	Lorraine
洛林王国	Lotharingie
洛蒂埃	Lothier
美因河	Main
美因兹	Mayence
南锡	Nancy
施马尔卡尔登	Smalkalde (Schmalkalden)
施皮尔	Spire
施莱顿	Sleiden
施特拉森	Strassen
济根	Siegen

胥尔河 Sûre
威尔士 Galles (Wales)
威尼斯 Venise
威尼斯区 Vénétie
威塞尔 Wesel
兹诺伊莫 Znaym(Znojmo)

十 画

埃丹 Hesdin
埃克斯 Aix
埃诺 Hainaut
埃特耳布鲁克 Ettelbruck
埃斯莱克 Eslek
埃赫特纳赫 Echternach
根特 Gand (Gent)
高卢 Gaule
格隆德 Gronde
格鲁内瓦尔德 Grunewald
格雷文马赫尔 Grevenmacher
海牙 Haye (la)
海峡群岛 Iles Normandes
荷兰 Hollande
热马普 Jemappes
拿骚 Nassau

诺伊斯	Neuss
诺维尔	Noville
朔贝尔	Schober
朔伦	Schollen
朔纳肯	Schonecken
索勒弗	Soleuvre
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e
特里尔	Trèves (Trier)
都灵	Turin

十 一 画

康波巴索	Campobasso
康波—福米奥	Campo-Formio
康斯坦次	Constance
勒阿弗尔	Le Havre
隆维	Longwy
梅尔齐赫	Merzig
梅尔辛	Mersen
梅尔希	Mersch
梅克林	Malines (Mechelen)
梅海涅	Mehaigne
梅桑西	Messancy
梅斯	Metz
菲利普维尔	Philippeville

萨瓦	Savoie
萨尔，萨尔运河	Saare (Sarre)
萨尔布克	Saarburg
萨尔斯堡	Salzbourg
萨多瓦	Sadova
萨克森	Saxe (Sachsen)
萨克森—麦生	Saxe-Misnie
萨拉也夫（萨腊热窝）	Sérajevo (Sarajevo)
维也纳	Vienne
维牙斯马	Wjasma
维尔通	Virton
维安登	Vianden
维耳次	Wiltz
维耳萨耳姆	Vielsalm
维朗斯	Villance

十二画

奥瓦尔	Orval
奥尔希蒙	Orchimont
奥地利	Autriche
奥尚	Ochamps
奥姆茨	Aumetz
奥顿	Autun
奥斯特拉西亚	Austrasie

奥塞沿河街	Quai d'Orsay
黑森	Hesse (Hessen)
雅尼那群岛	Iles ioniennes
联合省—比利时	Provinces-Unies-Belgiques
普吕姆	Prüm
鲁文	Louvain
鲁比康河	Rubicon
鲁尔河	Ruhr
谢尔克	Sierck
斯大林格勒	Stalingrad
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斯塔佛洛	Stavelot
提翁维尔	Thionville
蒂罗尔	Tyrol

十 三 画

意大利	Italie
蒙彼利埃	Montpellier
蒙梅迪	Montmédy
雷丹日	Redange
雷米赫	Remich
雷斯威克	Ryswick
赖希诺	Reicheneau
塞木瓦河	Semois

锡耶纳	Sienne (Siena)

十 四 画

赫耳德兰	Gueldre (Gelderland)
赫达马尔	Hadamar
赫坦日	Hettange
赫斯佩朗日	Hespérange
慕尼黑	Munich

十 五 画

摩泽尔河	Moselle
摩拉维亚	Moravie

十 六 画

霍沙伊德	Hoscheid
霍桑日	Hosange
穆勒塔尔(森林)	Mullerthal

十 七 画

魏玛	Weimar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卢森堡大公国史
作者＝
页数＝２３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